

備旨

中孟子卷之三

劉文魁





新訂四書補註備旨下孟卷之三

粵東鄧 林退菴先生手著

裔孫

煜耀生編次

寶安邴文友珊洲先生重校

江甯後學杜定基起元增訂

離婁

離婁一名朱

離婁章旨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  
八章

黃帝時人明此章論為治者在實行先

察秋毫幽室王之中能辨五不可無法不愆三節言法

○孟子曰離婁之明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

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

師曠之聰

色橫斜曲直一見不失毫君不可不遵法方蹶四節

善於審音

不以仁政

仁政是教

髮也莊子云黃帝亡其玄處論政重心此獨重法以

養之法度

不能平治天下

珠使離朱索當時諸侯蔑視井田學校

也六律截竹為箏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為陽

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為陰也五音官商角徵羽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

公輸子一名之法作四提掇宜著眼

可無法度仁政者謹心法尤有治法法之不可廢於天下也尚矣試以曲藝言之規

治天下之法度也

般嘗為母作木人為御機

矩者成方員之法度也雖以離婁之至明公輸子之至巧使不以為方員之規矩則

明巧無所施不能成方員之器六律者正五音之法度也雖以師曠之至聰使不以

關一發其車道行又為木

陰陽之六律則聰無所施不能正樂之五音曲藝且然况治天下者乎仁政者治天

下之法度也雖堯舜有愛天下之至道使不以教養之仁政則心無所施不能遂生

寫令之自飛又為楚設雲

可廢也通章道字指仁政

復性而平治平唐虞之天下然則為治之不可無法師器之不

此道字指其蘊蓄運用於

可無規矩樂之不可無六律也世之求治者奈何欲廢法乎

○今有仁心仁聞

綽政宋又怨一、心者對仁政言十二律  
冥人殺其父黃帝所作陽六為律陰六  
作木仙指吳為呂只言六律者陽統陰  
大旱三年吳也

今有節旨

人備物謝之  
乃斷木仙一  
手吳地大雨  
師曠字子野  
嘗歌南風而  
知楚師之無  
功聽鐘聲而  
知天地之盈  
虛韓非子云  
平公欲聞清  
徵之音師曠  
曰君德義薄  
恐不可以聽  
之曰寡人所  
好者音也曠  
不得已援琴  
而鼓之一奏  
之有玄鶴二  
八集乎廟門

二句意

徒善節旨

此總上二節而斷其舍法  
無以成治意二語平列而  
重上句見徒善之弊與徒  
法等故曰只是孟子隨敘  
隨斷不必定作古語  
不愆節旨

上只說平治天下不能廢  
法未說出當遵來此引詩  
以見遵先王之法即無愆  
忘之過以起下先王之法  
原盡善而當遵也是上下  
文關軸密就太過邊說忘  
就不及慶說  
聖人節旨

而民不被其澤  
及當時  
不可法於後世者  
及後世  
不行先王之道也  
以後

濫為仁聞  
重仁心上  
都指  
仁政  
食蔬素宗廟以麩為犧牲斷死刑必為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宣  
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  
也夫堯舜之治固不能外法度而今之為君者亦有仁民之心存於中有仁民之  
也夫堯舜之治固不能外法度而今之為君者亦有仁民之心存於中有仁民之  
也夫堯舜之治固不能外法度而今之為君者亦有仁民之心存於中有仁民之

王仁政之道故也此可  
見心與法之當兼舉矣  
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  
善是仁心  
徒法不能以自行  
仁政

行是  
推行  
之意然後可以行周  
官之法度正謂此也  
心而仁心尤當推諸仁政世之為治者可  
徒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仁政哉  
詩云不愆不忘  
忘是照顧不及  
率由舊

舊章是先  
王之法  
遵先王之法而過者  
過即愆忘指  
未之有也  
詩大雅假樂之篇愆過  
行不過差不遺忘者  
以其循用舊典故也  
樂之詩有云所行不愆  
忘不失者以其循用舊章故也  
詩之言觀之可見為治者苟能遵行先王仁政之法而猶有愆  
忘之過不能平治天下者未之有是理也人亦何為而不遵哉  
聖人既竭目力為

聖人是創制立  
法者竭是盡  
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  
此句承上規矩  
句來下做此  
既竭

再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平公大喜又欲聞清角之音曠曰昔者黃帝以大合鬼神今君德義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敗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曠又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之

聖人即先王貫一節乃上古創制立法之聖人與婁仁政兼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

輸師曠用法者不同亦上兩段引起未段百工之事皆聖人所作故規矩律音與不忍人之政作一統說

而仁覆天下矣仁指恩澤覆是覆買既竭夫目力焉凡所以為方員平直者已得之矣然又制為規矩準繩之法度以繼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夫先王之法選之無過而知古聖人

思也禮云目巧之室則知聖人不用規矩準繩亦能制器但不能遍天下及後世耳故制為法度以繼續

耳力焉凡所以為五音者已得之矣然又制為六律之法度以繼續之使人皆取法焉則偏當世之天下與後世之天下而仁皆覆庇之無不被其澤者矣先王立法之善如此

今之為政者奚可不知遵而因之乎

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因是依小山曰丘陵是依大山曰陵

大風至而雨隨之裂帷幙飛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懼伏於廊屋之間

此結上二節見立法之善不可不遵者只因之而已借為高下兩因字興起末句兩必字有力智只在勞逸上見已上兼責君臣是以節言

六律五音是以字承上起下以來脈言則上句為重宜字內隱

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也播惡於眾謂貽患於下也宜在高位者不仁之君則仁必覆於天下後世而

黃帝使伶倫

後意高位即君位不仁而在高位者反看是播其惡於眾也播惡於眾照仁者

是以前節言

仁者

是以字承上起下以來脈言則上句為重宜字內隱

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也播惡於眾謂貽患於下也宜在高位者不仁之君則仁必覆於天下後世而

黃帝使伶倫

後意高位即君位不仁而在高位者反看是播其惡於眾也播惡於眾照仁者

是以前節言

仁者

是以字承上起下以來脈言則上句為重宜字內隱

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也播惡於眾謂貽患於下也宜在高位者不仁之君則仁必覆於天下後世而

自大夏之西見得有仁覆天下在過去  
崑崙之陰取脈言則上句只引起下句  
竹之嶰谷生故下節緊承不仁者一面  
其竅厚均者說

斷兩節間而上無節旨  
此節正播惡於眾之實首  
句是大綱下五句根此遞  
說道字重揆字亦不輕行  
之鳴其雄鳴先王之法盡在一揆字中  
為六雌鳴亦無道揆謂不以仁心行仁  
六此黃鍾之政無法守是為上所奪而  
宮而皆可以不得行其法不信二句以  
生之是謂律心之蔑法言犯義二句以  
本○五聲最身之違法言道是理之當  
濁者為宮稍然法是國之常憲然道外  
濁者為商微無法義即道度即法而刑  
蜀微清者為亦法度中事  
角稍清者為城郭節旨

為不足法仁政為不足行是流毒當時貽禍後  
世播其不仁之惡於眾而天下皆受其禍矣  
○上無道揆也上指  
下無法守也下指

次之以為黃此節正播惡於眾之實首  
鐘之宮制十句是大綱下五句根此遞  
二節以聽鳳說道字重揆字亦不輕行  
之鳴其雄鳴先王之法盡在一揆字中  
為六雌鳴亦無道揆謂不以仁心行仁  
六此黃鍾之政無法守是為上所奪而  
宮而皆可以不得行其法不信二句以  
生之是謂律心之蔑法言犯義二句以  
本○五聲最身之違法言道是理之當  
濁者為宮稍然法是國之常憲然道外  
濁者為商微無法義即道度即法而刑  
蜀微清者為亦法度中事  
角稍清者為城郭節旨

刑修加於小人  
國之所存者幸也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也法  
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守

工不信度工指內外百官漸說下來  
君子犯義信義行於君子  
小人

必亡其不亡何以見不仁而在高位之禍苟君上無道理以揆事也則臣必無法  
者僥倖而已度以自守也上既無道揆是朝廷之上不知信乎道而所行與道悖

道義為可忽肆意妄行而干犯名義矣工既不信度則在下小人亦視法度為可玩  
作奸作惡而干犯刑憲矣是皆相因之勢而其弊則在於上之不

○故曰城郭不完

郭是外城兵甲不多多是非國之災也災是田野不辟辟是貨財不聚聚是非國之

害也害是上無禮上指君無禮下無學無學是不知道賊民興興是起此句喪無日

喪是國之滅亡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與為諱不知之禍如此

完堅固

完堅固

完堅固

完堅固

完堅固

完堅固

完堅固

完堅固

完堅固

完堅固

完堅固

完堅固

完堅固

完堅固

完堅固

完堅固

完堅固

完堅固

完堅固

完堅固

完堅固

完堅固

完堅固

完堅固

無定準必以守可知賊民如紅巾黃巢則不仁者信不可使之在高位而在高位者當以仁政自勉矣  
○詩曰天之方蹶



律管長短定之類

天之節旨

中宮與商商此節以下責臣正所以責

與角徵與羽君詩乃凡伯刺厲王之臣

相去各一律言君既不仁全賴忠臣義

則音節和至士扶持之力天既方蹶臣

角與徵羽與又世世焉用彼相為無然

宮相去乃二二字是責望意

律則音節遠

故角徵之間此不徒訓字正引時俗所

近徵收一聲其惡者以深著其情形之

比徵少下謂可恥可鄙黃際飛云世世

之變徵羽宮是箴規大夫之語沓沓是

之間近宮收里巷笑罵之談

一聲少高於事君節旨

宮謂之變宮事君兩句就立朝時說語

○律音損益意注重非先王之道上此

相生黃鍾為正畫個世世光景

宮數八十一責難節旨

三分損一得此又承上三節結之上二

五十四下生句固重意尤注在末句見

林鍾為徵徵不可以世世者賊其君也

三分益一得恭意思較濶大敬意思較

七十二上生細密故分言之責難是先

無然世世無然詩大雅板之篇蹶顛覆之意世世怠緩悅從之貌然行仁政以

特為君者之責哉輔治之臣亦與有責焉觀詩大雅板之篇

曰上天方欲顛蹶乎周室羣臣無得世世然不急救正之也

周時語沓沓沓沓即世世之意蓋夫詩之所謂世世猶時語之所謂沓沓

是戰國時語孟子時人語如此也明於沓沓之義則明於世世之義矣

君無義義主匡進退無禮此進退只是尋常言則非先王之道

也猶沓沓上須補世非詆然所謂世世猶沓沓之實何如事君之際但以逢

而無持身之禮告君之言則非毀先王之道而以仁政為不足行蓋其動靜語默無

非怠緩悅從而視王室若無與於己此正世世之意猶沓沓之謂也為臣者當知所

戒顧麟士曰上言世世猶沓沓已想見此事君無義三句此故曰責難於君謂

矣三句又畫出一個怠緩悅從之貌來故結之曰猶沓沓也

之恭責是責備難是事之難者如陳善閉邪謂之敬陳是陳明善即仁政閉是禁遏

欲君為堯舜意恭指尊奉言

吾君不能謂之賊不能是謂君不能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為堯舜

邪心惟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

賊害其君之甚也鄒氏曰自詩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鄒氏曰此章言為

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世世沓沓如此國家何賴有是臣乎故曰人臣以

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難事實於君必欲使其君以仁心行仁政而得為

堯舜之君也是以高遠望其君而不以庸常待其君則謂之恭開陳善道言如何為

仁心如何為仁政使其君曉然知正理之所在而邪僻之心閉塞不萌無或自陷於

太簇為商商  
三分損一得  
四十八下生  
南呂為羽羽  
三分益一得  
六十四上生

必可信必可行陳善閉邪  
便是做責難底工夫條件  
仇滄柱云責難陳善照定  
本章程旨  
規矩章旨

姑洗為角以  
六十四而分  
三零一則數  
奇零不生矣

此章以仁民為主首二節  
欲人鑿幽厲之不仁中引  
孔子語分擔兩頭幽厲之  
聖人盡所以為入之道

於是去其一  
而三分損一  
得四十二為  
變宮變宮三

也前兼君臣後單言君意  
原重君一邊  
規矩節旨

分益一得五  
十六為變徵  
謂隔八者如  
子為黃鍾之

此以法之至形起倫之至  
至字勿作高遠看惟盡故  
至見不可移易增減  
欲為節旨

宮歷丑寅卯  
辰巳午至未  
為林鍾之徵  
是三分損益

人倫兼五品而專言君臣  
者本為當時之君發即臣  
亦是伴說觀末二節可見  
兩欲字各連著盡字作句

正所以隔八  
相生非兩項  
語是照不仁說

有過之地也是以誠實事其君而不以容悅事其君則謂之敬若謂吾君不能為堯舜而不以難事責之善道陳之直害其君者矣不謂之賊乎此為治者固當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仁政而非君臣交任  
其責亦不能有成也尚其勉之哉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  
至是莫可  
增損之意  
聖人倫之至也  
人倫是五  
至極也人倫  
之矣  
於閉

矩盡所以為方員之理猶  
聖人盡所以為入之道  
不可易之則如制器者員取諸規方取諸矩規矩乃方  
員之至不可以加損者也若夫五品人倫皆推聖人聖人乃人倫之至不可以加損  
者也蓋人倫之貴賤親疎等殺常變惟聖人之生知最精安行盡善皆合乎天理人  
情之極天下其孰能外之然則有  
盡倫之思者不可不知所法矣  
欲為君盡君道  
君道主  
治民言  
欲為臣盡臣道  
臣道主  
事君言

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  
二者指君臣盡道堯舜是盡  
倫之聖人而已矣見無他法  
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  
其君者也  
不敬  
不以其民者也  
不以其民者也  
是慢  
不以其民者也  
是慢  
不以其民者也  
是慢

員之極此孟子所以  
道性善而稱堯舜也  
道以無愧於君之倫欲為臣而盡乎臣之道以無愧於臣之  
倫二者將安所法哉惟皆法堯舜而已矣蓋堯舜之為君為臣者道之至也苟為臣  
者不以舜之所以事堯者事君是不以聖哲待君不敬其君者也臣之道不盡也為  
君者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是又以殘忍待民  
賊害其民者也君之道不盡也奈何不法堯舜哉

○孔子曰道二  
道字虛說二即  
下面仁不仁



事施相為宮者每律皆可

以起宮也

規矩準繩

前漢書云權

與物均而生

衡衡生規規

員生矩矩方

生繩繩正生

準準正則平

衡而均權矣

是為五則規

者所以規員

器械令得其

類也矩者所

以矩方器械

令不失其形

也規矩相須

陰陽位序員

方乃成準者

所以揆平取

正也繩者上

下端直經緯

四通也準繩

仁與不仁而已矣

無他道出乎此則入

乎彼矣可不謹哉

機不亦

危哉

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

不仁不甚則身危國削

名之曰幽厲雖

孝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

改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

民甚則身被弑而國以亡不仁而暴其民不甚則身亦危而國亦削禍之見於身前者如此不特此也及既沒之後據其暴行加以惡諡而名之曰幽以表其暗名之曰厲以表其虐公義所在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感百世之遠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也禍之見於身後者如此不亦可懼之甚哉

不遺

殷指紂

在夏后之世

此之謂也

幽厲言

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

子引之又欲後人

講者不在於遠近在夏桀之時此正今人當以幽厲為鑒之謂也

然則為君者可不法堯舜而甘以幽厲自居為補

臣者可不堯舜其君而忍陷其君於幽厲也哉

戒人勿如幽厲之不仁過人欲擴

仁不仁孔子口中泛說

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

註法與不法須補在外

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

孔子之言觀之法堯舜則仁不法堯舜則不仁出此八彼其

此四句是

生前之禍

幽暗厲虐皆惡諡也

荷得其實則雖有孝

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不仁而暴其

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不仁而暴其

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不仁而暴其

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不仁而暴其

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不仁而暴其

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不仁而暴其

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不仁而暴其

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不仁而暴其

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不仁而暴其

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不仁而暴其

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不仁而暴其

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不仁而暴其

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不仁而暴其

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不仁而暴其

運體權衡合  
德百工由焉  
三代節旨  
孟子蓋欲為當世諸侯下

以定法式  
針故特援三代以起案  
國之節旨

幽王名宮涅  
上節是已然者此以必然  
厲王之孫宣  
者言重此節廢未至亡興

王子也娶申  
不止存所以字舍仁不仁  
后生太子宜  
天子節旨

曰後襲人有  
此言不仁之禍無一人可  
罪請入女子  
免尚是大概說

贖之是為憂  
今惡節旨  
如變之生伯  
此深明不仁之難免死亡

服廢申后及  
為危言以戒當時也  
宜白申侯怒

與犬戎攻幽  
愛人章旨  
王殺王於驪  
此章為時君治效未臻而

山下於是諸  
徒責望於人者發特以反  
侯其立宜曰  
字提醒之首節虛論其理

是為平王東  
次節方實以反求工夫工  
遷洛邑而西  
夫既盡則自有身正之化

周遂亡○厲  
末節引詩重承言上  
王名胡夷王  
愛人節旨

子也王好利  
仁智敬是體愛人治人禮  
近梁夷公蒞  
人是用三反字不徒空空

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  
講孟子傲天下不仁者曰吾嘗歷觀三代其始之得天  
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  
講下非無自也以禹湯文武之仁得之其後之失天下

非無自也以桀紂幽厲之不仁失  
之蓋得失之係於仁不仁如此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亦字對上看然字  
指得失以仁不仁

言國謂諸  
不特天下為然也至於國之所以或衰而廢或盛而興或治而存或  
亂而亡者亦以仁不仁如三代然者可見國之得失不異於天下則

下此而有家有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  
四海以  
諸侯不仁不保社稷  
社稷是諸  
身者又可知也  
天子言諸侯不仁不保社稷侯所主者卿大

夫不仁不保宗廟  
宗廟卿大  
夫所祀者  
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  
四體即四肢  
言必夫不仁亦  
也如天子而暴虐不仁不能保四海於無疆矣諸侯而暴虐不仁不能保社稷於靈

長矣卿大夫而荒淫不仁不能有家而保宗廟矣至於士庶人而荒淫不仁不能有  
身而保四體矣不  
仁之得禍如此  
○今惡死而樂不仁  
今指當時諸侯樂  
有安意以為之意是猶惡醉而強酒  
指上

句曰惡醉強酒正  
此承上章之意  
凡此不能保者皆死亡之禍也夫死亡固可  
喻其死亡不免  
講而推言之也  
惡而所以死亡則由於不仁今惡死亡而猶

安意於不仁之行欲無死亡其可得乎是猶惡醉而強酒  
欲無醉其可得乎欲保國家者信不可不反求於仁矣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  
愛主恩惠言不親  
是不見愛戴意  
治人不治反其智  
治以政教號令言  
不治是不就吾約

東禮人不答反其敬  
禮是謙卑遜讓不  
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  
答是不以禮待我  
已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倣此  
講孟子上言仁

而因及智禮以勉人之正己也曰御人之道在於盡己為治者體仁以愛人宜乎人  
之我親矣而顧有不親焉則必反其仁恐我之愛人有未至也用智以治人宜乎人

之我親矣而顧有不親焉則必反其仁恐我之愛人有未至也用智以治人宜乎人

夏夫陳曰夫自反便有愈加愛治禮意之我治矣而願有不治焉則必反其智恐我之治人有未至也施教以禮

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生也天地之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利百物之所生也

所載也而欲行有不得雖是推開其實

專之其害多舍此三者更無自反處不

矣王人者將過即此三者無刻無處不

導利而布之反求耳故下一皆字其身

上下者也今正是責難語當重讀天下

榮公好專利歸是找足語當急讀身正

而不知大難即在反已內天下歸即在

以是教王王其身正內層層倒縮上去

其能久乎後永言節旨

國人畔襲厲此重永言不重自求蓋反

王王奔僦求之心無期效之心也

恒言全旨

此章示人君當知所本重

本在身三字本字皆主教

化說恒言是人所常言不

是恆人之言上二本字是

末中之本特以引起下一

得者行指凡所

應接者言

求諸己

下一皆字見

其身正

是反身

而天下歸之

歸指不得

心言註謂不

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己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

敬也如此則其自治益詳而身無不正矣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

吾身之所行

處事接人應物之間有不得遂其所願者皆反求諸己以盡其道如此則自治益詳

而其身正矣身正則仰德者傾心雖天下之人皆歸於我矣豈特一家一國之人我

親我治我

答而已哉

詩云永言配命

永言是長念配是

自求多福

多福盛

解見前篇

亦

大之福

承上章而言

講大雅文王之詩有云人能長言合於天理則盛大之福自我致之可

見身正而天下歸非倖致者然則有御人之責不可無自反之功矣

補引詩雖與

無二義但彼證仁則榮福自己求之意重下自求句此乃證

皆反求諸己其身正天下歸之意重上永言句略有分別

孟子曰人有恆言

恆言只是

皆曰天下國家

就所遞舉

天下之本在國

本在家

家指

本在身

此句是恆言

恆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

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此亦承

上章而推言之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

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為是故也

講孟子承上章身正之意而推言之也曰天

下之言有平易淺近而至理存焉者不可

不察也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然人雖言之而未嘗釋之也吾因其言而推之其

言天下而即繼以國遠由於近天下之本在國也其言國而即繼以家外由於內國

之本在家也至於家獨無所本乎吾以為家之本在身身修而後可

補本文雖遞

以教家此又恆言之所未及也人其可不修身以立天下國家之本乎

說下其實

下五卷三

天下之本也

為政全旨

此章見身化之易重不得罪於巨室句正身意即在

不得罪三字內不必另講為政即照德教沛然世臣

非一代之臣大家是貴宦之家分兩項說巨室與國

同休戚實有責備君身意不得罪非巨室不罪我乃

我身無可罪之隙慕者怨之反也巨室所慕四句一

氣滾下見不難意巨室慕而一國天下即慕者非徒

向巨室討消息人心不約而此可想德教沛然光

景溢字從沛然生四海極言其所至之遠

天下章旨

此章激發諸侯自強行仁以回無道之天意前三節

引起重後三節以師文王為主蓋不能自強則但如

景公之順天惟修德行仁

天下國家之本俱在身

○孟子曰為政不難為政自君言不難是身

○一國慕之一國慕兼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

○巨室世臣大家也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麥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

乎四海註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沛然盛大

流行之貌溢充滿也蓋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素所取信今既悅服則國人皆

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

服而患吾身之不修吾身既修則人心之難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林氏

曰戰國之世諸侯失德巨室擅權為患甚突然或者不修其本而遽欲勝之則未必

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本而言惟務修德以服其心彼既悅服則吾之德教無

所留礙可以及乎天下矣裴度所謂韓弘與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

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孟子承上章本身之意而言曰人君欲為政於天下而

能服其心故爾正此類也講使德教遠被執不以為難哉自我言之則有所不難惟

不得罪謂合正理而不致怨非曲法以奉之也

天下慕亦兼臣民言故沛然德教之所施也

德教即政

兼臣民言

故沛然德教之所施也

德教即政

兼臣民言

故沛然德教之所施也

德教即政

兼臣民言

故沛然德教之所施也

德教即政

○孟子曰天下有道尚賢之世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大德大賢指天子小德小賢指諸侯但德以體

言賢以天下無道尚大之世小役大弱役強小大以土地言斯二者天也二者指



乃能為文王之回天也總天兼理 順天者存順天如有道則聽役於大德大 逆天者亡反上王有道之世人皆  
註極明賢無道則聽役於大國強國 可看言修德而位必稱

天下節旨

此節泛論理勢如此以有其德之大小天下無道人不修德則但 以力相役而已天者理勢之當然也蓋孟子勉當時修德以自強也曰天下之大  
道陪起無道上兩役字是入此相臨之定分也然有尚德尚力之不同若天下有道人皆修德而位必與德稱  
心服下兩役字是力服主諸侯德之小者見役於天子之大德諸侯賢之小者見役於天子之大賢若天下無  
順天說是本節分位下面道人不修德但以力相尚諸侯國之小者見役於諸侯國之大者諸侯力之弱者見  
回天意勿遽插入役於諸侯力之強者夫有道德不及人而為人所役無道力不及人而為人所役斯

齊女吳

齊景節旨

越絕書闔廬舉齊景公難以證能順無 其理勢者則國以亡觀於存亡之幾而有國者當審所尚矣齊景公曰 景公齊既

伐齊大克取道之天然非真以為處無 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絕物猶言 涕出而女於吳涕出句是粧點個恥字正  
齊君女為質道之正法也只看挑動一 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強之事也令出令以使人也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景公受命處這便是順天  
子為造齊門個恥字隱隱為回天引線 與人睽絕 女以女與人也吳蠻夷之國也景公羞與為昏而畏其強故涕泣而以女與之講

齊女思其國今也節旨 我觀古人有不得已而順無道之天矣昔齊本強大之國也至景公則力已小弱矣  
死葬於西山此承上景公來孟子不是 雖蠻夷反以其強大而畏之故景公自言曰凡有國者之與物相與也非令人則受  
化為白龍而真個怪他恥受命只言徒 命於人今既不能出令以使人又不屈已以受命於是與物相睽絕也物可得而  
逝○所嫁乃恥無益以引到師文王上 絕乎於是涕出而以女嫁於吳焉蓋情雖所不忍而勢出於無奈齊景公之能順天  
闔廬長子名先師即先輩之先勿泥 以保國如此 ○今也小國師大國尤意而恥受命焉 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

如恥節旨

齊景節順天事也今也節弟予比小國先師比大 先師也國喻言其不能免恥 言小國不修德以自強其般樂意教皆若效夫

逆天事也逆天既不可順乃師教大國般樂意教之所為而又恥受大國之命令焉是猶弟子而恥受教命於  
天又不可兩路逼出師文





神國者以其條也

欲無節目

此反言以決之也引詩只重誰能二字見欲無敵於天下者不可不以仁滙參云不以仁如何能無敵不以濯如何能執熱只一比照問而詩意已到下乃點明

不仁章旨

此章言人君敗亡之禍皆其自取重自取字正意說在首節已含自取孺子二節借聖言點醒之夫人二節宜著眼數自字上句句是不可與言却句句悚他聽言總註心存不存是推本言之

不仁節目

下則凡此孫子皆臣服於周矣所以臣服於周者以天命靡常歸於有德也然不但孫子服之凡殷士之容貌膚大才能敏達者皆執裸獻之禮助祭於周之京師焉孔子因讀此詩而歎曰我周至仁商孫至眾以眾遇仁則眾失其眾而不可為眾也夫國君誠好修德以行仁將天下尊親之誰與之敵由大雅之詩與孔子之言觀之則文王我師仁者無敵為益信矣○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今指小國也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濯在

執熱而後濯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註恥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柔之篇逝語辭也言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謹然則欲無敵於天下乃今也恥為大國所役欲無敵於天下而不師文王以好仁是猶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然則誰能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乎夫亦盡人以俟天勉補章旨不徒教人聽天所命教人從聽天命中修德以自強可知順為賢德而可矣天之說只是陪起回天之意中間如恥之二句是順天回天兩頭轉捩要語正通章最喫緊處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不仁者指當時君說言是忠言安其危安是視為無患意危如國家衰弱外變將作之類而利其菑利是自便意菑如天災人禍之類樂其所以亡者樂是喜為意所以亡是致亡之由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此二句反言見其必敗也註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為危菑而反以為安利也所以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謹孟子微當時不仁者曰人君有其國家而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欲長保治安莫過於聽言若夫不仁之君

滄浪  
倪氏曰漢水

本欲與之言却從不可與  
言說起屬望更殷中二句  
正不可與言處末二句反  
言喚醒

東為滄浪之  
水見禹貢鄜

有孺節旨  
孺子之歌全是無心玩兩

豈可與之言哉蓋其私欲固蔽失其本心危之所在本非安也彼則以為安菑之所  
在本非利也彼則以為利致亡之道本不可樂也彼不知其亡而反樂其所以亡者  
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與言也使不仁而可與言則必因人  
言而悔悟去危而圖安去菑而圖利去亡而圖存尚何亡國敗家之有  
**有孺子歌**

道元云武當  
縣北四十里

可以字蓋水之可非孺子  
可之也要虛虛摹寫無心

者非諉命於天則歸罪於人而不知皆由於自取也不觀孺子之歌與孔子之言乎  
昔有孺子賭滄浪而歌曰滄浪之水時而清兮清可以之濯我纓也滄浪之水時而  
濁兮濁可以之濯我足也夫不問其清與濁  
濁兮濁可以之濯我足也夫不問其清與濁  
而皆可適於用此其歌固出於無心者矣  
**孔子曰小子聽之**小子是門弟子清斯

有洲曰滄浪  
洲水曰滄浪

孔子節旨  
孔子只將歌辭紬繹一番

濯纓濁斯濯足矣  
二斯字有味  
自取之也  
自取是水之  
清濁自致  
也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  
理此類  
孔子聞之而謂其弟子曰孺子之歌有至理存焉小子其聽之夫水之清  
可見  
講斯以之而濯纓夫水之濁斯以之而濯足矣貴賤異用非人所為皆水之  
清濁自取之也觀物理  
之自取而人事可知矣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侮是玩狎自  
家必自毀而後人

水是也

便已指點殆盡斯字從上  
可以字生來自取又從斯

邊情辭乃極危悚自取句  
就水說而意自廣  
**夫人節旨**  
此從孔子自取之言而推  
廣之也曰自侮自毀自伐  
見不得歸其咎於人

此從孔子自取之言而推

廣之也曰自侮自毀自伐

見不得歸其咎於人  
**太甲節旨**  
此引書證自取之意曰自  
作見不得諉其數於天

此引書證自取之意曰自

作見不得諉其數於天

取活是自  
此之謂也  
此字指不  
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之幾不存則  
仁自取意  
無以辨於存亡之善禍福之來皆其自取  
**講觀**

取活是自

此之謂也

此字指不  
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之幾不存則  
仁自取意  
無以辨於存亡之善禍福之來皆其自取  
**講觀**

仁自取意

無以辨於存亡之善禍福之來皆其自取

無以辨於存亡之善禍福之來皆其自取  
**講觀**

無以辨於存亡之善禍福之來皆其自取

無以辨於存亡之善禍福之來皆其自取

無以辨於存亡之善禍福之來皆其自取  
**講觀**

無以辨於存亡之善禍福之來皆其自取

無以辨於存亡之善禍福之來皆其自取

無以辨於存亡之善禍福之來皆其自取  
**講觀**

此章勉時君志仁以圖王書太甲有言曰天作之孽雖似難逃然人修德回天猶可以避若自作之孽災殃立  
意以今天下節爲主前三至不可以逃而活此卽自侮自毀自伐之謂也有國家者如釋思自取之義而深戒  
節泛論民心歸仁而以必自作之孽則必能聽信忠  
王動之後二節申明好仁言而無亡國敗家之禍矣

當速而以死亡惕之仁民之要只在與聚勿施二句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  
○將桀紂開講便是今諸侯失其民者失其心○  
○失心是失○  
○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  
○得民就是得○  
○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

桀紂節旨

以失天下引起得天下歸也○  
○民之由○  
○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  
○得民就是得○  
○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

重與聚勿施上民之欲衣食安逸民之惡飢寒勞苦  
○得民矣○  
○得民之道○  
○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  
○與聚是○  
○所惡勿施○  
○勿施是○  
○爾

此易知也但此以如此爲欲惡彼以如彼爲欲惡非  
○語○  
○民之所欲皆爲致之如聚斂然民之所惡則勿施於民○  
○錘錘所謂人情莫不欲  
○壽○  
○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  
○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  
○三王扶

虛表察之誠切體之未易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  
○三王○  
○孟○  
○子○  
○勉○  
○當○  
○時○  
○仁○  
○民○  
○曰○  
○天○  
○下○  
○得○  
○失○  
○多○  
○故○  
○當○  
○審○  
○其○  
○致○  
○之

難或便民而不便君或便君而不得其民則有人有土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惟得其心則近悅遠來斯得其民  
○久○  
○而○  
○不○  
○便○  
○暫○  
○必○  
○果○  
○斷○  
○行○  
○之○  
○惟○  
○得○  
○其○  
○民○  
○則○  
○有○  
○人○  
○有○  
○土○  
○斯○  
○得○  
○天○  
○下○  
○矣○  
○得○  
○其○  
○民○  
○有○  
○道○  
○惟○  
○得○  
○其○  
○心○  
○則○  
○近○  
○悅○  
○遠○  
○來○  
○斯○  
○得○  
○其○  
○民○

委曲處之方能盡善玩爾矣得其心有道凡民心有所欲皆與之聚之心有所  
○欲○  
○惡○  
○皆○  
○勿○  
○以○  
○施○  
○之○  
○爾○  
○也○  
○如○  
○此○  
○則○  
○得○  
○其○  
○心○  
○而○  
○民○  
○歸○  
○之○  
○矣○  
○民○  
○之○  
○歸○  
○仁○  
○也○  
○仁○  
○指○  
○上○  
○所○  
○欲○  
○二

如此必須如此之意  
○民○  
○之○  
○節○  
○旨○  
○欲○  
○猶○  
○水○  
○之○  
○就○  
○下○  
○就○  
○下○  
○是○  
○欲○  
○獸○  
○之○  
○走○  
○曠○  
○也○  
○走○  
○曠○  
○是○  
○擴○  
○廣○  
○野○  
○也○  
○言○  
○民○  
○之○  
○所○  
○以○  
○歸○  
○乎○  
○講○  
○夫○  
○所

獺一名水狗  
○首○  
○節○  
○是○  
○上○  
○感○  
○下○  
○此○  
○節○  
○是○  
○下○  
○聚○  
○所○  
○惡○  
○勿○  
○施○  
○卽○  
○所○  
○謂○  
○仁○  
○也○  
○仁○  
○則○  
○民○  
○歸○  
○之○  
○矣○  
○故○  
○民○  
○之○  
○歸○  
○於○  
○吾○  
○仁○  
○也○  
○亦○  
○猶○  
○水○  
○性○  
○之○  
○就○  
○下○  
○○

食魚居水中  
○應○  
○上○  
○民○  
○之○  
○歸○  
○仁○  
○領○  
○起○  
○水○  
○就○  
○沛○  
○然○  
○而○  
○往○  
○獸○  
○性○  
○之○  
○走○  
○曠○  
○羣○  
○然○  
○而○  
○奔○  
○也○  
○然○  
○則○  
○仁○  
○亦○  
○民○  
○之○  
○下○  
○也○  
○曠○  
○也○  
○孰○  
○能○  
○禦○  
○其○  
○歸○  
○哉○  
○○  
○毛○  
○蒼○  
○水○  
○不○  
○濡○  
○下○  
○其○  
○性○  
○便○  
○之○  
○獸○  
○走○  
○曠○  
○其○  
○情○  
○故○  
○爲○  
○淵○  
○區○  
○魚○  
○者○  
○獺○  
○也○  
○故○  
○字○  
○承○  
○上○  
○來○  
○爲○  
○叢○  
○區○  
○爵○  
○者○  
○鷓○  
○也○  
○此○  
○二○  
○句○  
○卽○  
○物○  
○情○  
○爲○  
○湯○  
○武○  
○區○  
○民○  
○者○  
○亦○  
○能○  
○休○  
○於○  
○大○  
○樂○  
○之○  
○總○  
○以○  
○狀○  
○歸○  
○仁○  
○之○  
○勢○

木上謂之水 故為節旨

獺亦謂之海 此又言不仁之毆民以足

獺獺取鯉於 上歸仁意上二句借喻下

水齋四方陳 一句正說獺原不為淵計

之進而弗食 鷓原不為叢計築紂原不

世謂之祭魚 為湯武計然本無此意而

月令孟春獺 知有此理有此勢也

祭魚又王制 今天節旨

曰獺祭魚然 今天下三字有味正民欲

後虞人入澤 避之時見世主不可失此

梁○獺穴知 機會好仁即與聚勿施毆

水之高下蓋 是得民王是得天下

預度水所不 今之節旨

至而穴也 此恐世主不自激發又危

雀小鳥也其 喻也三年艾深仁之喻也

種類不一 此二句無意求意急求在

鷓鷩鳥一名 有奮然圖功意在

長風鷓似鷓 其何節旨

黃色燕領向 引詩以警世主急自振勵

築與紂也 湯武比淵叢所以生民者 淵深水也獺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鷓食雀者

在此 民歸仁之切如此而况乎有不仁者之迫其後乎故魚畏獺而歸淵是為淵

也 鷓魚者獺也鷓畏鷓而歸叢是為叢鷓者鷓也民畏築紂之暴而歸湯武

之仁是為湯武 鷓民者築與紂也夫民本欲歸湯武

之仁又有築紂不仁者為之毆甚矣仁之勝不仁也

諸侯好仁即 則諸侯皆為之毆矣 毆以暴征 雖欲無王不可得也 王即是講 夫湯武

上聚欲去惡 則諸侯皆為之毆矣 橫斂言 雖欲無王不可得也 得天下講 好仁而

築紂為之毆可見仁為君之所尚耳若今天下之君有能與聚勿施實心好仁者即

當時之湯武斯民之淵叢也彼列國諸侯之不仁者皆為之毆民而歸之矣是以得

其民斯得天下雖欲無如 今之欲王者 猶七年之病 七年病喻 求三年之艾

湯武之王不可得而辭已 侯說 猶七年之病 暴政之極

也 三年艾喻 苟為不畜 畜是 終身不得 不得指艾言 苟不志於仁 志是心所向仁

也 仁澤之厚 苟為不畜 畜聚 終身不得 則病不可愈 苟不志於仁 亦是欲惡同意終

身身身以陷於死亡 二句見 艾草名所以灸者乾久益善夫病已深而欲求乾久

日益深死日益迫 然致王固在於仁而行仁又不可緩也今之欲王者平日大失

而艾終不可得矣 民心以至於國勢憂辱死亡將至矣在乎急行仁政以救之猶

七年之病病根深矣在乎急求三年乾久之艾以治之也三年之艾既不畜於平時

然自今畜之則猶或可及苟為不畜則終身不得而病終不免於死亡矣然則今之 諸侯平日既無積久之功今日不可無必為之志苟及今不志於仁將見 國事日非人心日去因循至於終身惟有憂辱相尋以陷於死亡而已 詩云其 何能淑載晉及溺 溺是 此之謂也 此字指苟不 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 志仁二句說 齊相也言今之所為其何能善則

見無禮於君者誅之若鷹

也 鷓之逐鳥雀

艾 痺雅曰艾一

名參草可以療疾字說云

艾能久疾久而彌善

自暴章旨

此章為暴棄仁義者警重兩自字總註道本固有而

人自絕之是也 自暴節旨

上四句虛下四句正詳暴棄之實而見其不可與有

言有為也仁是體義是用禮以義起義字即可以該禮故下只申言仁義

仁人節旨

此言仁義之為美正人皆自有之意二句平重兩人字從兩自字生安宅正路

非借喻之辭乃就人身上實落指點見仁義在人本

至美而無可非亦自有而必可能原暴棄不得底

曠安節旨

兼暴棄言曠安宅則必放

相引以陷於講觀於大雅桑柔之詩云今之所為其何能以自善于載相與及於陷亂亡而已講溺而已此即終身屢辱以陷於死亡之謂也然則欲免桀紂之死亡而王天下者奈何補前引執熱之詩喻如火益熱非仁無以沃之而解其熱不志湯武之仁耶補此引胥溺之詩喻如水益深非仁無以拯之而救其溺

孟子曰自暴者暴是剛惡邊者字指人不可與有言也是喚不轉的自棄者棄是柔惡邊不可與有為也是敵不起的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正見不可與有言意吾身不能居仁由義居由皆作爲字謂之自棄也正見不可與有言意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為美而非毀之雖與與有為意註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仁義之為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為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此所謂講孟子戒暴棄者之自絕乎道也曰仁義之道人人有之孰不欲下愚之不移也其與有言也與有為也惟自暴害其身者以不才而自安不可與之以有言也惟自廢棄其身者以無志而自諉不可與之以有為也何謂自暴彼不知禮義之為美而言非毀乎禮義者此所以謂之自暴也以斯人而與之言禮義必不見信尚可與有言乎何謂自棄彼猶知仁義之為美而溺於怠惰自謂吾身必不能居仁由義者此所以謂之自棄也以斯人而與之為乎仁義必不能勉尚可與有為乎

○仁人之安宅也安是無危害意義人之正路也正是無邪曲意乃天理之當行無人欲之

邪曲故講夫暴棄者之自絕乎仁義如此亦未知仁義為人所固有耳仁則天理之曰正路講公無一毫人欲之傾危不但為人之宅而為人之安宅也義則天理之宜無一毫人欲之邪枉不但為

○曠安宅而弗居居是舍正路而不由由是哀哉憫其自絕

人之路而為人之正路也

○曠安宅而弗居居是舍正路而不由由是哀哉憫其自絕

人之路而為人之正路也

○曠安宅而弗居居是舍正路而不由由是哀哉憫其自絕

人之路而為人之正路也

○曠安宅而弗居居是舍正路而不由由是哀哉憫其自絕

人之路而為人之正路也



僻邪侈而居所不可居舍  
正路則必行險僥倖而由  
所不可由豈不可哀

道在全旨

此章為賢智之徒思以道  
術易天下者發上二句是  
喚醒他歧塗末句是指示  
他實地人外無道故曰邇

道外無事故曰易此明對  
當時功利邪說諸家舍却  
根本言道言事故指出個  
現成道理與他看人人已

盡於天下親其親長其長  
即是天下平不分兩層方  
見最邇最易而字是直指  
語非轉關語

居下章旨

此章示人當思誠也首節  
言凡事皆必本於誠身次  
節推身之當誠末節決能  
誠之應以終首節之意踏  
實工夫全在思誠上

居下節旨

此節以誠身為主誠身屬

於註曠空也由行也○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絕註夫仁為人之安宅則人當終  
道註之是可哀也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也註身居之可也義為人之正路  
則人當終身由之可也何自暴自棄者曠吾身之安宅而弗居舍吾身之正  
路而不由不亦深可哀哉知暴棄者之可哀則所以體乎仁義者不容諉矣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註道指當然之理言爾註事在易而求諸難註事指體此道言  
同邇遠指道之外言

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註上親長字虛指孝敬  
下親長字實指父兄而天下平註天下盡父兄子弟言  
平是孝弟同風意註人為甚

爾親之長之在人為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註孟子示人以求道  
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註於近易也曰道之

不明不行於天下者豈徒不求者之罪哉亦過求者之失也彼率性之謂道道本在  
爾也而乃求諸遠行道之謂事事本在易也而乃求諸難孰知親之當親長之當長

道之在人為甚爾親吾之親長吾之長事之在人為甚易誠使人人各親其親以盡  
乎人子之事各長其長以盡乎人弟之事則家皆孝悌俗皆仁義道德可壹風俗可

同蕩平之化已臻而天下自註饒饒雙峰曰此道字是天理之  
平矣人何必求之遠且難哉註自然此事字是人為之當然

○孟子曰居下位註下指  
而不獲於上註上指  
民不可得而治也註自不獲  
於上來獲於上有道不

信於友弗獲於上矣註自不信  
於友來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註自事親  
弗悅來

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註自反身不誠來此與中庸同  
總見思誠為修身之本意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

矣註自不明乎善來此亦與中庸同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  
總見明善又為思誠之本意註求諸身而其所以為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





句反勸總註思誠為修身之本是修身以知行為先明善又為思誠之本是知行中又當以知為先

太公

伯夷章旨

呂尚姜姓東此章勉諸侯法文王以行海人四岳之仁政意前二節言文王有後嘗屠牛於養老之政以來人望以得朝歌賈賈於民心是個現成樣子引起孟津其窮困末節可知戰國時有大老年老矣聞西馬則孟子是已伯養老乃西伯夷節旨

歸於周鈞渭此只重歸仁意避亂意輕上西伯將出善養老該養民在內養老獵卜之曰所特仁政中一事伯夷商家獲非龍非彰義士心在萬世太公周室非虎非龍而元老心在當世二人後來王者之輔也行事不同但當時歸西伯

遂出獵渭濱

則一耳

二老節旨

老父鈞問曰此言文王所以為政於天更樂此耶對下處大老重德不重齒有曰君子樂行仁天下之心有治天下之才識有其志小人樂學有超越天下之才識有

也人可不盡思誠之功哉

孟子曰伯夷辟紂辟紂是避紂之禍亂居北海之濱海濱海邊極道之處聞文王作作是起在西伯之位與

然感盡歸乎來歸是歸於文王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善養老就發政施仁說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

文王作興曰盡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作興皆起也盡何不也西伯即文王也紂命為西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

故稱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尚文王發政必先饒寡孤獨孟子勉諸侯法文王以庶人之老皆無凍餒故伯夷太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譚行仁政也曰人君皆欲

為政於天下而卒未得人歸者則以仁政不行故也試以文王觀之昔商紂毒痛四海播棄黎老伯夷辟紂之亂居北海之濱蓋非君不事矣及聞文王作為西伯於是奮然興曰吾

奮然興曰吾盡歸乎來哉吾聞西伯發政施仁善養老者我可歸之以就其養矣太公亦辟紂之亂居東海之濱蓋非時不出矣及聞文王作為西伯於是奮然興曰吾

盡歸乎來哉吾聞西伯發政施仁善養老者我可歸之以就其養矣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大老齒德俱尊意而歸之是天

下之父歸之也父字亦就齒德上說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焉往猶言何往二老伯夷太公也大

天下之父言齒德皆尊如眾父然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暗與此合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學者又不可以不察也

此伯夷太公之歸文王也豈無以係天下之心哉蓋二老者齒與德俱尊非如常人

之老乃天下之大老也既曰大老則為天下之父而天下之民皆其子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則父者子之所望而從者也其諸侯有行文王之

因其事吾非  
歷練天下之精神方承得  
樂於漁也西  
天下之六老五字父子二

伯因載以歸  
字總形容人心不約而同  
與論政事大意焉往只是心歸  
悅之曰自吾

先君太公曰  
行文王之政必得大老如  
當有聖人適  
伯夷太公者先歸而天下

周周以興子  
無不歸矣豈不是為政於  
實是耶吾太  
天下

公望子久矣  
求也章旨  
此章惡當時之強戰者而  
發上一節即富國之罪以

故號之曰太  
甚強兵之罪下一節即連  
師望左右文  
諸侯辟草萊之刑以甚善

王德乎政平  
戰之刑  
後佐武王伐  
紂封於齊都

警三  
求也節旨  
引求附益為下君不行仁  
政而富之緣起意在從富

國引入強兵  
由此節旨  
強戰甚於富國者全在殺  
人盈野盈城上一個人如

何抵得罪故曰不容於死  
率土地率字與率獸之率

政者  
政是發政施仁  
包養老在內  
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  
為政就得七年以小國而言也  
人歸上說註大國五年在其中矣

今之諸侯特患其不能行文王之政耳有行文王之政以善養老聞者則雖以小  
國所乘之勢吾度其時不過七年之內亦必人望先歸因以得天下之歸而為政  
於天下矣有圖治之志者  
亦何憚而不師文王耶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  
改指教正意德是  
惡德指擻剝說  
而賦粟倍他日  
倍是加  
倍他日

是平  
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註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宰  
家臣賦猶取也取民之粟倍於

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  
孟子為當時強戰者罪也曰今之事者類以強兵為  
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也  
尚矣豈知律以聖人之教正以王者之法而罪則甚大

者乎昔者求也嘗為季氏宰無能盡力匡救改其穰奪之惡德而賦民之粟且加倍  
於他日是惟知聚斂而不知恤民有負於聖人之教多矣孔子聞而責之曰為吾徒

者固當上致其君下澤其民今求之黨惡害民如此殆非我徒也爾小子於求有朋  
友之義當鳴鼓以聲其罪而攻責之使其知改可也此求之聚斂以益季氏其見棄

於孔子  
由此觀之  
此字指  
君不行仁政而富之  
仁政愛民之政  
富泛指聚斂說  
皆棄於孔子者也

也如此  
况於為之強戰  
強戰謂恃兵  
力之強而戰  
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  
地與城  
分內外

絕  
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  
此字指強戰說率是  
驅率土地即城池  
罪不容於死  
猶言死  
林氏曰富  
有餘辜言其君者奪

民之財耳而夫子猶惡之况為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  
則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  
言觀之則凡當

看  
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  
此字指強戰說率是  
驅率土地即城池  
罪不容於死  
猶言死  
林氏曰富  
有餘辜言其君者奪

同尹氏曰湯武之征以仁  
伐暴救民於塗炭戰國之  
戰以亂益亂視民如草菅  
故善節旨

時之君不能行仁政以裕民而為之臣者反聚斂於民以富之是皆再求之類見棄  
於孔子者也夫富其君者特奪民之財耳未至於殺人也尚見棄於孔子如此況於  
為其君之強戰者乎強戰者爭地以戰則欲求得乎地其勢必至於殺人盈野矣爭  
城以戰則欲求得乎城其勢必至於殺人盈城矣夫以土地之故而殺人此所謂率  
土地而食人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  
足以容之其為孔子之所棄又當何如耶  
故善戰者服上刑  
善戰即上強戰之人  
服加也上刑是極刑

戰辟草萊任土地而蓄積  
以助之戰兩項總是強戰  
一路人但猶非身親殺人  
者故兩曰次之非未滅也

連諸侯者次之  
連是連結諸侯使相攻  
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辟任只欲富國不是  
為民皆為君聚斂之

陸實府曰天  
地通於日月故陰陽薄  
蝕則日月代  
著其昏明人  
心通於兩  
眸故邪正未  
形兩眸預呈  
其瞭眊

存乎章旨  
此章為徒以言觀人者發  
蓋聽言固觀人常法孟子  
更添觀眸子乃獨辦隻眼  
處上論孔子觀人是詳審  
法此是直截法

存乎人者凡五官百體皆  
是實在自然而然上見莫  
良句且虛說眸子不能掩  
句正見其莫良胃中正四  
句正見其不能掩文平意

孟子曰存乎人者  
身言莫良於眸子  
眸子乃人心符契  
天機之自露者也  
眸子不能掩其惡  
掩是胃

存乎節旨  
存乎人者凡五官百體皆  
是實在自然而然上見莫  
良句且虛說眸子不能掩  
句正見其莫良胃中正四  
句正見其不能掩文平意

中正  
正是無私曲  
則眸子瞭焉  
明瑩徹曾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眊是眊  
惛蒙昧  
瞳子也瞭明也

者莫良於司視之眸子何也人之善惡生於心心之精神見於目意念一起即形於  
瞻視之間故眸子不能為人掩其心之惡也如曾中正則精神而明眸子瞭焉如曾



串重不正一邊  
聽其節旨

此忽突出聽其言也句是  
暗從上節莫字生來一也  
字拖下仍以觀眸子為主  
非以聽言觀眸子平列也

恭者全旨

此章為時君飾為恭儉之  
文而發首二句正言中三  
句反言末句足上惡得為  
恭儉意恭者儉者是因名  
責實意不悔不奪在心上  
說方與下聲音笑貌對照

惟恐不順欲侮奪人之甚  
也侮奪兼本國鄰國言惡  
得與豈可正相應

淳于髡

淳于章旨

髡者齊之贅  
婿也長不滿  
道字首節借事引起下二  
節是正意權者量輕重以

七尺滑稽多  
辯數使諸侯  
取中援嫂時避嫌為輕拯

未嘗屈辱齊  
濟溺為輕孟子之不輕援  
威王時喜隱

中不正則神散而昏眸子眊焉眸子之不能掩  
其惡如此然則存乎人者果孰有良於眸子哉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觀眸子兼人  
焉廋哉廋匿也言亦心之所發故并此以觀則人之邪正誠使觀人者既聽其  
也又觀其眸子以驗其目之明昧則其人胷中之正而為言之善者吾得於眸子之  
瞭知之矣其人胷中之不正而飾為言之善者吾又得於眸子之眊知之矣蓋能偽  
於言而不能偽於眸子能掩於聽而不能掩於觀人焉得而廋哉廋字重不善  
然則觀人者固當求於聽言之外而修己者亦當反觀於胷中矣補與上不能掩其  
惡相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恭者是謙恭之主不侮人是無傲慢之心儉者不奪人儉者是儉節之主不奪人是無橫征之心侮奪

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恐人不聽其侮奪惡得為恭儉此為字是名為之為下為字是作為之為恭儉豈可以聲音

笑貌為哉聲音偽為恭儉之言惟恐不順言恐人之不順謹孟子為時君竊恭儉

之德不容偽為故君之恭者則用上敬下而不侮人君之儉者則取民有制而不奪

人若侮奪人之君惟恐人不順其侮奪焉雖名為恭儉惡得為恭儉然則所謂恭儉者特聲音笑貌偽為於外耳夫恭儉美德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不親是不以手相親接也孟子曰禮也禮指遠嫌疑說曰嫂溺則援之

以手乎溺是溺於水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豺狼二獸名是言其心忍男女授受不親禮也禮是經常之道嫂

好為淫樂長 正其知權處

夜之飲沈湎 濇于節旨

不治百官荒 權以濟禮之變則權乃所

亂諸侯并侵 以為禮髡意不在問禮只

危在且暮左 要討出個權字為下諷言

右莫敢諫髡 張本

說之以隱曰 今天節旨

中國有大鳥 此正髡諷孟子本意溺字

止王之庭三 援字俱承上借言夫子之

年不飛又不 不援訝其不從權也

鳴王知此鳥 以道節旨

何也王曰此 天下以無道而溺故援之

鳥不飛則已 必以道枉道求合則道已

一飛冲天不 先失矣援嫂溺以手亦是

鳴則已一鳴 道所在至援天下溺獨沒

驚人於是乃 了道徒有手在欲徒手以

朝諸縣令長 援之豈所謂道中之權乎

七十二人賞

一人誅一人

奮兵而出諸

侯震驚皆還

齊侵地

授受不親 內則曰男不

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權是變濇于姓髡名齊之辯士授與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通之道註親授受以遠別也援救之也權稱錘也稱物輕重而

往來以取中者也權

濇于姓髡因孟子不見諸侯乃設言而問曰男女授受不親果

而得中是乃禮也

濇古之禮與孟子答曰此別嫌明微之也髡又問曰設或遇

嫂之溺於水則將救援之以手乎抑守授受不親之禮而不救援之乎孟子答曰嫂

溺不以手援是忍心害理豺狼所為也男女授受不親者一定之禮也嫂溺援之以

手者一時之權也禮行於時之常固不得而○曰今天下溺矣溺指民之

越權通於時之變則又有不可得而拘者也○曰今天下溺矣溺指民之

援何也何也是怪其註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濇又問曰今天下生民

之抱道自重而不肯從權以救援之何○曰天下溺援之以道義之道嫂溺援之以

權可行於援嫂者而不可行於天下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義之道嫂溺援之以

手以手見援 手援作枉道看見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救之非若

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 孟子答之曰援

援天下乎○此章言直已守道所以濟時枉道徇人徒為失已 嫂與援天下其

具不同也天下溺必要援之以道嫂溺不過援之以手耳今子欲我枉道以求合

已失其援之之具其將使我徒手以援天下乎子不知守道亦何可言行權哉 補

林次崖曰孟子所謂權在道之內髡所認權在道之外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註不親教也濇無所不至乃君子之不親教其子何也

○孟子曰勢不行也勢就教 教者必以正正如正行以正不行是不行是不教意繼之以怒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註不親教也濇無所不至乃君子之不親教其子何也

○孟子曰勢不行也勢就教 教者必以正正如正行以正不行是不行是不教意繼之以怒

○孟子曰勢不行也勢就教 教者必以正正如正行以正不行是不行是不教意繼之以怒

○孟子曰勢不行也勢就教 教者必以正正如正行以正不行是不行是不教意繼之以怒



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後取之曲禮曰男女不親授媿叔不通問

正通其勢之不行處末節申明所以易教之故蓋為天下之中人言也公孫節旨君子不親教自是一定常法觀下古者二字可見不必指孟子說勢不節旨

提勢不行一句作主下皆發明之惡字猶云非天倫之美事古者節旨

只重以己子而教之於人相易意不必過泥父子節旨

此正言不教之故父子之間不責善是成語兼言父子引來重父責子邊下二句乃申解此句

事孰章旨

此章勉人守身以事親意越椒子文曰首四句平說不失其身二

是子也熊虎段側重守身乃能事親是之狀而豺狼連章關鍵中節又推出本

晉槩非但形之辭色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夫子指父此二句

相夷是父子相夷則惡矣惡是賊恩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

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

教子者必教之以正道而使弗納於邪也如以正道而其子不行則必繼之以怒夫教子者本為愛其子也至繼之以怒則反夷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盡出於正道也則是子又傷其父而父子之間交相夷也父子相夷則害天性之恩而惡矣此之謂勢不行也

易子而教之易是道子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善夫親教有所不行不教有所不行而賊恩之禍可免也

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是以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不祥即責善朋友之道也

王氏曰父有爭子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是惡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何曰當不義則亦戒

此焉此古人易子而教所以善處父子之間而遠不祥之禍與

孟子曰事孰為大承不違事親為大是凡事無大於事親守孰為大守是保守身為大守無

大於守身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如言有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

此道理事

此道理事

此道理事

此道理事

此道理事

此道理事

之聲諺曰狼字以明其大後二節引曾子野心是乃字作證會子正是能守身

也如言無(註)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註)孟子示人守身以事此道理(註)虧體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爲孝矣(註)親也曰凡人分有所屬而祇承之者之謂事孰爲大事親爲大聚百順以奉二人非細故也責有所屬而謹持之者之謂守守孰爲大守身爲大萃萬善而歸一已此宏圖也然欲事親必本於守身焉蓋不失其身則無忝所生而能事其親者吾嘗聞之矣失其身則虧體辱親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信乎守身尤爲大也欲事親者當自守身始矣

事親守身包括得許多事守在內爲大只以道理言

下本字方以功用言不失身要切體親心上蓋身親之身也戰戰兢兢惟恐有失息息與親志流通便舍下養志意能事親還有許多順親於道的事但緊要處在守身耳

孰不爲事 孰不爲守

○孰不爲事 孰字包事君事長說事親事之本也○言事親爲百行之本原 孰不爲守 孰字包國家事天下說守身守之

此只完首四句見所以爲大之意大是一件最重本

是諸件皆自此一件生大是與父問有餘曰亡矣 必曰有會曾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

會子云曾子 寢疾曾元持

字只講包括尚虛本對末言則推究其實也 曾子節旨 體只是徒養以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 養志是承順不違意凡繼志此承上文事

志之吾語汝 夫魚鼈鼉鼉 猶以淵爲淺 而穴其中 應

此舉會子養志正所謂守身而能事其親者方完首節不失其身以下四句意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講事親爲事之大如此

竊猶以山爲飲食間必請所與以迎親卑而巢其上志於未形又必應曰有以及其得也必體親志於既形真無時無以餌故君子念不在於親者也會元一苟能無以利段只帶言以形容會子盡害義則恥辱道不重貶會元亦無由至矣

曾子可見矣會子養其父會皆每食必有酒肉及將敬之時曾子必請於親曰此餘者與誰及親問有餘曾子必對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哲死曾子之子會元養會子每食亦必有酒肉及將徹之時不請所與及問有餘會元應之曰亡矣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以與人也此所謂甘旨爲供徒以養口體者也若曾子迎親意於未形之前而又稱親意於已形之後則可謂養親之志而不忍傷之也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可言事親如曾 子之養志不可如會元但養口體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爲者皆所當爲無過分 子之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會子之孝爲有餘哉 志則精神意念常與親志流通真至微也而惟曾子能之然 林次崖曰大旨只重則事親若曾子之養志者方可謂孝也人子可不知所法乎 在事親上其言守身特爲事親之本耳故既以事親與守身平說復歸本於守身又舉曾子以爲事親之則是皆爲事親而發也

此爲事親者說法非贊會子也者字指養志不指人可也須體會註中當字見事親必如曾子這樣才是可

格心全旨 此章見大臣事君貴正其本人不足三句一氣講下歸重惟大人句蓋用人行政之失皆從君心之非來而惟有大德之人方能格之君仁以下四句亦一氣說去總是大人格心之能事用人行政有關治亂興亡大臣豈能默默然本原不在爭之無益玩兩不足字其精神全注君心上格

格心全旨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 格心固是精神意氣自爲 感格然亦有扶持開導處 君仁莫不仁 君仁是君心無私累莫不仁 是用人行政皆仁之所發 政不足聞也 政以行政 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

君義是君心無邪僻莫不義 君正莫不正 君正是君心皆仁義莫 是用人行政皆義之所在 君正莫不正 君正皆仁義之著見 一正君而國定矣

國定就是賢才 趙氏曰適過也聞非也格正也徐氏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書曰 輔而國政理 格其非心愚謂聞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謫

行政之失不足非聞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國無不治 矣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

耳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 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

耳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 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



為反傷之資味耳矣語氣似與推原實同棒喝

人師全旨

此章見學莫病於自足師非不可為也患字全從好字看出誨人不倦是愛人之心好為人師是上人之

樂正章旨

此章見學者當慎所從也孟子責樂正子全在失身於匪人既從子敖而來就

舍館

樂正節旨

開元文字云本章止責其來見之晚却館者賓客之舍也有積以有在故章首先與揭明待朝聘之官見孟節旨

也客舍逆旅玩亦來見我口氣言外若名候館也公舍別有所為而來意從小館者公所為人為失身一罪也孟子且以也私館者自長者又一罪也孟子且以

其無遭失言之責而懲創未深耳使有所實豈敢輕易其言故此在常情則然若君子謹言之學則不待有所責而自無易其言也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患是善好是王勉曰學問有餘人資於已不得已

不復有進矣此孟子戒人自滿意曰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豈不可為哉然必學問人之大患也講充足始無負其為人師也若稍有所得侈然自尊便好為人師必

不能虛以受益矣豈非人之大患哉學者當自審所至而益求其進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從是隨子敖王驪字講齊有子敖者孟子之所不與言者也

○樂正子見孟子齊故來見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亦字對曰先生何為出此

言也此言指亦來見我說曰子來幾日矣此已知其昔曰昔者此昔者見曰昔者此昔者見

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宜字見責曰舍館未定舍館指旅次之館言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

求見長者乎長者孟昔者前日也館客舍也王驪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

罪又有甚者焉故時孟子在齊樂正子來見孟子孟子責之曰子亦來見我乎蓋

孟子姑以此責之示其不滿之意也正子不知其罪乃曰弟子見師禮所當然先

生何為出此言以相拒也孟子姑以遲慢之罪責之曰子之來齊有幾日矣正子曰昔者意其來齊之非久也孟子正言以責之曰既來自昔者而見我於今日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正子又飾辭對曰因舍館未定故來遲耳孟子又責之曰子聞之也為弟子者必舍館既定先為安身之謀然後可以求見長者乎是見長者不若舍



卿大夫以下之家所為也

後一罪責之克有節旨

其勇於受責固可取然猶未悟從子敖之非也所以有待於下章之言

節旨全旨

此章明責所從之非然亦不顯言子敖之不可從而

以徒舖啜鄙之徒字可玩猶云求其故而不得除非

為此學古之道極重見識見宜高明志趣宜遠大我

不意三字大有驚駭意不孝章旨

此章專為舜而發上節引起下節不告之得為孝全

在無後上看出不孝節旨

此只起下舜行權意世俗之不孝五君子之不孝三

舜不節旨

舜以不告而通其孝之權

館之為補子亦來見句要得令切也補語怪歎令他自思意

○曰克有罪補罪亦自見補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遲上說補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

非好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強辯於是樂正子自知其罪乃曰克不早見飾非聞諫愈甚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補夫子誠有不敬之罪矣獨惜其猶未知所從之失耳

失耳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舖啜也

補徒字乃激之愧悔言何所資益但為此耳

我不意子學

古之道補道指仁義之道

而以舖啜也補徒但求食耳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補子未悟所從

之非乃明責之曰子之從於子敖而來齊也不過徒為舖啜計耳我不意子學古人之道以聖賢自期而反以舖啜為也然則吾子之罪豈止於不早見而已哉補

饒雙峰曰樂正子初意只欲來齊見孟子依王驩來視為無要緊事而不知便是因失其親

○孟子曰不孝有三

三件無後為大補是繼嗣大猶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言第一重事補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

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二也不娶無子補孟子表舜行權以全孝也曰禮所稱不孝者絕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為大補有三事一是柔順事親而陷親不義一是廉

潔守身而不為祿仕一是不得乎親及家之貧而不娶無子三者之中惟無補饒雙後為不孝之大蓋彼二者止於不能成親養親而此則關宗祀之大計也補峰曰

此三者不是尋常不孝底事奉順孝也但阿意曲從陷親於不義則不可非其道不仕孝也但家貧親老而不為祿仕則不可告而後娶孝也但告則不得娶以至無子

絕祀則

○舜不告而娶

補不告不稟命父母娶是娶善之儀皇女英

為無後也

補是不告而君子以為猶告也

曲以成親之慈體親心即君子通權註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猶告言與告是承親命故曰猶告然舜違變之人註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心何敢謂猶告也自君子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蓋權出註昔舜不論之如此耳按舜升聞之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註告於父日父母已烝父底豫豈猶母而娶竟之二女者正為告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也夫告而娶孝也不告而娶以不告而娶孟子亦只據時無絕其先祀亦同歸於孝也君子以為舜之不告猶夫告也舜實善盡事親之道者人語斷之以見大孝不妨裁行權事之有無不必論

仁之章旨

此章勉人孝弟而發言仁

○孟子曰仁之實

實字乃與華字對不與虛字名字對

事親是也

事親從天性至愛而發是字應實字下各是字做此義之實從

義之實只在事親從兄正見孝弟之為重智禮樂亦

兄是也

從兄從天性至敬而發

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

只在孝弟上做工夫仁義是經智禮樂是緯玩總註

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謂孟子示人務孝弟意曰世之言道者求其枝葉孝弟為為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而不反之切實之地是以愈難而愈遠豈知道

仁之節旨

仁義發用處如仁民愛物

莫大於仁義而其實亦不外於孝弟之間乎夫仁主乎愛凡濟人利物皆愛之所施然非其實也乃其實則在於事親能事親則所以盡天下之愛者自此而推之矣是

貴貴尊賢自有許多華采

事親為仁之實也義主於敬凡事君尊賢皆敬之所施然非其實也乃其實則在於從兄能從兄則所以盡天下之敬者自此而推之矣是從兄為義之實也

而總就事親從兄上推廣

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知是見明弗去是守固而知明處總屬知上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節是

出去是彼皆其華而此為

不素文是樂斯二者樂只是天性中心安樂則生矣生是孝弟萌生生則惡可已也惡是何

其實實如果之核實一般

惡是何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舞之蹈是行動意舞是舉斯二者指事親

從兄指出無限妙道示人

動意之字俱指孝弟從兄而言知而

智之節旨

知得如何樣事親從兄確然有定不使搖奪知與弗去連說只就孝弟行去有個矩度便是節有個條理便是文凡和處皆是樂故樂之實只在心上說不在聲容上說樂斯二者領起以下遞形樂中妙處生是萌動惡可已是充長舞蹈不知是渾化上四項各以是也字指明此却無是也字須知自樂則生矣以下歎想不盡之神句句有是也字浮出紙上朱子曰要緊在知上知得二者是自

心真切

處言

家合有不可暫失到節文是檢點細密方始樂生

大悅章旨

此章表舜孝以立子道之章上節言舜輕天下而重事親下節言其善事親而因以化天下總章盡事親之道一句

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此章言事親從兄良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曰大悅是盡天下之人樂歸於我

○視天下悅而歸曰猶草芥也草芥甚輕

惟舜為然為然指能輕天下說

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

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

大悅節旨

首句憑空而墮講家只作

泛說勢遇之隆不知此正

舜實事視猶草芥所性不

存也惟舜為然是倒裝文

法不得四句俱體舜心裏

說從曲承上悅親心為得

從道理上合親心為順惟

順方為真得側重順一邊

人對天地所生子對父母

所生

舜盡節旨

盡道以順親為主包得親

在內底訓致言舜有以致

其豫也盡道是子孝底豫

是父慈疊下警瞽底豫句

俱承有以致之意側重子

邊惟天下之子感於舜而

且定故天下之父亦感

於子而化且定化兼子孝

父慈定就化上看出化以

心言定以分言此之謂從

天子稱舜大孝來

如草芥之輕略不動心者惟古帝舜為然蓋舜之心以為人之所以為人者在能得

親苟不能得親心之悅則人道有虧不可以為人子之所以為子者在能順親苟不

能諭親於道則子道未盡不可以為子此舜之心惟舜句是稱贊

惟期得親順親耳又惡知天下歸已之可悅哉補語非推原語

兼承得親順而警瞽底豫者并順乎親矣警瞽底豫而天下化

天下指凡為父子言化是各盡其性

而為慈

警瞽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

定是各盡其倫而子止於孝父止於慈

此之謂大教此字承

字警瞽舜父名底致也豫悅樂也警瞽至頑嘗欲殺舜至是而底豫焉書所謂不

說格姦亦允若是也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是以天下之為子者知天下無

不可事之親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為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

則天下之為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

謂定也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為大孝也

氏曰舜之所以能使警瞽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其為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

仲素語此云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子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

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於親則凡承顏諭志無所不用其至舜所以能盡事親之道不惟有以得親且有以

順親而警瞽底豫夫以警瞽之頑而底豫於是天下之為子者知無不可事之親莫

不勉而為孝天下之為父者因其子之孝亦莫不慈蓋舉天下之大而皆化矣以警

瞽底豫子化於孝則子止其所而天下之為子者定父化為慈則父止其所而天下

之為父者定是舜不以身一家為孝而直合天下後

舜盡事親之

言化是各盡其性

此字承

此字承

此字承

此字承

此字承

此字承

此字承

此字承

此字承

此字承

此字承

此字承

此字承

此字承

此字承

此字承

此字承

此字承

此字承

此字承

此字承

慎警亦允若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

三章



言舜敬其子此章言聖人迹異而道同  
職之事體亦特舉舜文以為例重在末  
信而順之也節即孟子自信道同意亦  
諸馮負夏在內

鳴條

舜生節旨

諸馮在冀州上三句輕敘過歸重東夷  
之分負夏春句為下言地張本

秋時衛地舜

文王節旨

為父母所逐東夷西夷猶云東邊西邊  
負取就時於上引舜此引文王雖皆言

負夏鳴條在

地而時之先後在其中

安邑西即湯

地之節旨

與桀戰處

非舜文行乎中國同而所  
以行乎中國者無不同不

岐周畢郢

周自古公遷曰道而曰行者指行事之  
於岐山之下措於天下者言也若合符

周原故號岐節是事理同不在事迹上

周畢在鎬東論

非楚都之鄂

先聖節旨

符者乎也徵人揆指其心之運量處言  
召防為事資是個活字註言度之而道

中字節之為無不同是言聖聖之心所  
用或以玉或以度之處其道同也其字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生是遷於負夏遷是卒於鳴條卒是東夷之人也東夷中國之極東處

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孟子明聖道之同曰世統於道道統於聖嘗考古帝舜有  
名在東方夷服之地言虞之聖人而其生也在諸馮其遷也在負夏其卒也在鳴

條夫曰諸馮曰負夏曰鳴條皆東夷之地也而舜  
生於斯遷於斯卒於斯焉是舜為東夷之人也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

之人也西夷中國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畝夷又嘗考文王有周之聖人而其  
之極西處畢郢近豐鎬今有文王墓生也在岐周其卒也在畢郢夫

曰岐周曰畢郢皆西夷之地也而文王生  
於斯卒於斯焉是文王為西夷之人也

○地之相去也地相去指千有餘里千餘

地之世之相後也世相後指千有餘歲千餘歲以

時之久言得志行乎中國聖人志在行道得  
行其道便是得志

若合符節凡符契右留君所左以與其人有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為天子文王為

故則君以其右合其左以為信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玉

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夫舜之於文王也一在東夷之地  
則左右相合以為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講一在西夷之地其相去也千有餘

里不為不遠矣且其一生於有虞之世一生於有周之世其相後也千有餘歲不為  
不久矣宜其所行之道有不同也乃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得志而行其道於中國

其所以本諸心而措諸事者在舜之道即文之補舜文行事之實安得盡同但損益

道也有若符節之合而地與時不足以拘之矣補合宜而隨事各當其理便是同也

此舉時地之最不同者以先聖後聖先聖凡生於前者皆是其揆一也其字屬註

見其同千聖總此例觀後聖凡生於後者皆是其揆一也聖人註

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范氏曰然豈特舜文為然乎先舜

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文而生為先聖後舜文而

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文而生為先聖後舜文而



以角或以金屬聖人身上揆一固是道或以竹或用一然與道字不同揆非道以守或用以一即道也

子產濟人此章見為政當以大德不說苑子游問以小惠惠而不知為政一曰夫子之極章大旨中二節言王政當言子產之惠行末節言私惠無益濟人也可得聞乎一事子產偶為之孟子恐子曰惠在愛人襲為美談竊驪虞以為民而已矣子政故借以示訓游曰愛民謂子產節旨

之德教何趨敘乘輿濟人必先書聽鄭施惠哉子曰國之政其貶之意自見天子產者謂惠而節旨眾人之母也此句是斷下皆明其意惠能食之弗能便是識了不到不知為政教也子游曰方是譏註體以理言本也可得言與子施以事言用也白子產以所歲十節旨

乘之興濟冬徒杠輿梁同時起工但功涉者是愛無有煩簡故成有先後民未教也病涉未字要看若到寒時溱洧方做則民已病於涉

生為後聖其地相去其世相接或行帝道而帝或行王道而王或以相道行於達或節者哉

○子產聽鄭國之政聽是舉國政柄皆其掌握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乘輿是子產所乘之車濟是載人渡水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歲字貫二句言每歲如此也成兼無者造之圮者修

民未病涉也末病涉兼徒行輿行說車輿者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

病涉也歲十一月農工甫畢民力可用也則可通徒行之杠成焉至十二月農事已畢民力可盡用也則可通車輿之梁成焉車行徒行各有所濟而民自不病於徒涉

矣此王政之行於濟涉者亦自無事於乘輿之惠也君子平其政君子是執政之人平是修舉不偏意行辟

人可也辟人專以出行言為得人人而濟之是說難辟除也如周禮闡人為之兼濟意註辟之辟言能平其政則出行

可也

詩鄭風褰裳

君子節旨

涉潦褰裳涉

上是王政中一事君子平

中之水當涉者眾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其政之不平耳苟能平其政而凡所以

涓○左傳云

其政則無所不該平是均

與民興利除害者小大畢舉則政之出於己者非私而利之益於人者不少雖於出

鄭國之俗三

平凡當行當止當重當輕

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己亦居尊之體所當然而不為過也何必以乘輿濟之哉

月上己之漆

斟酌停安如權衡稱物而

况漆洧乃國中之水當涉者眾一乘輿之濟有限而人之待濟無窮焉得人人而濟之此不特非為政之體而勢亦有所不得矣

涓兩水之上

無不平也辟人以出行言

得句來為政者 每人而悅之 以私恩說 日亦不足矣 只緣人多 言每人皆欲致私

秉蘭草祓除

對針子產出行有乘輿濟

即上節君子 每人而悅之 以私恩說 日亦不足矣 故覺日少 註 恩以悅其意則人

不祥

人事註國中之水只就漆

多日少亦不足於用矣諸葛武侯嘗言 人人而濟之是欲人人而悅之也故為政

枉梁

滄說

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 者苟不知大體每人皆欲致私恩而悅之

夏令曰九月

故為節旨

存疑云徒枉節

除道十月成

每人悅推開說不粘子產

恐人多日少亦不足於用矣私恩之難周如此則王政誠當行而

梁營室之中

濟人一事凡為政之不平

小惠不必施也彼子產但以乘輿濟人洵惠而不知為政也已 補 言不用乘輿濟

土功其始又

病在曲徇人情故孟子點

人平其政二句言不必乘輿濟人為

古者天根見

出悅字以破之日亦不足

得句連下節言乘輿亦不能盡濟人

而水涸則成

是日日悅之亦難周徧意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 手足是 則臣視君如腹心 腹心是 則臣視君如土芥 註 踐踏土字 深愛意 君之視臣

梁

視臣章旨

○如犬馬 犬馬是徒有祿 養而無禮敬 則臣視君如國人 國人是 則臣視君如土芥 註 踐踏土字 疎遠意 君之視臣

辟人

此章規齊王以禮遇臣意

○如犬馬 犬馬是徒有祿 養而無禮敬 則臣視君如國人 國人是 則臣視君如土芥 註 踐踏土字 疎遠意 君之視臣

周禮天官閻

首節言君臣報施之具主

○如犬馬 犬馬是徒有祿 養而無禮敬 則臣視君如國人 國人是 則臣視君如土芥 註 踐踏土字 疎遠意 君之視臣

人掌王宮中

在國時言下三節言舊臣

○如犬馬 犬馬是徒有祿 養而無禮敬 則臣視君如國人 國人是 則臣視君如土芥 註 踐踏土字 疎遠意 君之視臣

門之禁凡外

有為服不為服之異重在

○如犬馬 犬馬是徒有祿 養而無禮敬 則臣視君如國人 國人是 則臣視君如土芥 註 踐踏土字 疎遠意 君之視臣

內命夫命婦

去國以後論告齊王是眼

○如犬馬 犬馬是徒有祿 養而無禮敬 則臣視君如國人 國人是 則臣視君如土芥 註 踐踏土字 疎遠意 君之視臣

出入則為之

目所謂與君言禮也

○如犬馬 犬馬是徒有祿 養而無禮敬 則臣視君如國人 國人是 則臣視君如土芥 註 踐踏土字 疎遠意 君之視臣

視是心相視全重君一邊

視臣節旨

○如犬馬 犬馬是徒有祿 養而無禮敬 則臣視君如國人 國人是 則臣視君如土芥 註 踐踏土字 疎遠意 君之視臣

要得規誨齊王意輔氏曰臣之報君視君之所施常加厚一等

禮為節言

舊君尚有服不應在國時便視為寇讐問何如以待之亦有欲自厚其臣意

諫行節言

此示以舊臣服君之義正是君之視臣如手足也諫是閉邪言是陳善諫行則弊革言聽則利興故膏澤

下於民已是君不負所學矣有故而去別有他故在諫行言聽之外亦是義所當去者如孔子仕魯道非

不行因受女樂故去之之類先於所往是舊君自己任過使其賢暴白於天下耳三有禮情文篤至乃是舊君自盡之道如此二字

總承在國去國而側重去國邊轉應舊君方切

今也節言

之者何如耳誠使君之於臣也視之如手足而委任保全惟恐其有傷則臣之於君也視之如腹心而愛戴護衛惟恐其不至蓋君以一體待其臣臣亦以一體待其君其報施之道宜爾也如其不然而徒有祿賜之文無敬愛之實是視臣如犬馬矣則臣之視君如國人無所怨亦無所德也如其又甚而加以斥逐之辱有刑威之慘是

視臣如土芥矣則臣之視君如寇讐幸其亡且樂其敗也夫君以是施臣以是報則君之厚臣亦以自厚君之薄臣亦以自薄也人君可以慎所施矣

意報復上說亦常人之情則然

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

未絕者服齊衰三月

王疑孟

乃宣王則疑寇讐之言太甚也故問曰禮為舊君有

服夫謂之舊君則其恩義絕矣而猶報之厚如此不

知如何視之斯

可以為服矣

曰諫行言聽

言是陳其善聽是從其言

膏澤下於民

即恩澤下及也

有故

有故是他事偶有不合去是往他國

則君使人導之出疆

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

反是歸本國

然

後收其田里

田即野外公田里即國中公廡

此之謂三有禮焉

三有禮指導之先之望之如此則為之服矣

如此

在國去

導之出疆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

孟子曰禮為舊君

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居前此猶望其歸也

講有服者正以舊君

待之厚耳當其臣在國時政有害民者諫之而必行政有利民者言之而必聽由是

害以革利以興而膏澤自下於民焉此其在未去之時已儼然有一體之視矣及偶

有他故不合義所當去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以盡防衛之道又先於其所往稱

道其賢以為祿仕之地至於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祿里居以示前此屬望之意

夫道其出先其往望其反之謂三有禮焉蓋在國既行其道去國又隆以禮如此

則手足之誼久而不衰故臣於舊君不忘腹心之報而為之服矣此古君臣之禮也

如此

如此

如此

如此

如此

如此

如此

如此

如此

如此

此言寇讐之義以明舊臣不服君之由句與上節相反此有故與上不同是無禮之甚者寇讐與上相照應兩節不平等

○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膏澤句承諫不有故而去則君搏行言不聽來執搏是拘囚意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遂收是無望其歸意此之謂寇讐望其歸意

警何服之有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鞮欒盈也○潘輿嗣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

聖賢之別如此楊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為齊王深言報施之道使知為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講而今也或是之亡矣其為臣而在國也有諫則君不行有言則君不言蓋如此講聽由是惡政橫流而膏澤不下於民此其在國已無手足腹心之愛

無罪全旨

此章示人當見幾也全重無罪二字無罪而殺漸不可長士大夫當見幾而早去玩兩可以字有遲之恐不及意

之矣則臣之於君亦不但以國人視之而且寇讐之矣謂之寇讐則君臣義絕又何服之有可見臣雖去國而猶報之厚者君先之也豈可專責之臣哉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去是去他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徙亦是去意

君仁全旨

此章重君能倡率意君仁君義主君身言而心在其智哉此君子所以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也張南軒曰士大夫固當見幾而作有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仁兼存心君義莫不義君義兼存心張氏曰此章重出行政之公言然上篇主言人臣

其禍及於士則欲徙而不得矣豈潔身之補張南軒曰士大夫固當見幾而作有之哲哉無罪而戮民此濫殺之端也則士此時可以徒蓋亂邦不居道當然也如待

此時可以去蓋不可則止義當然也如待其禍及於大夫則欲去而不能矣豈保身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仁兼存心君義莫不義君義兼存心張氏曰此章重出行政之公言然上篇主言人臣



章用入行政

非禮全旨

此章為禮義嚴其辨意天下真是真非易見而是中之非難明非察理精者鮮不誤認而誤執之大人對

中也全旨

此章責成賢父兄當養子弟意養字重看涵育自然之長養主順其性說熏陶鍛鍊之精純主化其偏說皆俟其自化也南軒謂寬裕以容之義理以漸之忠信以成之開其明以祛其惑引之以其方而使之自喻夫豈歲月之功哉樂正從養字來棄不是從頭就棄他只為責之太驟而舍之太遽欠養之工夫耳子弟固不肖父兄不養亦不

當以正君為急此章直講孟子戒人君意曰人君一身萬化所從出也欲天下有仁戒人君義亦小異耳講義之俗亦視吾所以感之者何如耳使君而仁焉則百官萬民莫不仁君而義焉則百官萬民莫不義然補此即端本則為人君者可不躬行仁義以為天下先哉補清源之意

○孟子曰非禮之禮是不協於中者非義之義是不合於宜者大人弗為弗為指察理不精故有

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宜豈為是哉講孟子示人酌禮義之中也曰道以至是為歸學以析非為要

義未得於變化即非義也然而又近於義是為非義之義徇名執迹人皆為之惟大人者平日審察既極其精體行又極其至則隨事順理禮之中正全乎當體矣因時

處宜義之變化從乎一心矣豈為是非禮之禮禮義不可泥陳迹如行於昔難行於禮非義之義哉此所以立古今禮義之極也今行於人難行於己與夫辭為禮有不辭為禮受為義有不為為義皆是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中以才也養不才以能言故人樂有賢父兄也故字承上二句來人指子弟樂

有欣慕意如中也棄不中也棄不才也棄不才也賢不肖之相去賢即中才不肖即不中不才其間不能言

能以寸是不甚相遠賢謂中而才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己也為父兄者若

以子弟之不賢遂遽絕之而不能教則吾孟子示人盡育才之道也曰父兄之於

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講子弟不願其賢而不能無不肖亦在

乎善教之而已蓋以吾之中也養子弟之不中抑其過引其不及從容以俟其自化以吾之才也養子弟之不才開其昏啟其情寬裕以待其有為如是則始之不中者



得為賢故相去不遠

人有全旨

此章勉人知所擇以為行事之本非有守而後有為

可歸於中始之不才者可進於才故人樂有賢父兄而冀其終能成己也如吾中也見子弟之難教而棄其中吾才也見子弟之難悟而棄其不才則子弟不能養亦父兄之賢之累矣父兄之賢與其子弟之不肯相去能幾何哉其間殆不能以寸矣然則為子弟者固當體父兄之教為父兄者又不可輕棄其子弟而不盡所以善教之道也補父兄之於子弟當如天也補地之養物帝王之養民

之解重人有不為句可以有為在不為中決之有不為辨別精明持守堅定而後字只是不如此纔能如此之意非兩時兩境也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不為是知所擇而不苟為意而後可以有為有為是見之定而必為意程子曰有不

言人全旨

此章孟子戒稱人之惡者特借後患以惕之見人當隱惡以遠害若有言責糾奸者又當別論

惟能有不為是以可以有為孟子示人自擇以為行事之本曰天下之事有當為無所不為者安能有所為耶講者有不當為者凡人之不能有所為者以其不知所擇而無所不為也苟人必能審擇焉於不當為者斷然有所不為也然張橫渠曰後於當為者可以毅然有為自隨所往而皆出於正矣夫豈苟為者哉補不為不仁則可以為仁不為不義則可以為義

仲尼全旨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言是發人之私當如後患何如字當奈字後患是懷恨報復意此亦有講孟

此章舉至聖以示則專為過高者發不為已甚猶云至當恰好是泛就行事上說不為亦非有意正從心不踰矩處

大人全旨

為不能隱惡者發也曰隱惡固忠厚之道亦遠害之道也如聞人之不善而喜談樂道攻發陰私則人必怨念以求傷於我其如後患何哉然則人毋自貽其患可也

此章明大人之用大人者

○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不為已甚只是恰合事理而已猶太也揚氏曰言聖

大人全旨

毫末非孟子真知孔講孟子示人希聖之準曰人皆知聖莫過於仲尼今觀其所知子不能以是稱之講所行皆事之當然初未嘗加毫末於本分之外而為已甚之

此章明大人之用大人者

為矣然則人之願學孔子者補是說他為平易之聖人

三字提起自有平時精義之功在下三句只一氣疾讀兩不必與惟字緊相貫注中間更略作停頓不得蓋言自當信行自當果小人經經只病在兩必字無必心便是惟義所在

不失全旨

此章明大人之體大人赤子只作一人看其字可玩赤子之心兼已發未發言重不失上赤子是無知無能底純一無偽大人是有知有能底純一無偽不失正從學問擴充經綸精細處看出非贊其不學不慮也

養生全旨

此章要人慎終之意非以養生為輕正甚言送死之為大耳者字指養生之事

言養生送死以人情言一暇豫一倉皇以事勢言一

○**季子曰大人者**大人是精義之人**言不必信**信是誠實行不必果果是勇決惟義所在義是無心順理必

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孟子以大人示言之準也曰凡人言固貴於信行固貴於果但有意信人爾講果未必合義惟大人者理極其精而心無偏主言不先意以期必於信行不先意以期必於果但惟義之所在耳義所當信則信之義所當果則果之隨此時隨事而不膠於心盡利盡神而適當於理此大人之言行所以為天下法歟補正無適無莫義比之實玩惟字在字有敬慎工夫在內

○**孟子曰大人者**大人以知能之全言**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赤子以知能之良言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

一無偽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為大人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以全其純講孟子示人一無偽之本然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當當全其心之初也曰人見大人之知能無不至也以為大人不可及矣不知大人之所以為大人者由其內不蔽於欲外不奪於物刻刻保守不失其赤子良知良能之心者也蓋能葆其本然以擴充滿其分量而全知全能補存疑云語意是說大人者由不失胥此出矣欲為大人者亦反求其初心而已其其赤子之心不是說大人者只是不失其赤子之心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養是奉養愛敬當字作為字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惟是獨送死凡殯而附身

葬而附註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棺皆是舍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為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

失猶可補一悔恨難追註  
常變二字作骨

君子全旨

此章示人心得之學以自  
得句為主深造以道是自  
得工夫居安資深達原皆

自得中妙處一齊俱有次  
第推出九個之字俱指理

言深造以道是兩層意又  
側重以道上如博學審問

慎思明辨篤行之次序即  
是造道方法自者自然也

與強探者相反得字承深  
造來自字從以道來此二

句兼知行言一自得下面  
三層便都有了三則字甚

緊資是他資助我資給我  
資之於平時取之於運用

原是理之得於心者自得  
即得其原矣逢其原頭頭

撞著左邊也是右邊也是  
都湊著那道理原頭處末

句應轉自得仍須繳出深  
造以道

講孟子示事親者當知所重也曰人子事親養生送死固當無所不用其力然養生  
講者人道之常從容暇豫子職可以自盡即有不盡猶或可追也

是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况時當倉猝易於不及一  
有不及將為無窮之悔此可以當大事也知其為大事則為子者當知所以自盡矣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不己意以道是依著次序 欲其自得之也 自得謂知  
深造有刻入意有積漸意有 以蓄極而

自通行以積 久而自化 自得之則居之安 居之是居其所得 居之安則資之深 資之是藉此運  
窮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 資深是未應用時內者足之乎外 故君子欲其自得  
安是一得不復失 居之安則資之深 用應物深是無

故字承上居 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為之方也資猶藉  
安數句說來 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值也原本也水之

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  
得之於己也自得於己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

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閒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程子曰學不  
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積慮優游鑿於其

間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迫求之則 孟子示人以心得之學也曰君子之學知必求  
是私已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 精行必求至進之不已而深造之矣猶必循進

為之道不敢躐等者蓋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真積力久自然而得此理於心也惟  
自得之則心即理理即心而所以居此理者安矣惟居之既安則道理皆吾心所有

雖萬感未交而所以藉之為應物之用者深矣惟資之既深則吾心之理即事物之  
理將見物感於外理應於內或左或右隨其所取而無不值其所資之本原矣一自

得而裕內利外如此此君子所以欲其自 陳潛室曰自得以  
得之也然則深造以道之功不容自己矣 下皆為學之效驗

得之也然則深造以道之功不容自己矣 下皆為學之效驗

博學全旨

此章示人由博反約重詳

說之功上博學詳說即深

造以道意反說約即自得

意博約是對待盡頭其中

用力却在詳說詳說內該

審問慎思明辨說之貫通

處便是約理本約先博了

仍回到約上來故曰反

以善全旨

此章勉世主誠心為善意

重以善養人句人指平等

諸侯言養字有大度以包

涵久道以漸摩二義以善

服人二句引起服人是幸

人之不善而挾已之善勝

人如桓文會首止盟踐土

是也養人是憫人之不善

而欲人同歸於善如湯之

於葛遺之牛羊使人往耕

是也能服不能服要點入

心字末二句總結決言不

得心服無以致王也

言無全旨

言無全旨

言無全旨

言無全旨

言無全旨

言無全旨

言無全旨

言無全旨

言無全旨

言無全旨

言無全旨

言無全旨

言無全旨

言無全旨

言無全旨

言無全旨

言無全旨

言無全旨

言無全旨

言無全旨

言無全旨

言無全旨

言無全旨

言無全旨

言無全旨

言無全旨

言無全旨

言無全旨

言無全旨

言無全旨

言無全旨

言無全旨

言無全旨

言無全旨

言無全旨

言無全旨

言無全旨

言無全旨

言無全旨

言無全旨

言無全旨

言無全旨

言無全旨

言無全旨

言無全旨

言無全旨

言無全旨

言無全旨

言無全旨

言無全旨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

博學是廣求其文

詳說是詳論其理

將以反說約也

反是還說約

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闢靡也

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

至約之地耳蓋承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也

孟子承

上章之

意而言曰君子為學不外博約兩端多聞多見博學於詩書六藝之文而又詳說其

理之寓於文者此豈誇多闢靡哉蓋將以融會貫通由支派而尋本原反而說歸於

至約之地耳此可見

此博學與博學於文同此反說約與約之以禮異蓋約禮以

詳說之功不容已也

補此博學與博學於文同此反說約與約之以禮異蓋約禮以

詳說之功不容已也

行言反說約以知言也後說云上章曾子之一貫此章子貢

之一

貫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

善指仁義之德服人

者假此去壓服人

未有能服人者也

言人心不可強服

養人者惟恐人

不得同歸於善

然後能服天下

服字見天下

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

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

蓋心之

孟子嚴王霸之辨也曰有

公私小異而人之嚮背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

國者皆當為善然其善有

不同如人君以善而屈服人者此非誠心為善未有能服人者也

惟能善不獨善而

涵養乎人則人亦以善歸之然後能服天下之心

借曰天下之人有不心服而王者

未之有是理也夫善一也私之則不足以服人公之自可

陳氏曰前以力以德指

以王天下王霸之分其端正在於此矣人可不審其幾乎

補事言其不同易見此善

服善養指心言其不同

難見是分別最微處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

言泛指天下之言說無實

不祥之實

蔽賢者當之

不祥謂無關天下之大害

者字指言

不指人蔽

言無全旨

言無全旨

言無全旨

言無全旨

言無全旨

言無全旨

言無全旨

此章為蔽賢者警尤為用  
 蔽賢者戒也不祥是召禍  
 起繫上句非寬妄言者只  
 重引起下句耳蔽賢之言  
 實者惟蔽賢之言斯貽害於  
 國家生民足以當不祥之實  
 也聽言者不可不知所遠哉  
 其害無窮不祥孰甚焉

徐子章旨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

亟稱即重言

水哉水哉

二哉字

何取於水也

此章孟子發孔子取水之  
 意以箴徐子之失也通章  
 重本字可立而待以上俱  
 就水言故聲聞二句方是

○亟數也水哉水

○水一物也似無與於道

○道仲尼何取於水而亟稱之也

○孟子曰

警徐子本旨不便於是之  
 取下補人有實行意

原泉混混

有本者如是

取爾

盈科而後進

放乎四海

稱水  
 孔子曰夫水  
 者君子比德  
 也過予無私  
 似仁其流卑  
 下似禮勾倨  
 皆循其理似  
 義淺者流行  
 深者不測似  
 智是以君子  
 觀焉

徐子節旨

徐子即徐辟也此述聖人  
 稱水之辭而究取水之意

此節上五句言原泉有可  
 取之實末句指仲尼所以  
 取水之意原泉略頓作頭  
 下分不已漸進至極三項

然亦是一串有本者如是  
 總收入上文點睛之句是  
 之取爾即亟稱也要得抑

賢就毀謗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為不祥之實或曰言而無實  
 阻塞上說註者不祥故蔽賢為不祥之實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疑或有闕文焉

孟子善蔽賢之禍欲人君知所遠也曰凡人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求其言有不祥之  
 實者惟蔽賢之言斯貽害於國家生民足以當不祥之實也聽言者不可不知所遠哉

○亟稱即重言

○亟數也水哉水

○水一物也似無與於道

○道仲尼何取於水而亟稱之也

○孟子曰

○亟稱即重言

○亟數也水哉水

○水一物也似無與於道

○道仲尼何取於水而亟稱之也

○孟子曰

○亟稱即重言

○亟數也水哉水

○孟子曰

○亟稱即重言

○亟數也水哉水

○水一物也似無與於道

○道仲尼何取於水而亟稱之也

○孟子曰

○亟稱即重言

○亟數也水哉水

○水一物也似無與於道

○道仲尼何取於水而亟稱之也

○孟子曰

○亟稱即重言

○亟數也水哉水

○水一物也似無與於道

○道仲尼何取於水而亟稱之也

○孟子曰

○亟稱即重言

○亟數也水哉水

○水一物也似無與於道

○道仲尼何取於水而亟稱之也

○孟子曰

○亟稱即重言

○亟數也水哉水

○水一物也似無與於道

○道仲尼何取於水而亟稱之也

○孟子曰

○亟稱即重言

○亟數也水哉水

○水一物也似無與於道

○道仲尼何取於水而亟稱之也

○孟子曰

○亟稱即重言

○亟數也水哉水

○水一物也似無與於道

○道仲尼何取於水而亟稱之也

○孟子曰

○亟稱即重言

○亟數也水哉水

○水一物也似無與於道

○道仲尼何取於水而亟稱之也

○孟子曰

○亟稱即重言

○亟數也水哉水

○水一物也似無與於道

○道仲尼何取於水而亟稱之也

○孟子曰

○亟稱即重言

○亟數也水哉水

○水一物也似無與於道

○道仲尼何取於水而亟稱之也

○孟子曰

○亟稱即重言

○亟數也水哉水

○水一物也似無與於道

○道仲尼何取於水而亟稱之也

○孟子曰

○亟稱即重言

○亟數也水哉水

○水一物也似無與於道

○道仲尼何取於水而亟稱之也

○孟子曰

○亟稱即重言

○亟數也水哉水

○水一物也似無與於道

○道仲尼何取於水而亟稱之也

○孟子曰

○亟稱即重言

○亟數也水哉水

○水一物也似無與於道

○道仲尼何取於水而亟稱之也

○孟子曰

○亟稱即重言

○亟數也水哉水

○水一物也似無與於道

○道仲尼何取於水而亟稱之也

○孟子曰

○亟稱即重言

○亟數也水哉水

○水一物也似無與於道

○道仲尼何取於水而亟稱之也

○孟子曰

○亟稱即重言

○亟數也水哉水

○水一物也似無與於道

○道仲尼何取於水而亟稱之也

○孟子曰

○亟稱即重言

○亟數也水哉水

○水一物也似無與於道

○道仲尼何取於水而亟稱之也

○孟子曰

○亟稱即重言

○亟數也水哉水

○水一物也似無與於道

○道仲尼何取於水而亟稱之也

○孟子曰

○亟稱即重言

○亟數也水哉水

○水一物也似無與於道

○道仲尼何取於水而亟稱之也

○孟子曰

○亟稱即重言

○亟數也水哉水

○水一物也似無與於道

○道仲尼何取於水而亟稱之也

○孟子曰

○亟稱即重言

○亟數也水哉水

○水一物也似無與於道

○道仲尼何取於水而亟稱之也

○孟子曰

○亟稱即重言

○亟數也水哉水

○水一物也似無與於道

○道仲尼何取於水而亟稱之也

○孟子曰

○亟稱即重言

○亟數也水哉水

○水一物也似無與於道

○道仲尼何取於水而亟稱之也

○孟子曰

○亟稱即重言

○亟數也水哉水

○水一物也似無與於道

○道仲尼何取於水而亟稱之也

○孟子曰

○亟稱即重言

○亟數也水哉水

○水一物也似無與於道

○道仲尼何取於水而亟稱之也

○孟子曰

○亟稱即重言

○亟數也水哉水

○水一物也似無與於道

○道仲尼何取於水而亟稱之也

○孟子曰

○亟稱即重言

○亟數也水哉水

○水一物也似無與於道

○道仲尼何取於水而亟稱之也

○孟子曰

○亟稱即重言

○亟數也水哉水

○水一物也似無與於道

○道仲尼何取於水而亟稱之也

○孟子曰

○亟稱即重言

○亟數也水哉水

○水一物也似無與於道

○道仲尼何取於水而亟稱之也

○孟子曰

○亟稱即重言

○亟數也水哉水

○水一物也似無與於道

○道仲尼何取於水而亟稱之也

○孟子曰

○亟稱即重言

○亟數也水哉水

○水一物也似無與於道

○道仲尼何取於水而亟稱之也

○孟子曰

○亟稱即重言

○亟數也水哉水

○水一物也似無與於道

○道仲尼何取於水而亟稱之也

○孟子曰

○亟稱即重言

○亟數也水哉水

○水一物也似無與於道

○道仲尼何取於水而亟稱之也

○孟子曰

○亟稱即重言

○亟數也水哉水

○水一物也似無與於道

○道仲尼何取於水而亟稱之也

○孟子曰

○亟稱即重言

○亟數也水哉水

○水一物也似無與於道

○道仲尼何取於水而亟稱之也

○孟子曰



水本曰原泉

曰泉易蒙卦

山下出泉

溝澮

爾雅云水注

川曰谿注谿

曰谷注谷曰

溝注溝曰澮

注澮曰澮

苟為節旨

此節推無本之弊上四句

言水以無本而易窮下二

句戒學者之無本也朱子

謂聲聞過情如為善無真

實懇惻之意為學而苟且

勉強徇人皆是無實恥之

全從務本上來厥徐子意

在言外

人之章旨

此章敘舜以開道統之傳

上節言性之理存於君子

雖引起舜實統冒下四章

之意下節言舜自然存所

性之理斷自舜者以人心

道心之統自舜開也

人之節旨

幾希指所性之理人禽只

爭這些子危言之非輕言

之也重君子存之句君子

兼安勉有自然之存有有

力之存存非君子一身自

存并庶民亦得不去註知

字示人以存之之門戰兢

之○鄉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孔子

嘗以聞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

平○苟為無本之水而非原泉也如七八月之間雨集而溝澮皆盈何有於晝夜之

講○不捨而盈科後進也則其涸也可立而待亦何有於四海之放也水之無本者

如是亦何取於仲尼哉即水而推之則人有實行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極者其諸水

之有本乎無實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者其諸水之無本乎故聲聞過其情實君子

深恥之彼蹶等千譽○仲尼之稱水原不止有本無本之

者可以惕然深省矣○補○說孟子特因徐子之病而教之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人字合庶民君子言幾希是

虛字眼其所指乃性中之理○庶民去之也○

之字指所○君子存之○君子即下舜禹湯文○幾希少也庶民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

性之理言○武周孔存是保全○之理以為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其

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為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

所以分實在於此眾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為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

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而卒○異也而人獨得形氣之正而能全其性是其所以異

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異也而人獨得形氣之正而能全其性是其所以異

於禽獸者特幾希耳此正人所當存而不可去者也然庶民拘於氣稟蔽於物欲將

幾希之理去之而不能存惟君子反觀內省察識擴充於幾希之理為能存之以盡

人之○仇滄柱曰此全主以心存性○舜明於庶物○庶物該得廣凡天

道焉○補○只言存心二字章意自括○察於人倫○人

即庶物中緊要者○由仁義行○由是從心○非行仁義也○此句見非

指五品之倫言○而由意○勉強意○以識其理也人倫

說見前篇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

詳略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

惕厲授人以存之法  
舜明節旨

此見君子存之中有生安  
若此是舉舜做個存底樣

子庶物皆幾希之理所散  
見而人倫其大綱仁義則

其大本也明是洞識其理  
察是詳析其微倫物之疵

然者為仁秩然者為義舜  
心中渾是仁義自隨時流

出與勉強行仁義不同  
禹惡章旨

張子西銘曰此章歷敘禹湯文武周公  
惡旨酒崇伯以繼道統之傳各舉一二

子之頤養○事見幾希之所以存非謂  
書五子述禹事之盡於此也

之戒作歌曰禹惡節旨  
訓有之內作惡旨酒則物欲不行好善

色荒外作禽言則天理昭著而字有相  
荒甘酒嗜音連意既防其危又保其微

峻宇彫牆有正是精一之學  
一於此未或不亡

從此出非以仁義為美而後勉強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  
而無不存矣○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義行

存者之謂稽之上古開君子之統者其舜乎舜聖人也不假思維之力而明見於庶物  
能之謂之理不待研究之功而詳察於人倫之道其生知如此至於仁義之理乃貴

徹於倫物間者舜則由吾根心之仁義而行之非以仁義為美而後  
勉強以行仁義也其安行如此此舜之不待存而自無不存者也

人無先知後行之理察深於明不曰明庶物察人倫而著兩於字便見是  
出於生知的由仁義行乃安行也此行字不著力非行仁義行字著力說

○孟子曰禹惡旨酒惡絕也而好善言是美而好善言兼朝野說  
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王莫不以憂勤惕厲為心自舜開心學之原繼舜之後者

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王莫不以憂勤惕厲為心自舜開心學之原繼舜之後者  
禹以禹一事言之於旨酒則惡焉惟恐欲之或熾也於善言則好焉惟

恐理之或遺也此禹所以得統於舜也是禹之心一憂勤惕厲之心矣  
泛指立賢無方是也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

言之事必求其正而中道是執也賢必求其廣而方類不拘也行政  
用人之當此湯之所以得統於禹也是湯之心一憂勤惕厲之心矣

如傷非真有傷愛望道而未之見而未見求道無窮之心也  
傷無窮之心也望道而未之見而未見求道無窮之心也

望之猶若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繼湯而興者則有文武以文王一事言之  
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其治人則修和有夏民已安矣視之猶若

有傷兢兢然惟恐一民之失所也其修己則緝熙敬止道已至矣望之猶若未見業  
業然惟恐一理之或遺也愛民深而求道切此文王所以得統於湯也是文王之心

文王視民如

湯執中執

補不分先後聖

立賢無方根執中來

文王節旨

視字望字俱在文王心上說如傷者其情迫未見者其衷虛須從保民之極體道之至發出來

武王節旨

遠邇有兼時地言者但言人與事則時地亦在其中不泄是敬心常存不忘是誠心不息註德盛仁至饒氏分貼兩句

周公節旨

此是輔成王制禮作樂時事首二句總冒下乃抽出不合處以發明之四事指定上文說上思字是大綱指眾事言下思字是節目指不合之一事言有不合者以下正極摹他思兼之心思其所以合有斟酌變通在內繼日極形其思之勤待且極形其行之急須得憂勤惕厲大意

一憂勤惕厲之心矣○武王不泄邇不忘遠遠邇俱兼人與事言註泄狎也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

講也而獨不忘待之必厚處之必周也德之盛而仁之至此武王所以克承文王而並得統於湯也是武王之補不泄邇如綏衣虎賁皆知恤刀劍戶牖皆箴銘心一憂勤惕厲之心矣不忘遠如建侯樹屏所必飭燕翼貽謀所必豫○周公

思兼三五思兼欲一心會其全以施四事兼三王故以字直下其有不合者不合是四事中有許多處置許多條

件不在求那不合之理夜以繼日繼是相續不絕幸而得之得之是得那不合之理坐以待

且是欲行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且急於行也○此承上章言之速意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且急於行也○此承上章言之

舜因歷敘羣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

立賢揚却泄邇忘遠也人謂各講成文武者周公也周公之事何如周公則思兼三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講代之王以施四聖所行之事其事或有時異勢殊

而不合者則仰而思之夜以繼日而求必得幸而得其理之合矣坐以待且而急見諸行焉夫周公有聖人之德而又有輔佐太平之功其憂勤惕厲至於如此而於馬

湯文武之心豈非先後一揆者乎是可見禹湯文補因之云聖人作用全在不合處武周公之事雖異而其憂勤惕厲之心則同也推求其是若依樣做去不見達

權通變之妙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天子巡狩諸侯陳詩凡政教號令有迹可見周衰天子不復巡狩賞罰黜陟之事不行故曰王迹熄而詩亡是雅

迹熄

王者章旨

周成王時營此章敘孔子作春秋以繼

詩不復作非前之雅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作重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

洛邑為東都羣聖之統重末節義字春

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正名分上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

至幽王為大秋存幾希之理全在尹註

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講之春秋繼道統之傳也曰羣聖之

戎所殺太子定天下之邪正上邪正定

道傳於孔子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夫春秋何為而作也自平王東遷政教號令

宜白立是為而人與禽獸判矣

不及於天下而王者之迹熄矣由是諸侯無獻納天子無宴享故黍離降為國風而

平王徙居東

推詩亡雅詩亡則上凌下替而世道之亂人心之變補緊要在王者之迹熄句詩亡

都自是政教

有不可言者孔子憂之然後春秋一書因而作焉補是王迹熄證據迹是實迹對

號令不及於

空名看周室東遷王者徒建空名於公侯晉之乘乘是晉楚之檣杙檣杙是

天下矣

之上而政教號令不及天下實迹已熄魯之史名楚之檣杙楚史名魯之

檣杙

字上雅詩多是王者朝會

春秋春秋是一也一指同為乘義未詳趙氏以為興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

西方荒中有

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

獸焉其狀如

為所記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講

虎而大毛長

然是春秋一書非孔子創之也當時列國皆有史官記事如晉國之乘

二尺人面虎

楚國之檣杙魯國之春秋名雖不同而其為史一也是春秋原魯史也其其事則齊

足猪口牙尾

楚國之檣杙魯國之春秋名雖不同而其為史一也是春秋原魯史也其其事則齊

長一丈八尺

其字指春秋下做此事如會盟征伐其其文則史文指書會盟孔子曰其義則

攪亂荒中者

此只敘春秋所由名為前

檣杙又舜四

後過遞須以春秋為主乘

凶中一名檣

與檣杙伴說魯史無關王

机卽蘇也

迹意尚在下其事二句內

其事節旨

此緊頂上魯之春秋說事

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講楚也其春秋之文則史官紀載之文文猶之



出於桓文事未必正文出於史官文未必核故必須斷之以義以褒貶其事筆削其文也上兩則字輕遞之辭下一則字歸重之語其義是春秋之義但亦即王者之義耳竊取註訓謙辭重取字不重竊字方得當日自任口吻

君子章旨

此章孟子自任得統於孔子以私淑存幾希意

君子節旨

此東上三章以起下節君子謂舜禹以至周公小人指孔子無位言重小人邊

孔子之澤萬世不斬言五世者見已於孔子猶幸在五世之內也

子未節旨

欲得為孔子徒是其本心而私淑諸人亦見去孔子不遠無異於為徒意私淑諸人是倒裝文法當云子

晉楚也其因事而褒貶因文而筆削豈他人所能與哉故孔子曰其春秋褒貶之義則三嘗竊取而裁定之矣是春秋因魯史而作者也蓋為魯史之春秋則其事其文無關王迹而斷自聖心則一筆一削審天下之功罪定一王之賞罰收既喪之權還之天子使王迹雖熄而不熄雖詩雖亡而不亡春秋誠百王之大法也此孔子憂勤惕厲之心也而道統天下有王者則此義著為王迹而播為詩歌天下無王者則此義著於霸圖而定為筆削

賢無註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為一世三十年亦為一世斬絕也大約君子位者註小人之澤五世而絕也楊氏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服窮則遺註孟子承上三章歷敘羣聖而終之以自任之意也曰聖賢澤註微故五世而斬註講孟子承上三章歷敘羣聖而終之以自任之意也曰聖賢之所遺大約至五世而斬若五世之內則皆得與其澤者也補孔子不得志於時未嘗大

數○子未得為孔子徒也註是也人謂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弟子○子私淑諸人也註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為方言是也人謂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

至孟子遊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子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此又承上三章歷敘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辭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

子生也晚未得親受業而為孔子之徒也然幸遺澤未斬傳道有人故子私竊其道以善淑其身而聞諸人也敢不願學以求進於君子之林哉吁此孟子憂勤惕厲以繼孔子而補徐敬弦曰王者曰迹自其現行於天下者言君子曰澤自其流溢存之者如此補於後世者言孔子言竊取則不敢當作者之聖孟子言私淑則不



私竊孔子之道以善其身敢當述蓋即得諸其人者也兩子者之明

字作意低徊兩也字穆然意遠稼書云所私淑者只是仁義

可以全旨

此章示人精義之學須從可以中辨出可以無來玩

註似側注過邊當重下二段然本文大指只是三平

南軒云取與死生之義有灼然易判者有在可否之

間者在可否之間非義精者莫能擇也蓋其幾間不

容髮一或有偏則失之矣是以君子貴存養於平時

而復研幾於審處也

逢蒙章旨

羿有窮之君此章見取友之當慎前後

偃姓年二十只為羿說首節斷羿罪下善射之名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人之不及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

以無死死傷勇傷惠傷勇傲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

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林氏曰公西華受五乘講孟子為失中者

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

之間有道存焉固不可及亦不可過也如不苟取之謂廉方其物之未受也初若

見可以取矣及再審之其實可以無取則無取者為是而乃竟取之是為苟取而傷

於廉矣以物與人之謂惠方其將有所與也初若見可以與矣及再審之其實可以

無與則無與者為是而乃竟與之是非惠之正也則反傷於惠以身赴死之謂勇方

其變故之來也初若見可以死矣及再審之其實可以無死則無死者為是而乃竟

死之是非勇之正也則亦反傷於勇若此者兩可之間未能擇理之至是而守其中

知所戒哉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

道是射中

思天下惟羿為愈已

思字重看是欲殺羿念頭於是殺羿

○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

疑似意曰薄乎

云爾惡得無罪

此見人當慎於取友也昔逢蒙學射於羿而盡得羿善射之道乃思天

逢蒙

羿有窮之君

偃姓年二十

習弓矢仰天

節借形重在端人取友上

歎曰我將射

矣端人易由取哉曰思曰不忍皆從心術上發出

善射之名

云爾惡得無罪

薄言其罪

○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

疑似意曰薄乎

此見人當慎於取友也昔逢蒙學射於羿而盡得羿善射之道乃思天

○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

疑似意曰薄乎

此見人當慎於取友也昔逢蒙學射於羿而盡得羿善射之道乃思天

荆山生不見  
逢蒙節旨

父母為兒時  
此是正羿之罪非正蒙之

習用弓矢所  
罪蒙罪固不言而明也義

射無脫羿從  
重取友者不重所取之友

之盡得其道  
是亦羿有罪句為一章之

後羿以術傳  
斷案便見羿以不端而召

蒙蒙謀殺羿  
不端之禍但未可露出下

內行媚外施  
引儀言非說他無罪正要

賂而羿弗察  
辨他有罪宜若二字極劇

也八年羿將  
酌薄乎二句是孟子發宜

歸自政逢蒙  
若意

取桃棊殺之  
鄭人節旨

左傳凡師有  
上節罪字空說此借孺子

鐘鼓曰伐無  
罪也上段重端人句下段

曰侵疏云侵  
重不忍句今日我疾三句

者加陵之意  
是以已而料死問僕至吾

庾公尹公  
生矣是以人而料生庾公

二人皆衛人  
學射至必端矣是因友以

事載左傳與  
觀友料人之明也夫子何

此不同  
為至末是因師以及師報

德之厚也按  
程子云庾斯

虛發四矢甚  
無謂也國之

安危在此一  
舉則殺之可

於待師而不知  
羿之昧於知人也孟子從而斷之曰蒙之殺羿其罪固不待言也以

我觀之是亦羿  
有罪焉昔公明儀有曰殺羿者蒙也羿宜若無罪焉夫公明儀不直

曰無罪而曰宜  
若無罪者其意曰羿之

罪特差薄乎蒙  
云爾惡得謂之無罪哉

○鄭人使子濯  
孺子侵衛

子濯孺子鄭國  
之將

衛使庾公之斯  
追之

庾公之斯衛國  
之將

死矣夫此二句  
是自疑之辭

問其僕曰追我  
者誰也

其僕曰庾公之  
斯也

曰吾生矣所遇  
之得

意其僕曰庾公  
之斯衛之善射者也

夫子曰吾生何  
謂也

曰庾公之斯學  
射於尹公

之他尹公之他  
學射於我

夫尹公之他端  
人也

端人泛以立  
身制行言

其取友必端矣  
必字是

料他決

如庾公之斯至  
曰夫子何為不執弓

孺子指

曰今日我疾作  
不可以執弓

曰小人學

下孟卷二

二十五

也舍之而無害於國權輕重可也何用虛發四矢乎  
注即本之謂斯亦廢公義然孺子疾作固已退矣何謂也孺子曰吾謂吾生者非必之於斯也必之於我之友也蓋庾公之斯嘗學射於安危之可言且兵法窮寇勿追春秋之義聞疾乃還庾斯故得以伸其師友源流之情也虛發四矢孟子不以為非意可知矣庾斯亦自云君事不敢廢然則注云亦廢公義亦字可玩非真廢公義者比也

西子 西子姓施美婦人也居苕蘿山若耶溪

西子章旨 此章見人之善惡不待積久而移兩節平列全是比體照尹註一戒一勉而免禍

之西故曰西子 西子章旨 此借西子說法比善人之為世絕色○忽為惡即惟聖罔念作狂越王以吳王意淫而好色大夫種乃使相此借惡人說法比惡人之於國中得苾忽為善即惟狂克念作聖羅山鬻薪之意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注 西子美婦人蒙猶冒也不潔言戒勉人曰人之善惡亦何常哉彼美色之西子人之所其好者也苟或以其美者自恃而蒙平不潔之物則人皆掩鼻而過之未有不以其今之汙而棄其前之美者矣夫不潔即西子且難終好於人况非西子者乎○雖有惡人齊戒沐浴 齊戒是潔心則可善之不可喪也如此吾願人之戒之也○以祀上帝 上帝是至善惡人醜貌者也○尹氏曰此章講雖有醜貌之惡人人所尊之神言戒人之喪善而勉人以自新也講其惡者也苟或不以醜者

女曰西施鄭

巨飾以羅毅

教以容步習

於土城臨於

都巷三年學

服而獻於吳

乃使相國范

蠡進之吳為

築姑蘇臺後

吳亡復歸范

蠡因泛五湖

天下章旨

此章為好用私智者發不

主論性說文節是主鑿習

者其原在於不識性故首

節先教之識性次節正言

智不當鑿末節言智不必

鑿正以申不當鑿之意通

章只一利字盡之

天下節旨

言性非教人論性乃教人

知性不重言字性最難名

狀只得就發見已然之迹

所謂故者言之為已然之

迹不皆利故又云以利為

本利是順乎性之自然而

絕無人為也性當以故言

故當以利言雖有兩層實

則利在故之中滙參云此

節為言智起案

所惡節旨

上節言理本自然此言人

富順其自然也所惡於智

二句喝明本旨鑿與利正

相反禹之行水是古今一

自安能齋戒以潔心沐浴以潔身則一念至誠可以享祀乎上帝蓋有鑿其心之敬

而若忘其貌之惡者矣夫自潔即惡人且可上格乎天况非惡人者乎惡之可自新

也如此吾願兩則字見有

人之勉之也補條忽轉移意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言是

則故而已矣故即性之發

而為情者也故者以利為本

本猶主也

本此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跡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利猶

句重註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其發見之已然則

必有迹而易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

人也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造作而然

者也若人之為惡水之譴孟子為用智者而發曰世之挾智以處事者適以擾事其

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譴原由於不識性耳天下之言性也其本體不可言也則但

言其發見已然之故而性可知矣然所謂故者又補孟子本欲言智而必先言性者

必出於天理之自然以順利為本斯得性之真也補智五性之一也言智而先言性

猶言水而先

○所惡於智者此智者以小智言為其鑿也鑿謂妄生意見

正與利相反如智者若

禹之行水也不曰治水而曰行

則無惡於智矣見非鑿

無事是

順水道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是循理之自然則智亦大矣亦字亦天下之理

小智之人務為穿鑿所以失之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惟以利為本

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為害也所以智者處

事但順其自然而已所惡於小智者為其不知順利之理好用私意務為穿鑿取天

下事而擾之也如使用智者能若禹之行水也則智以成事而非以擾事斯無惡於



大智故舉以為法若禹二其智矣蓋禹之行水也知水性有自然之故因其勢而利導之以水治水而實行其句內雖有不鑿意且虛講所無事也是以水得其性而不為害而古今稱大智者必歸之禹也如用智者知吾下四句正申之禹之疏濬性有自然之故而亦行其所無事則不俟穿鑿而事補此舍下節治水治歷皆天下決排何嘗無事但因水性事物物各得其理其智亦如禹之大矣又何惡乎補之大事故主此以例凡處事

日至  
唐新書志  
治歷之本必  
推上元日月  
事接物言  
天之節言  
者亦行其所無事泛指應  
者不作喻說但治  
○天之高也  
高見其  
難窮意  
星辰之遠也  
遠見其  
難察意  
苟求其故  
求故如天有  
度星辰有躔度次舍是  
皆已然之迹而可求者  
千歲之日至  
千歲自上古以前言日至冬至日也千歲之日  
至是歲月日時皆為甲子日月五星皆會於子

如合璧五星  
如連珠夜半  
朔且冬至自  
此七曜散行  
不復餘分普  
盡總會如初  
○陳新安曰  
夜半即甲子  
時歲月日時  
皆甲子為歷  
元蓋以建寅  
月為歲首算  
之則是癸亥  
歲十一月以  
建子月為一  
歲之最初算

天言高而星辰遠惟高  
故遠其實天之故無可尋  
元也  
可坐而致也  
坐是不待費力意  
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跡則其  
致是推致而得之  
運有常雖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  
得况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為哉必言日至  
者造歷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歷元也○程子曰此章專為智而發  
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為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  
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為不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  
講夫智一也逆之  
信乎其不可鑿矣况以自然之理推之又有不必鑿者乎彼天之峻極若是其高也  
星辰之微渺若是其遠也然天雖高而運行有常度星辰雖遠而次舍有定分此非  
其自然之故乎造歷者苟求其天與星辰之故推而上之雖太古千歲之久其歲月  
日時皆為甲子日月五星皆運於子謂之日至之度為造歷之元者亦可坐而致也  
夫天道至難知也求其故之自然而無不可得如此况事物之近  
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哉不鑿之智斯為順性之智矣  
補蒙引云上節似  
之利也此節似言故  
然故即其利者也

公行章旨  
我欲行禮一句王驥固孟  
子所副而此不與言乃是  
○公行子有子之喪  
公行子是主班行之官以官為  
右師往弔入門  
子之門  
有進而

我欲行禮一句王驥固孟  
子所副而此不與言乃是  
○公行子有子之喪  
公行子是主班行之官以官為  
右師往弔入門  
子之門  
有進而



之則甲子歲禮不得言故因其不悅而  
之氣候已始自明之

公行節旨

於此矣故云歲亦甲子也

○程子曰禮處人就右師位言便是  
家之法大抵不能以禮自處右師方入

主於日日一門而弔禮未行一時趨驗  
事正則其他逢迎淋漓滿堂只冷然有

皆可推矣一孟子在旁而已  
右師不與節旨

古者天子之眾人與言驩不為悅孟子  
卿尊者謂之不與言驩便以為簡以孟

大師卑者謂子時所尊敬欲假其辭色  
之少師諸侯以為榮也

之卿尊者謂之左師卑者  
謂之右師

提出禮字正破他簡字朝  
廷以君命所在言朝廷二

句引禮文孟子實師一定  
階在右師之上兼言揖者

與言必相揖也  
君子章旨

此章見君子存心之不苟  
首節以仁禮存心是全篇  
主腦中五節言三自反正

與右師言者進是揖驩使之近已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就是以己已註公行子齊大夫

皆公行子有人子之喪孟子與齊之卿大夫皆承君命以弔之而右師亦往弔焉

○當右師入門之初其未就位也有進右師於己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及其既就位

皆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蓋皆知有權倖而不知有朝廷之禮矣

○孟子不與右師言兼不進右師不悅曰諸君

子皆與驩言諸君子指同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簡略時惟孟子以禮自

言亦不就之而與言右師不悅於心曰諸君子皆不以驩為不肖而與驩言孟子獨

不與驩言是以驩為不足敬而簡略於驩也蓋但知有諂媚而亦不知有朝廷之禮

矣孟子與右師俱是背地說孟子聞之曰禮指周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本

非對面語觀聞之字可見

簡不亦異乎異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者之喪禮

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已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已  
歷右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  
孟子聞之曰右師未聞朝廷之禮乎以禮言之彼朝廷之上站立各有定位不得歷  
位而相與言班次各有定階不得踰階而相揖也今日以君命來弔則君命所在即  
朝廷所在也我所以不與右師言者正欲行此不歷位不踰階之禮耳夫以失禮為  
簡無足異也而子敖以我行禮為簡不亦可怪異乎孟子此言不惟以禮自處且以  
禮處人而遠小人補眾人意中但有子敖子敖意中但有孟子孟  
之道自在其中矣補子意中但有個禮大賢壁立千仞氣象如此

存心之實末節申結之

君子節旨

異於人便舍下為法可傳以仁存心而不忘如造次顛沛必於是也以禮存心而不忘如視聽言動必以禮也便舍下終身之憂

仁者節旨

仁者有禮者即指君子說愛人敬人正是顯他仁禮存心處註施字對下驗字不對上存字

愛人節旨

人愛人敬正是顯他愛人敬人為存心處兩恆字言其常理只就君子自身體驗下文三自反已攝

有人節旨

橫是橫來逆是倒來皆是

其自節旨

此再自反忠非有加於仁禮然必至忠而仁禮之分量乃盡兩節連下五必字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異是高出於人兼天下後世言以其存心也存心謂其心有所全君子以仁存

心以禮存心仁禮兼註以仁禮存心言以是講也而君子論君子存心之不苟曰均是人內外言言存於心而不忘也講也而君子論君子存心之不苟曰均是人

心不同也蓋人同此心心同此仁禮君子獨以惻補以仁存心二句就現○仁者愛

人有禮者敬人此愛敬就是此仁禮仁禮之德既有根心之實則自有及物之仁禮發外者註之施謹謹所以仁者博愛之施必然愛人有禮者

謙著於外必然敬人蓋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恆常也此二句因

因心以為施固如此此仁禮夫愛敬既盡於己則德意自感於人凡愛人者則人亦恆愛恆敬起下之驗恆愛之敬人者則人亦恆敬之其感應之常理有如此補橫逆愛敬其恆

也橫逆其變也○有人於此人即我愛其待我以橫逆橫逆只是則君子必自反也反是自責意也

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物指橫註橫逆謂強暴不講盛德固足以感

於意外我愛敬人人亦愛敬我此其常也設若有人於此其待我以侵侮之橫逆則

君子必自反於己也我必不仁而不愛人也我必無禮而不敬人也不然此橫逆之

事奚宜至於我哉字看○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由作猶君子必自反也

我必不忠忠是仁禮無忠者盡已之謂我必不忠恐所謹及其自反而仁以愛人

矣其橫逆之侵侮猶是也則君子又必自反也乃曰我○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

正見君子存心真切處

自反節旨

此三自反俱是做工夫處  
妄人二句自是絕之之辭  
到又何難句便是一面將  
橫逆劈開一面仍然以仁  
禮自反有愧不能終化之  
非真度外置之也

是故節旨

此申言君子存仁禮之至  
非進一步語由三自反見  
有終身之憂忘橫逆見無

一朝之患此二句總括下  
乃分詳之重在終身之憂

上舜人也以下句句在君  
子存心上講如舜處要緊

貼仁禮有工夫非仁二句  
根如舜而已來前曰存心

是存於心此曰無為無行  
是見於身表裏合一者也

君子不患即指又何難說

禹稷章旨

此章是推尊顏子可同禹  
稷要得孟子自負之意首

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妄人狂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難即校也

又何難言外有奚擇何異也又何難夫既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

惟盡其仁禮意焉言不足與之校也此人為私欲蒙蔽喪失本心亦妄人已矣

焉能以愛敬感耶如此則雖人也與禽獸奚分別哉夫以同類之人陷於禽獸補君

則吾方且哀之不暇又何留難於心焉而與之校乎吾止求盡吾之仁禮而已補子

曰不是出諸口只是心口自忖語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是故字承上五節來終身無一朝之患

也一朝言其暫患乃若所憂則有之有之即終舜人也我亦人也舜是盡仁禮之人

何分是外至者舜為法於天下為法是立可傳於後世可傳是垂我由未免為鄉人也由與

彼此承未免為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見不如舜則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亡

則可憂也鄉人來非禮無行也所行皆如有一朝之患患指橫則君子不患矣亡

無是仁非禮無行也是禮如有一朝之患患指橫則君子不患矣亡

不患是不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由三自反觀之是故君子有終身切己之憂

以此為患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而無一朝外來之患也乃若所謂終身之憂

則有之其心以為舜固人也我亦人也其具此仁禮同也顧舜盡仁禮之極近可為

法於天下遠則流傳於後世我則仁禮未盡猶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

何惟欲求盡乎仁禮如舜之可法可傳而後已矣故曰君子有終身之憂也若夫君

子所為一朝之患則亡矣以仁存心非仁之事無為也以禮存心非禮之事無行也

如有一朝意外之患則君子度外置之於心無愧亦不之補眾人多矣何獨舉舜以

患矣故曰無一朝之患也此君子之存心所以異於人也補舜能馴象傲又格苗頑

此章是推尊顏子可同禹稷要得孟子自負之意首

此章是推尊顏子可同禹稷要得孟子自負之意首

二節敘事同道節是斷禹  
思二節正發明同道處末

為千古處橫逆者立一榜樣耳切不可說到  
父頑母歸上父母縱要殺舜豈可言橫逆

二節設喻以足上文

禹稷節旨

○禹稷當平世 平世是治平  
有道之世

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註 前篇講治平之世時有  
事見講昔禹稷當唐虞

平世以君明臣良言當猶  
值也禹三過不入稷是帶  
說此孔子賢其憂民

顏子節旨

○顏子當亂世 亂世指春  
秋衰亂時

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  
樂是自得之樂孔子賢之講 顏子當春秋衰亂之世時不可有  
為也則退而修己居於陋巷之中

敘顏子以退處言不重安  
貧意此孔子賢其樂已

同道節旨

所食者一簞之食一瓢之飲他人處此有不堪其貧窶之憂  
顏子則不改其自得之樂孔子以其能樂已之樂而賢之 補 孔子賢禹稷賢顏回  
子合引來以為

此發明孔子皆賢之意遇  
則憂不遇則樂都是時中  
之道故曰同但只虛說至

同道發端說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道是理 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  
夫從

下易地皆然方是說所以  
同處要則注顏回邊

禹思節旨

而視禹稷則禹稷為異從禹稷而視顏子則顏子為異而孔子並賢之者何哉孟子  
從而斷之曰禹稷顏回一則出而救民一則退而修己二者若不同矣而孔子皆賢  
之者禹稷顏 補 道何以同心同故也禹稷身當其任故此心發  
回同道也 補 見於事業顏子不當其任故此心卷懷於胸中 ○禹思天下有溺者

禹思四句是推出三過不  
入之故兩思字是職分之  
思貼定由已講不貼饑溺

由己溺之也 猶同

禹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也 皆自身任 是以如是其急也 是以

講所以顏子不得而同若  
論救世心腸原無兩樣

易地節旨

上二意來如其言禹稷身任其職故以講何以見道之同也觀禹稷則知顏子矣  
乃吾職有未盡由己致而溺之也稷任田正之責思天下有昏墊之溺者  
未盡由己致而饑之也夫以民溺民饑為己咎是以過門不入有如是其急也若顏

此正見孔子賢禹稷又賢



纓冠

說文曰紘冠卷也纓冠系

也禮書曰二組屬於弄順

顧而下結之謂纓纓之垂者謂之綏

顏子處禹稷易地為顏子易信顏子易地為禹稷難信皆字語勢側重顏子上意已盡此下只引譬明之

同室節旨

此喻禹稷有天下之責任救之一層雖被髮句又深一層以應上如其急句

鄉鄰節旨

此喻顏子無天下之責任少救之二字且添一往字便有許多懸隔開戶正是陋巷自樂具象

通國章旨

此章見論入當察其心章子無世俗不孝之罪但不當責父之善以致不相遇耳然其設心則可矜也故孟子不輕絕之意重設心二字

通國節旨

公都子蔽於眾惡而不知

子則無此責故得以陶然於陋巷之中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易是更換地指平世註聖賢之心無而應各盡其道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也講是則禹稷顏子出處不同者之地必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易禹稷之地亦能憂禹稷之憂而易地則皆然矣此所謂同道也○今有同室之人鬪者同室是同居之人也

救之救是解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可是理勢不暇束髮而結纓往講嘗試取其鬪救言急也以喻禹稷而譬之

今有同室之人鬪者其情與我親也自當救之雖不暇束髮被髮纓冠而救之是謂當理而可也然則禹稷之時視天下猶同室也而過門不入亦被髮纓冠之道宜然耳豈所以○鄉鄰有鬪者鄉鄰是鄉里比鄰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惑是昧緩急之宜意雖閉戶

可也閉戶是不解其鬪註喻顏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之各當也故所遇講若鄉鄰之人有鬪者其情與我疎也亦被髮纓冠而往救之是昧親疎皆盡善講之分則惑也雖閉戶不救亦可也然則顏子之時視天下猶鄉鄰也而

簞瓢自樂亦閉戶之道宜然耳豈所以為矯哉夫惟所處各當於理此禹稷顏子所以為同道而孔子均賢之與補劉士玉曰重講顏子能為顏子人可無疑只疑顏子不能為禹稷孟○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皆稱見公論可信夫子與之遊與遊是許其遊於門牆又從而禮

貌之禮貌使更敢問何也其故註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講公都子問曰匡章之為人通國皆稱不孝焉夫



察故問

世俗節旨

此見章子無世俗不孝之實五不孝之序從輕漸說

到重三個不願養正對不得近說私妻子正對出妻

屏子說戮字危字正對善說俱為下文伏案

夫章節目

此正言其得不孝之名之

故夫章子三字提起就他行事上以見章子實有罪

不能為章子護也子父責善是言章子責父之善

責善節目

此言責善不當行之於父子也見章子所施失宜亦不得為無罪

豈不節旨

此從不相遇後而推論其深自咎責之心再提失章子三字以見章子自有心

不孝則其罪大而稱以通國則其論又公宜乎在所絕矣夫子不惟不絕而且與之遊又從而加禮貌以敬之敢問果何見也豈國人之論未當而夫子別有所取乎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世俗指當時言應通國說情其四肢如不勤農工不不願父母之

養承上一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博局戲不願父母之養亦承上一二不孝也好貨財私

妻子是貪利不願父母之養亦承上一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是溺於以為父母戮不

失養而巳四不孝也好勇鬪很以危父母又不止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是損上註

戮羞辱也孟子曰子何以通國之言而遽謂章子之不孝哉夫世俗之所謂不孝而巳而巳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是損上註

很忿戾也者有五惰其四肢弗供子職而不願父母之養是怠而忘親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情溺所好而不顧父母之養是縱而忘親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情

偏所愛而不顧父母之養是私而忘親三不孝也從耳目聲色之欲虧體辱親以為

父母戮者是蕩而辱親四不孝也好勇鬪很忘身及親以危父母者是忿而禍親五

不孝也有一於此皆可以不孝稱今章子之所為果有一於是乎奈之何以通國之

言為然也○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責善是子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

世俗所謂五不孝而顧蒙不孝之名者亦有由矣蓋章子以子父之間責善而不相遇故為父所逐而人遂以不孝稱之也○責善朋友之道也

朋友原以義合父子責善賊恩之天者父子責善且泛說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

然責善豈父子所宜哉蓋責善之義乃朋友相規之道也若父子天性之恩亦相責

以善則反相夷而賊害其恩之大者唯章子以友道施於親故得罪而稱不孝也

不忍為章子晦也曰豈不欲曰設心總是探其隱情處末句則統承兩夫章子而總結之通管責善自責二意已矣言此外別無世俗不孝自見得所以與遊禮貌之故

會子章旨

此章見兩賢之處難不同而同歸於道要重在會子能為子思上蓋孟子以賓師居齊不與臣同故借此發之上二節只敘事其微意却露在先生字君字上末節是斷師臣二義正發

沈猶行

沈猶行南武

城人會子門人也一曰太

明同道之意 會子節旨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子指匡章之子母指匡章之妻屬是家屬為得罪於父得罪指責善說不

得近近是近於父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出妻屏子是自家受逐在外不養是不受妻子之養其設心以為不若是

其指章子設心是立心若是指出妻屏子是則罪之大者是指得罪於父又受妻子之養言是則章子已矣是字總承責善自責二意

已矣者見此外註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但為身不得近於無不孝之事註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為不如此則其罪益大也

也○此章之旨於眾所惡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謹然責善不相遇矣楊氏曰章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謹之後章子未嘗不自知其罪也

彼人之身有夫妻其子有子母夫章子亦人情豈不欲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但為得罪於父而為父所逐不得近於父故出妻屏子終身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焉原其設心以為既得罪於父又不若是之出妻屏子而安受其養

是罪之中又有罪焉則為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始得罪於父也惟以責善之故其既得罪於父也又能自責之深章子之為人如是而已矣其與世俗之所謂補不孝者五不有間乎此吾所以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也子又何疑焉補是則章子句正對通國皆稱不孝說上文已反覆辨其不孝之

冤卻說他做孝子不得此句只還他本等是不斷之斷

會子居武城武城大夫延會子為賓師有越寇時越人為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去是避寇曰無寓人於我

室曰是囑守舍之人寓是毀傷其薪木毀是壞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二句

留寓室是會子講學處是室中花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二句

是將歸之言 寇退會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忠是內盡其心敬是外盡其禮寇至則先去

山人古耐庸此敘會子去難之事通節  
之後 摹他遠害情景一去一反

以爲民望民望是使民望而效之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殆是疑辭不可是疑其不當去以上是左右私議之言沈猶行曰

有漠不相關意去之爲慮者薪木而已不問所以禦

是非汝所知也是指會子去難之心說非汝所知重在非常情所能知意昔沈猶有負芻之福沈猶氏另是一人非沈猶行也負芻

寇者何如也反之加意者牆屋而已不問寇所以退

亂者從先生者七十人先生指會子七十人舉其數未有與焉言未有一人與其難也左右會子之門人

者何如也待先生忠敬句指平日言殆於不可是就

也忠敬言武城之大夫事會子忠誠恭敬也爲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會子嘗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會子率其弟子去之

常情報復上論沈猶行獨知之不肯明言但引負芻

不與其難言師講普會子設教而居武城適有越人入寇或告會子曰寇且至矣蓋賓不與臣同去而避諸會子聞言遂行戒其守者曰爾無寄寓他人於我室以

之未有與含蓄無窮禍曰負芻則不至如越寇之多

毀傷其室中之薪木及聞寇退則示守者曰爾即修我之牆屋我將反而居之及寇既退會子遂反其左右門人乃私議曰武城之大夫內盡其誠外盡其禮待先生如

從者七十人則亦可以衛沈猶而無恐矣而終未有

此其忠且敬也宜先生必有以厚報之矣今寇至則先眾人而去以爲民之觀望寇退則反而安居焉殆於報施之道有不可乎時門人有沈猶行者獨喻會子之心乃

與分明見弦誦非時其守非體師道意已在言下先

曰先生之去反有義存焉是非汝常情之所能知也昔先生嘗舍於沈猶氏之家時有負芻作亂之禍來攻沈猶氏當時弟子之從先生者七十人非不可禦侮也然皆

生字是眼目

率而去之未有與其難焉知昔日之於沈猶則知今日之於武城矣奚不可之有是會子之遠害固一道也

子思節旨

○子思居於衛居衛是爲臣而仕於衛

此敘子思守難之事齊寇猶之越寇而諷以去者依

有齊寇時齊人入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守彼是子思名註言所以守是守國註不去之

然乃其去則謂守何稱彼稱君凜然效死勿去之義

意如講普子思仕而居於衛適有齊人來寇或告子思曰寇且至矣盍去而避諸子此講思曰衛國之社稷人民恃有君在也與君效死而其守此社稷人民者恃有

君字是眼目 同道節旨

及在也如彼去則人皆相率而去君講思曰衛國之社稷人民恃有君在也與君效死而其守此社稷人民者恃有誰與守哉是子思之守難又一道也

○孟子曰會子子思同道同道會子師也師以

前言禹稷顏子出處之道同此言曾子思去守之道同會子理當遠害子思理當死難師與臣之地為之也父兄頂師字來微頂臣字來易地皆然側注會子一邊為是

儲子

儲子全旨

子之三年燕 此章見聖凡一致意戰國謀臣策士皆卑瑣無奇獨

國大亂百姓 孟子毅然以名世自任氣

恫怨將軍市 象巖巖矚有高視孟子意

被太子平謀 果有以句連上讀非儲子

將攻子之儲 問辭何以異要在顯微無

子謂齊王因 間上重講堯舜與人同與

而伐之破燕 人皆可以為堯舜相表裏

必矣 但其意包涵未盡

齊人章旨

此章孟子借齊人以形容

求富貴者之醜態全在東

郭播問三句上由君子觀

之句重是於熱鬧場中以

道眼喚醒他所以求三字

父兄也父兄只當一尊字以師視弟子則為尊子思臣也臣以微也以臣視君則為微曾子思易地則皆然

地指為師為註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害或死難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臣之地位言註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為之○孔氏曰古

之聖賢言行不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則註夫遠害為是則子

因所遇而應之若權衡之稱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為同也註思非矣死難為是

則會子非矣孟子從而斷之曰會子子思不同者遠害守難之事而未始不同者隨

時之道也何以見道之同彼會子居武城分則賓師也賓師則尊同父兄矣安有父

兄而赴子弟之難乎子思居衛分則臣也臣則卑同微賤矣安有臣不赴君上之難

乎曾子子思使易地而處則會子皆能守義忘身子思皆能重道遠害吾故曰同道

也

儲子曰儲子王使人瞞夫子瞞是私視果有以異於人乎異人是與常人不同孟子曰何以異於

人哉堯舜與人同耳同就良知儲子齊人也瞞竊視也聖儲子謂孟子曰王使人

良能上說註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儲子謂孟子曰王使人

之間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我何以異於人哉我之所知人皆能知我之所行人皆

能行與人原不異也豈但我無以異於人雖堯舜之聖亦與人同此動靜同此語默

耳未嘗有異於人也夫堯舜且與人同况吾豈補瞞只在日用動靜上說若容貌則

有以異於人乎然則王固無待於疑而瞞矣齊王已見之苦心術則非瞞所及

也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齊人便見可鄙處處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

齊人便見可鄙處處

齊人便見可鄙處處

齊人便見可鄙處處

齊人便見可鄙處處

齊人便見可鄙處處

齊人便見可鄙處處

齊人便見可鄙處處

齊人便見可鄙處處

齊人便見可鄙處處

齊人便見可鄙處處

要照上乞餘情狀看不重  
妻妾能羞泣只重令人致

齊人節旨

良人指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二句是述其問答之言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

此節引起下節盡富貴內  
便有驕妻妾意下面施施

鑿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妻疑處在必字盡字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矚良人

即此狀前之告其妾者疑  
夫之所為也後之告其妾

之所之也所之是蚤起蚤即早字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徧是周徧見非一處無與立談者立是並立

郭三句影求富貴者搖尾  
乞憐與此無異故鋪敘極

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卒終也之往也東郭東門郭外也乞其餘不足其餘是食之餘剩不足無鑿足又願而

將乞人真情秘訣和盤託  
出道字更下得尖冷今若

之他又往他處以求足其欲此其為鑿足之道也此字指乞墦來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

此固是總撮之辭然即作  
慙慙忿恨說不出口光景

之知也未知已為妻妾所見為妻妾所羞施施從外來矚其妻妾要見又是富貴之所與註字闕文也良人夫

亦妙其妾之訕亦何待其  
妻盡出諸口耶輯語云未

也墦冢也願望也訕怨詈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齊人有一妻一妾而同處室者則刑于之道不可以或苟

敗露之驕滿面都是富貴  
相既敗露之驕滿面都是

告其妾曰良人每出則必鑿酒肉而後反及問其所與飲食者則曰盡富貴也夫有富貴者與之飲食則必有富貴者與之往來今未嘗有顯者來則向之言豈盡然乎

乞兒相

吾將矚良人所往之處以觀其所與飲食者果何人也於是蚤起邪施而行以從良人之所往但見徧國中之人無一與之相立而對談者而况於盡富貴之與乎及其

此乃慨今之求仕者尤可  
鄙也君子謂以義自守而

卒也往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所餘尚以為未足又願而之他望其祭者而往焉此其哀求無已向之所謂鑿酒肉而後反者正得之以此道也其妻矚其飲食之所

由君節旨

此其哀求無已向之所謂鑿酒肉而後反者正得之以此道也其妻矚其飲食之所

此乃慨今之求仕者尤可  
鄙也君子謂以義自守而

卒也往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所餘尚以為未足又願而之他望其祭者而往焉此其哀求無已向之所謂鑿酒肉而後反者正得之以此道也其妻矚其飲食之所

此乃慨今之求仕者尤可  
鄙也君子謂以義自守而

卒也往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所餘尚以為未足又願而之他望其祭者而往焉此其哀求無已向之所謂鑿酒肉而後反者正得之以此道也其妻矚其飲食之所





冷深谷鳥鳴則慕故先言怨後言慕又  
兮嚶嚶設胃稼書云慕而不得則怨怨  
張豈兮思我而求得則慕二意兼用

不怨二之字指子然則舜怨乎疑舜為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  
言重下二句

與月兮往如  
馳父母遠兮  
吾當安歸  
公明高  
武城人

喜就子心說勞是受父母  
是字承  
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怒  
我竭力耕田其為子職而已矣  
耕田

重不怨上號泣貫下六字只是為  
養之事  
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  
不我愛如浚  
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會子弟

知聖意夫公明高以下正  
明舜之怨已而非怨親  
與怨相反我竭力四句正  
起敬之心不容已也今日曰怨慕然則舜亦怨其親乎孟子曰吾所謂舜之怨慕者非

怨親是非爾所知只重聖  
心深遠難測不重長息不  
舜之心不能為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為孝也若自以為孝則非孝

說孝子之心不忍處其為  
怨親也昔長息問於其師公明高曰舜往于田為躬耕以養親也則吾既得聞命於  
夫子矣然號泣於旻天以及於父母則吾不知其何心也是長息亦疑舜之怨親也

九男二女  
路史云堯之  
子監明早死  
不得立監明  
之嗣封於劉  
朱又不肖而  
弗獲嗣其後  
再房傳鑄唐  
冀隨郇櫟函  
皆云堯後之

田之外子職之未共者甚  
故公明高答之曰舜之號泣乃聖人孝子之用心有未易測者是非爾之所知也吾  
推夫公明高之意以孝子之心不得乎親為不若是怒然無愁以為我竭力耕田不  
過其為子職之常而已矣今父母之不我愛必是子職猶未盡但不知於我子職有  
何罪以致此故求其罪而不得此所以號天及父母而泣也公明高所謂非  
爾所知者意蓋如此然則吾所謂怨慕者正怨已不得於親而思慕之也

帝使節旨  
此承上節推進一步蓋張  
大其說以起窮人無所歸  
向事舜於畎畝之中非事

其子九男二女  
使字貫至畎畝之中九男  
百官牛羊倉廩備  
牛羊倉廩是備物  
以

帝使節旨

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  
多就是  
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  
胥是使之為  
相遷是使之

帝使節旨

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  
多就是  
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  
胥是使之為  
相遷是使之

帝使節旨

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  
多就是  
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  
胥是使之為  
相遷是使之

帝使節旨

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  
多就是  
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  
胥是使之為  
相遷是使之

帝使節旨

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  
多就是  
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  
胥是使之為  
相遷是使之

帝使節旨

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  
多就是  
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  
胥是使之為  
相遷是使之

國二女娥皇舜於歷山耕田處也舜自為君為不順於父母不順指不能論親於道意如窮人無所歸窮人是窮困之人無所歸是無所倚靠帝堯也史記

舜居媯汭內畝故云三段事實正與下士就之也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

女不敢以貴薦舜賤已烝又然此自四講然舜之怨慕豈但躬耕歷山之時為然哉當玄德升聞之日帝堯使其子九男事

驕事舜親戚岳視之耳舜視頑嚚有一甚有婦道堯毫末格便不可以為人不中之其供奉之侈何如也且其所居始而成聚繼而成邑成都天下之士慕其德而

九男皆益篤慕可以為子故有如窮人之多就之者其人心之附何如也帝堯知其德之可禪將以舜攝天子之事與之胥視

百官只是百慕天下節言悅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悅即上就字意解憂是解如窮人之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

司如後世典推舜之心實有如此語脈緊頂如窮人句來窮人無歸正是憂之深處此憂因而不順父母而生則必因順

父母而解以憂字代怨字更醒有天下為天子須會上將胥天下將字

人少節言母可以解憂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天下之欲不足講如窮人無

之憂甚矣其如何以解之哉天下之士悅之人情之所欲也舜則得士之多就而不足

以解其憂好色人情之所欲也舜則妻帝堯之二女而不足以解其憂富者人情之所欲也舜則富有天下之養而不足以解其憂貴者人情之所欲也舜則貴為天子之尊而不足以解其憂夫人之有憂每以得所欲而解也今也人悅之好色富貴

楚辭九歌大贊其為大孝也人少則慕司命篇悠長父母提起說是人之良心舉無足以解憂者然必如何而後憂可解哉則亦惟順於父母諭親於道而得其歡心而後可以解其窮人之憂耳其怨慕之心為何如哉 ○人少則慕

蒸獨宜兮為有變相總是不慕父母耳

民正○戰國通節重大孝終身一句曰

策趙孝成王終身見有多少闕歷多少

策公子魏牟鍛鍊多少引誘而慕父母

過趙趙王迎愈殷且泛論下二句方以

之顧反至坐舜實之言五十以該終身

前有尺帛且也

令工人以為

冠工見客來

也因避趙王

曰願聞所以

為天下魏牟

曰王能重王

之國若此尺

帛則國大治

矣趙王不悅

曰寡人豈敢

輕國若此魏

牟口為冠而

敗之奚虧於

王之國而王

乃使之今為

詩云章旨

此章總是遭人倫之變而

不失天理之常首二節以

父母為主見能用權以全

父母少是孩提時慕父

母是赤子之良心知好色則慕少艾

慕君亦是役志功名不得於君則熱中

富貴非移孝為忠也

移五十而慕者子於大舜見之矣

艾美好也楚辭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

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得眾人之

所欲為已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

為已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

移慕父母之心以慕少艾有妻子則移慕父母之心以慕妻子至於出仕則移慕父

母之心以慕君也不得於君則躁急心熱於中矣常情大都如此此所以鮮能盡孝

也惟大孝之人終身不失赤子之心愛慕父母不為物欲所奪其誰能之乎彼年至

五十諸境備歷而猶慕父母者子於大舜見之矣蓋五十而慕則終身慕矣此舜之

所以為大孝也焉有存疑云方未得乎親之時怨慕俱

大孝而怨其親者耶補有及既得乎親之時只有一慕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敢自專意信斯言也

必告見不

必告之言

宜莫如

少艾是年少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

而美好之色

熱中是如大孝終身慕父母

言自少至老少

艾等俱不得而

移五十而慕者子於大舜見之矣

五十便可樂終身者

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

此後更無足移之也

聖人為能不失其本心也

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

此後更無足移之也

聖人為能不失其本心也

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

此後更無足移之也

聖人為能不失其本心也

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

此後更無足移之也

聖人為能不失其本心也

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

此後更無足移之也

言自少至老少

艾等俱不得而

移五十而慕者子於大舜見之矣

五十便可樂終身者

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

此後更無足移之也

聖人為能不失其本心也

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

此後更無足移之也

聖人為能不失其本心也

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

此後更無足移之也

聖人為能不失其本心也

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

此後更無足移之也

聖人為能不失其本心也

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

此後更無足移之也

聖人為能不失其本心也

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

此後更無足移之也



非也社稷為妻舜而不告正妻委曲為虛器先王不舜地以全其孝帝亦知告血食而王不十字作一句讀不得妻者以子工乃與見賈雖不敢抗堯未始不幼艾可禁舜之孝必從乎父而不從乎君也舜不告是主帝不使告是賓使舜節旨

此節在殺已與句分上敘舜遭傲弟之變下表舜篤兄弟之情完廩浚井兩使字皆象之謀臣庶汝治亦是見其來而喜之因使為看視耳非以治理之責寄之也憂喜二句重喜一邊泛就平日休戚相關意言後我出今日象舜相喜鬱陶句是象之喜舜臣庶句

象

瞽瞍盲而舜字皆象之謀臣庶汝治亦是見其來而喜之因使為娶妻而生象看視耳非以治理之責寄之也憂喜二句重喜一邊子嘗欲殺舜泛就平日休戚相關意言

琴砥

伏義作琴以陶句是象之喜舜臣庶句修身理性反是舜之喜象玩兩亦字見其天真也通舜之憂喜只寄在象身上

鑑云舜恭己譬如手足慘怛心便不益南面無為而手足康寧心便自得在舜

治彈五弦之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或疑堯在上二女嬪虞象無

琴歌南風之

也萬章問曰齊風南山之詩有云娶妻當如之何必告於父母夫經所以載道聖人所以體道信如詩之所言也則能盡此道者宜莫如舜矣乃舜之不告而娶此何說也孟子曰告而後娶者禮之常也而舜之所處則人倫之變蓋舜父頑母嚚告則必為父母所阻而不得娶矣夫娶禮行而後男女有居室男女有居室而後因

此有繼嗣乃人之大倫不可廢也如告而不得娶則廢人之大倫徒取讐怨於父母而已是以通之以權宜不告以全大倫而亦不至戇其親也此舜之所以不告而娶也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聞命就行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

言不使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知告告字註以女為人妻曰妻程子曰堯妻舜就堯說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萬章又問曰舜之不告而娶以告則不得娶也則吾既得聞命矣當私者亦多時帝堯以女妻舜據人情之常亦當告於舜之父母而使知之乃亦不告此又何說也孟子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蓋告之而父母有違言則舜必不肯違親之命而帝亦難於強舜矣故帝但以君治之可妻則妻而不問舜之告與不告親之知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廩是倉廩捐階瞽瞍焚廩焚是放火燒廩使浚井

出從而揜之以蓋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看此句則上兩使字皆象謀

父母牛羊倉廩皆糞干戈朕朕我也古人琴朕張朕二嫂使治朕棧故曰棲象往

入舜宮舜私宮舜在牀琴是遇變而象曰鬱陶思君爾此句見象怙怙舜曰惟茲臣

庶汝其子子治治只照管意此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廩蓋井曰奚而不知也

庶汝其子子治

詩云南風之  
薰兮可以解  
吾民之愠兮  
南風之時兮  
可以阜吾民  
之財兮○砥

影弓也天子  
曰影弓堯禪  
舜天下故賜  
之彤弓也珮  
與彤同

敢殺舜之理不知孟子但  
論舜之心使其有是處之  
不過如此豈必真有是哉

以象殺兄  
之迹甚明  
象憂亦憂  
象喜亦喜  
憂只伴喜  
完治也捐去也階梯也揜蓋也按史記  
說重喜邊註曰使舜上塗廬警賁從下縱火焚廬舜  
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得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警賁  
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中出去即其事也象舜異母弟也謀謀也蓋蓋井也舜  
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為  
己功也干盾也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張弋弓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  
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為己妻也象注舜宮欲分取所有  
見舜生在牀彈琴蓋既出即潛歸其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已思君  
之甚故來見爾惛惛慙慙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  
喜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已但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兄弟  
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萬章所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萬章又  
知之矣他亦不足辨也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為至言曰舜處  
父母之變固子道之所難而其處兄弟之變亦有非常情可測者聞舜之父母偏愛  
少子聽象之言使舜完廩及舜登廩捐去其階梯警賁遂縱火焚廩此雖父母之命  
實象之謀也後又使舜浚井欲陷之於井也而不知舜從匿空旁出警賁與象從而  
下土以揜之此雖父母之使亦象之謀也象乃自誇其功曰謨謀以蓋都君咸我之

然則節旨

偽喜者與一與字是疑聖  
人亦行偽非疑聖人不行  
偽孟子以子產例舜明其  
喜出於誠也只重可欺以  
其方難罔句帶說圍圍三  
句宛然撰出生魚光景魚  
有入水漸甦之理弟有思  
兄鬱陶之理故子產與舜

功績凡都君之所有父母當與我共之如牛羊則歸父母倉廩則歸父母如干戈則  
歸朕琴亦歸朕張亦歸朕二嫂則使治朕樓於是象往入舜所居之宮以分取所有  
而舜已歸在牀彈琴象見舜遂飾辭以自文曰我因思君鬱陶之甚是以來見爾然  
能偽於其言而不能偽於其色終不免於丑妮焉舜見其來而喜曰惟茲臣庶爾其  
于子治之觀斯言也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而如是其喜與孟子曰象之欲殺舜  
也其迹甚明以舜之濬哲奚為而不知也但聖人愛弟之心異於常情故見象之憂  
也則亦感之而俱憂見象之喜也則亦感之而俱喜彼其臣庶于治之○曰然則舜  
言亦因其鬱陶思君之喜而喜之耳所謂兄弟至情自有所不能已也

皆信之舜之愛弟自天性况又以愛兄之感感之乎誠字正與僞字對不要將信字帶誠字信字與喜字相連謂真實信之喜之也

偽喜者與然字承上來偽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饋送也子產使校人畜之

池畜養也校人烹之烹是反命曰始舍之始舍是初放圍圉焉少則洋洋焉少是然

而逝此句即接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二句重言魚得水以為所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

料事之明言子既烹而食之子自稱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此述子產之言以譏其不智故君子可欺

以其方君子泛言難罔以非其道此句陪說彼以愛兄之道來彼指象道即指上思君之語故誠信而

喜之誠實也惟信故奚僞焉應上僞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圍圉困而未舒之貌洋洋喜之使治臣庶喜看洋則稍縱矣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

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偽故實喜之何僞之有○此章

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萬章又問曰舜既知象之將殺已然則舜其偽為喜而然與而不失天理之常也孟子曰聖人本無偽而况處兄弟之間乎謂舜偽為喜者否也

彼其所以喜象者亦信其理耳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不用其命烹而食之乃飾辭反命曰始吾之舍是魚也見其圍圉焉方困而未舒也

少頃則洋洋焉而稍縱矣由是攸然而逝自得而遠去也子產喜而發歎曰魚以得水為所今攸然而逝誠得其所哉誠得其所哉校人出而語人曰人皆謂子產智矣

以今觀之孰謂子產智哉彼使我所畜之魚子既烹而食之矣乃信吾言而喜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其不善料事如此焉得為智乎由子產此事觀之故凡君子雖有

作哲之明可欺以其方為理之所有雖無逆詐之意難罔以非其道為理之所無彼象以愛兄之道來是欺以其方者也故誠信而喜之以臣庶之治與之也奚有偽焉

其工驩兜 象日章旨

堯典帝曰疇此章見舜待弟之仁重親

容若子采驩愛之而已矣句親愛即仁兜曰都其工也封之固是親愛使吏代方鳩僝功帝治亦以曲全其親愛總註

曰吁靜言庸  
違象恭滔天

仁之至義之盡不平惟其

哉

○左傳少皞

象日節言

氏有不才子

封與放大不同封之是榮

毀信廢忠崇

以國放之是治其罪封之

飾惡言靖譜

二句一章大綱重封之句

庸回服讒蒐

或曰放馬另說

憲以誣盛德

舜流節旨

天下之民謂

罪活字猶云四誅也天下

之窮奇窮奇

服服其用刑之當罪誅不

即其工也帝

仁要見除民害意方與下

鴻氏有不才

有庫奚罪相對仁人固如

子掩義隱賊

是乎帶下二句讀如是二

好行凶德醜

字正指下二句此雖重在

類惡物頑鼻  
不友是與比

流毒有庫然語氣是說他

用法不公仁人之於弟六

周天下之民

句且泛說封之有庫下方

謂之渾敦渾

就舜說怒怨是親愛之反

敦即驩兜也

雁參謂可怒可怨自屬象

舜自不藏不宿耳全不怒

怨都不

親之欲其貴也

親以

愛之欲其富也

情言

封之有庫富貴之也

富貴指有國

言正述其親

殺三苗書作

怨止有親愛三句緊相照

富蔡傳竄則

應欲其富貴二欲字正仁

驅逐禁錮之

人親愛之心篤摯處必藉

富貴以行其親愛者從身

心

愛之

身為天子

富貴

弟為匹夫

貧賤

可謂親愛之乎

此三句反言

註

流徙也其工官

見當封象意

名驩兜人名二

富貴指有國

言正述其親

殺三苗書作

怨止有親愛三句緊相照

富蔡傳竄則

應欲其富貴二欲字正仁

心

人比周相與為黨二苗國名負固不服殺殺其君也殛誅也蘇禹父名方命圮族治

水無功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庫皆地名也或曰今道州鼻亭即有

崇山南

殺三苗於三危

三危西

殛蘇於羽山

羽山東

四罪而天下咸服

咸皆也皆服

是罰當其罪

誅不仁也

四凶皆不仁誅之

要見除民害意

象至不仁

封之有庫

有庫之人

奚罪焉

罪指百姓

遭象之虐仁人

固如是乎

如是指封弟

放四凶言

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

誅以去民害封以貽民

害此二句正難置解處

曰仁人

之於弟也

仁人

不藏怒焉

言無怒

不宿怨焉

言無怨

親愛之而已矣

見只知有親愛

此外有可怒可

怨都不

親之欲其貴也

親以

愛之欲其富也

情言

封之有庫富貴之也

富貴指有國

言正述其親

殺三苗書作

殺三苗書作

怨止有親愛三句緊相照

富蔡傳竄則

應欲其富貴二欲字正仁

心

愛之

身為天子

富貴

弟為匹夫

貧賤

可謂親愛之乎

此三句反言

註

流徙也其工官

見當封象意

名驩兜人名二

富貴指有國

言正述其親

殺三苗書作

怨止有親愛三句緊相照

富蔡傳竄則

應欲其富貴二欲字正仁

驅逐禁錮之

人親愛之心篤摯處必藉

富貴以行其親愛者從身

心

愛之

身為天子

富貴

弟為匹夫

貧賤

可謂親愛之乎

此三句反言

註

流徙也其工官

見當封象意

名驩兜人名二

富貴指有國

言正述其親

殺三苗書作

怨止有親愛三句緊相照

富蔡傳竄則

應欲其富貴二欲字正仁

心

驅逐禁錮之

人親愛之心篤摯處必藉

富貴以行其親愛者從身

心

愛之

身為天子

富貴

弟為匹夫

貧賤

可謂親愛之乎

此三句反言

註

流徙也其工官

見當封象意

名驩兜人名二

富貴指有國

言正述其親

殺三苗書作

怨止有親愛三句緊相照

富蔡傳竄則

應欲其富貴二欲字正仁

心



善之雖皆非為天子看來末三句反言殺實置之死以決其當封也

地也○左傳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

敢問節旨

食冒於貨賄此推論所以致或曰放之

侵欲崇侈不由自象不得有為五句為積實不知紀一段是處之善而親愛之

極不分孤實為一段是見之常而親愛

不恤窮遺天之無已兩段俱跟使吏句

下之民謂之說使吏代治正是斟酌計

養養饗養即較出曲全之法又因上有

三苗也顛頊庫之人奚罪向未經解釋

氏有不才子故隨手答他豈得暴彼民

不可教訓不哉以足不得有為之意下

知話言告之仍轉入親愛深處說見象

則頑舍之則無國事之羈得以源源而

庫之地也未知是否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庫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蓄其怨

流其工之靜言庸違者於幽州放驩兜之比周為黨者於崇山殺三苗之負固不服者於三危極縣之方命圮族者於羽山誅此四罪而天下咸服其公以其所誅者不仁也彼象至不仁其罪豈在四凶之下哉顧不以誅四凶者誅之而反封之有庫有

庫之人果奚罪而獨遭象之虐焉仁人之用心固如是乎在他人之不仁則誅之以除害在弟之不仁則封之以貽害乎孟子曰弟與他人原不同仁人之於弟也弟雖

可怒忘之而不藏其怒焉弟雖可怒忘之而不宿其怒焉亦惟親愛之而已矣親之而不忍其賤則欲其貴也愛之而不忍其貧則欲其富也昔舜封象於有庫正富之

貴之也苟身為天子既富而且貴矣而弟為匹夫乃貧而且賤焉可謂親愛之乎此

舜之封象所以為仁人也

又安得與四凶例論哉

天子使吏治其國之官治國是理民事而納其貢稅焉

得暴彼民哉彼民指有庫之民雖然此以下又從豈得暴彼

而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庫不字貫兩層猶云不及貢

之說孟子言象雖封為有庫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

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庫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覲也不及

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吳氏曰言聖問曰封

竟齋蘇於羽

以政當串看

山其神化為

咸丘章旨

黃熊以入於

此章見孟子維君父之倫

羽淵實為夏

意首節辨臣堯之誣重堯

郊三代祀之

老而舜攝句中二節辨臣

有庠

腹之誣重尊養之至句曰

今永州零陵

攝則堯還為天子舜只代

縣即有庠地

他行事安得謂之臣君曰

○王守仁象

尊養則瞽瞍之分尤隆於

祠記云靈博

舜安得謂之臣父末節是

之山有象祠

就父不得而子放活看是

焉其下諸苗

餘波

夷之居者咸

咸丘節旨

神而祀之

盛德之士至岌岌乎皆蒙

咸丘蒙

所聞之語先引盛德之士

氏族略云齊

證之一似說來鑿鑿有據

有隱士咸丘

蒙

鄙倍極矣此非君子二句

兼臣君臣父言齊東野人

乃舉極鄙倍者目之非真

出其口也只堯老舜攝一

句已斷盡舜之不臣堯引

堯典及聖言俱是證堯一

個天子耳舜既為天子乃

依他假設說是二天子反

與放本異也舜之於象既實封之矣而或者願以為放何謂也孟子曰以封為放亦

以迹之似耳蓋象雖封為有庠之君而不得專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代治其國而

國人但納其貢稅於象焉此實封之也其迹似放故或人誤謂之放也如此則政權

不操無以為作威之地而象豈得暴彼有庠之民哉子謂有庠之人奚罪者亦可以

無惑矣雖然舜之心猶有在也蓋其愛弟之心無已欲常常而屢見之乃使吏治其

國故象得以源源而來也古書有云不待諸侯朝貢之期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此

正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之謂也是舜之封象固所以為仁而

使吏代之治亦孰非所以成其仁哉彼謂之放者亦不諒聖心者矣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至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

文法與天子不得而臣

諸侯不得而友相同

舜

南面而立

聽治之位

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

北面是臣位堯

朝舜是臣其君

瞽瞍亦北面而朝之

朝

舜是臣

舜見瞽瞍其容有蹙

見天性終不可解縱不

慙於君不能不歉於父

岌岌乎

岌岌是足

不識此語誠然乎哉

孔子曰

於斯時也

天下殆哉

孟子曰

否此非君

危

子之言

君子出言

齊東野人之語也

堯老而舜攝也

攝兼也此句見堯

堯典曰二十

有八載

載是

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

放勳

史贊堯者

母為妣三年是行父母之

四海邊

密八音

外之民

孔子曰

天無二日

民無二王

舜既為天

子矣

指堯崩後帥

是二天子矣

謂民無二

咸丘

王何

註

蒙孟

言以決其無此理體註解君不得而臣二句誤

舜之節旨

此蒙引詩以伸臣父之辨孟子言辭不可泥以明舜無臣父之理也言王臣必先言王土見居王土者即王臣耳是詩二句言其引詩之非勞於王事四句原其作詩之志故說詩五句示以說詩之法如以辭六句折其泥詩之病賢勞賢字以能任事言說詩與引詩不同引詩者斷章取義

雲漢詩

宣王憂旱仍叔作詩以美之其三章曰通之說詩者考事論世以

子弟子語者古語也感聲不自安也岌岌不安貌也言人倫乖亂天下將危也齊東齊國之東鄙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為一耳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祖升也落降也人死則魂升而魄降故古者謂死為祖落遏止也咸丘蒙問曰古語有云盛德之士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器之音也德過於君君不得而臣之德過於父父不得而子之皆舜以盛德即天子位南面而立堯本君也不得以舜為臣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本父也不得以舜為子亦北面而朝之舜望見瞽瞍來朝天性至親亦自有不安者故其容有蹙孔子有感而歎曰於斯時也君臣父子之倫乖亂天下殆哉岌岌乎不可支矣蒙之所聞者如此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語之所云者否也此非君子明理之言乃齊東野人無知者之語也何以辨之蓋當時堯老不治事而舜代攝天子之事也初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觀之堯典曰舜攝位二十有八載之久於是放勳乃祖落幾內百姓如喪考妣三年至於四海雖無服亦皆遏密八音不作樂焉不惟書之所言如此孔子亦有言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據孔子之言以斷堯典所載之事可見堯崩之後舜始即天子位也若舜既為天子矣乃堯崩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服三年喪是舜一天子堯又一天子而為二天子矣民豈有二王之理乎臣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聞命即堯崩

堯之說可不辨而見其誣矣

舜方為天子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四句而舜既為天子矣此指天子

後說與上不同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蓋疑瞽瞍亦居王土而為王臣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非是是字指

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勞是推詩人之說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此二句乃故

勤勞曰人之說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此二句乃故

勤勞曰人之說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此二句乃故

勤勞曰人之說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此二句乃故

勤勞曰人之說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此二句乃故

勤勞曰人之說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此二句乃故

早既大甚則詩人之志為主而以我意不可推就兢迎之志是古人一定者意

說詩者不以文害辭文是一字不以辭害志志是文辭中之志以意逆志意是讀詩者之意

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之故在詩人言志在後人

是為得之得是得詩中之志如以辭而已矣是泥了詩辭雲漢之詩曰是周宣王憂見之詩周餘黎民文武所遺

靡有子遺昊天上帝則不之法言以辭以字當泥字

靡有子遺靡是無子遺是獨立遺存之意信斯言也承靡有子遺來是周無遺民也此正見詩辭不可泥註不以堯

我遺胡不相看如以至末一氣趕下見辭之不可泥如此普天四

均已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

逆憂早之志遂謂周民無遺種不逆養親之志便謂天子可臣父此如何說詩

辭語也逆迎也雲漢大雅篇名也子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

天子可臣父此如何說詩

在於憂早而非讀咸丘蒙又問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至於臣父之事則真無遺民也尚有可疑也北山之詩有云普天之下尺地莫非王之土率土之

此言舜為天子正是尊親養親之至而為至孝非為天子而反臣其父也首四

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孟子曰是詩也非是天子可臣其父之謂也乃行役之大夫勞於王事不得以養其父母而作也詩之意若曰今此之事莫非王事凡為王臣皆當服其勞何為使我獨以賢才而勞苦使不得養父母也詩人之志如此故凡說詩者不可以一字之文而害一句之辭不可以一句之辭而害作詩之志惟是虛心平

天子而反臣其父也首四

氣以我之意迎取作者之志優游玩味徐觀聖賢之言本旨所向何如然後隨其遠近淺深輕重緩急而為之說是為得詩人之志矣如徒以其辭而已矣豈惟普天王

言武王能續

士之詩有所未達即大雅雲漢之詩曰周家所餘之黎民靡有子然獨立而遺存者

下武詩

信斯言也是周家當早勉之極果無遺種之民也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

太王季文

在於憂旱而豈真無遺民哉奈何泥莫非王臣之辭而謂天子可臣其父也

王之緒而有

○孝子



天下也其詩  
曰下武維周  
世有哲王三  
后在天王配  
于京王配子  
京世德作求  
永言配命成  
王之孚成王  
之孚下土之  
式永言孝思  
孝思維則

美武王纘緒以有天下而  
追王其親是天子之孝刑  
千四海者故特引以贊舜  
重一則字與上兩至字相  
照言者念也尊養俱是一  
段精誠雖已極其至此心  
終難自慊也故曰孝思曰  
永言則字重思字亦不輕  
祇載節旨

上節即大舜尊養之隆以  
見其無臣父之事意已盡  
矣此又解父不得而子之  
說為父見化於其子而不  
能以不善及其子自是餘  
意是字指書辭言匯參云  
章內歷言詩書正所以痛  
闢齊東野人之語

親為諸侯大夫之親而養之以一國一家之祿亦可謂尊親夫可謂尊親之至也尊  
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焉觀夫舜受堯禪貴為天子尊其父為天子之父尊之至  
也養其父以天下之祿養之至此舜之所以為至孝而可為法於天下也夫雅下  
武之詩曰人能永言孝思而不忘則孝思可為天下法則此即舜尊親養親之至之  
謂也豈能尊養之至者尚有臣父之理乎

此字指尊養之至  
言善既為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  
之養此舜之所以為尊親養親之至  
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篇且子疑舜之臣父也亦未知舜  
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為天下法則也

此句即在亦  
齊大禹謨篇也祇敬也載事也堯  
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敬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  
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成丘蒙之說也

此句即在亦  
齊大禹謨篇也祇敬也載事也堯  
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敬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  
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成丘蒙之說也

此句即在亦  
齊大禹謨篇也祇敬也載事也堯  
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敬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  
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成丘蒙之說也

此句即在亦  
齊大禹謨篇也祇敬也載事也堯  
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敬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  
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成丘蒙之說也

此句即在亦  
齊大禹謨篇也祇敬也載事也堯  
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敬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  
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成丘蒙之說也

此句即在亦  
齊大禹謨篇也祇敬也載事也堯  
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敬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  
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成丘蒙之說也

此句即在亦  
齊大禹謨篇也祇敬也載事也堯  
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敬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  
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成丘蒙之說也

此句即在亦  
齊大禹謨篇也祇敬也載事也堯  
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敬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  
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成丘蒙之說也

此句即在亦  
齊大禹謨篇也祇敬也載事也堯  
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敬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  
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成丘蒙之說也

堯以節旨

萬章看與字作有心之與

便是自堯作主的了天子

不能句括盡一章大旨不

能與內有不得自專意即

舍下天與人與說

然則節旨

孰與之間從上不能生來

孟子答為天與則益見天

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矣天

字是一章大綱

諄諄節旨

天非諄諄然命章豈不知

此乃究天與為何據也

天不節旨

孟子把示字換他命字見

命是顯然有言而示則默

然意授出身曰行加民曰

以行節旨

天子薦人主禪位說二句

是主諸侯大夫是陪總引

起昔者堯薦舜來本言天

而并言民者天人一理也

稟然吉永言孝思使人良心

惻然足破臣君臣父之誣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

此句泛論補註天下者天下之天下

堯不能與意註非一人之私有故也

也蓋天下者乃公器也非天子所私有也

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則堯安得而與舜哉

孰與是○曰天與之皆發明此句

是與之而堯○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

特順乎天耳○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

語以命之乎不然何所據而見其為天與也

言但因舜之行事而謹孟子曰謂諄諄命之者否也

示以與之之意耳謹身與事之措諸天下者示以與之之意於不言之表耳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可見之迹曰天子能薦人於天

之天下力所能必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

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

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

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

暴是顯舜之德於民民受

亦就行事合民心上見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

然字承上天子句來

○萬章問曰諄諄然命之乎

萬章問也諄諄者天果能諄諄然詳

凡曰有諸者皆是述人言來問

孟子曰否此事天子不能以天下與

萬章問於孟子曰人皆謂堯以天下與舜

不識有諸孟子曰謂堯以天下與舜者否

萬章曰天子既不能以天下與人然

則舜之有天下也果孰與之孟子曰

萬章問也諄諄者天果能諄諄然詳

行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

行之以與之之意於不言之表耳

以自代不能使天與

見天子之大夫能

見諸侯之意不可必

天受就

行事合

天受就

行事合

行事合

暴者使為相攝政顯示斯民將使君臨之意兩受之謂受堯之薦暴有天順民歸意但天受民受之實在下文亦宜渾

敢問節旨

此發明天受民受為天與舜之意人臣惟有助祭趨事而使之主祭主事儼然謂其可為人神之主而昭告於天顯示於民正是薦暴處天受民受俱兼行與事說如主祭誠敬之心屬行而品物度數屬事主事根本之地屬行而紀綱政教屬事享字在祥應上看如陰陽和風雨時之類安字作服字看如五典克從

朝覲  
曲禮曰天子

舜相節旨

當依而立諸上文發明天與之意盡矣侯北面而見此又推堯在時歷相之久天子曰覲天至堯崩後人心之歸統始子當亡而立終本末言之見其無往非

已矣

此二句乃是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為天所言之辭註人所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與之意也講問曰所謂天以行與事示之者必有可見之迹其實如之何孟子曰凡人事可以力為而天意難以取必欲知天之命舜但觀舜之得天可見矣蓋人之才德有可託以天下者天子能薦之於天而言其可理天下然不能使天必與之天下猶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而言其可為諸侯然不能使天子必與之諸侯即諸侯而天子可推也猶之大夫能薦人於諸侯而言其可為大夫然不能使諸侯必與之大夫即大夫而天子益可推也蓋其所能者人也其所不能者天也昔者堯薦舜於天固不敢必天之受之也然舜之行事合乎民心而民受之即此天人所受之處而天與之之意寓焉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是究天人與舜之實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主祭是薦之於天百神是天地山川之神享是格其祭是天受之天受指主祭神享言使之主事而百姓安之主事是暴之於民事治是事無不理百姓安本事治來是民受之也民受指事天與之承天受說

與之承民受說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是申明謹萬章曰敢問堯薦舜於天而天受格而百神皆享舜之祭焉是為天受之也朝廷之事皆以為民堯使舜主事以治民是暴之於民矣而凡自五典以及百揆之事無不治百姓皆安舜之事焉是為民受之也天受之者是天與之固天也民受之者是人與之亦天也吾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而舜相堯二十有八載相是輔相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天字以堯崩三年歸之於天也

歸之於天也

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

天所與也二十八載重施澤久下朝觀訟獄謳歌

謳歌  
正根於此舜方避之民愈歸之由天使之固結於二

之人臣見君之稱之堯之舜之字俱作往字看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觀

曰歌獨歌謂二十八載之前是以響應於二十八載之後兩天也相應下截即包在上截內居

是短聲曰謳故曰天也此天字就人心上見應首節天與向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之中國自南

也  
應下截即包在上截內居堯四句反言以助其意

履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逼是相是篡也非天與也篡是臣南河在冀州之南其

奏誓節旨

引書雖證朝覲三段然實總結通章禪天下歸之天論天與歸之民古今之名論也

獄不決而講然不獨神享民安為足以見天之所與也觀夫堯在之時舜之相堯乃也及堯崩之後三年之喪畢舜以堯有胤子在焉於是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若不

之堯之子而之舜謂堯崩之後而可以統治者惟舜也訟獄受斷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謂堯崩之後而可以決獄者惟舜也謳歌誦德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謂

之官逼堯之子是以臣而篡君位也豈得為天與哉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指朝覲

德衰章旨

此章論禹益之事見禹之傳子出於天天與賢四句是一章大旨啟賢能敬句是一章骨子首節昔者以下只敘而未斷丹朱節承與人也

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講夫人心歸舜而吾以為天與之者非無所徵也周書太誓曰天無視也其視皆

從民之視天無聽也其聽皆從民之聽可見民心之外不復有天意矣此正吾所言人心歸舜即天與舜之謂也然則舜有天下實天與之非堯所能與故曰天子不能

下只敘而未斷丹朱節承與人也

以天下



上斷其為天意而正意已盡匹夫四節俱是餘意須步步以益為主末節結出義字正與天與賢四句相應

○萬章問曰人有言當時戰國之言至於禹而德衰至於二字跟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此句正見

德有諸是問其果出於私心否孟子曰否人言非是不然也言禹之所為不如是天與賢則與賢與賢不必指實舜禹

與子則與子與子不必指實啟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

於陽城陽城地名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此二句見民歸之誠禹薦益

於天七年薦益亦使益為相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箕山之陰即箕山深處朝覲

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啟禹子名曰吾君之子也二吾君字有意味幸子賢肖象吾君謳歌者不謳歌益而

謳歌啟曰吾君之子也自禹薦至此言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民心歸啟意註啟禹之子也○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

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萬章問曰人有言堯舜傳賢以天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意也下為公盛德之至也至於禹而德

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不識果有諸乎孟子曰謂禹為德衰而傳子者否也禹之所為不如是也亦視天意何如耳天意在與賢則奉天而與賢故堯舜傳賢而非過天

意在與子則奉天而與子故禹之傳子而非私何以見天與賢也昔者舜薦禹於天任之為相十有七年及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商均於陽城欲以天下讓之

舜子也乃天下之民舍舜子而從禹亦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民心之歸禹如此何以見天與子也昔禹薦益於天任之為相七年及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啟於箕山之陰是即禹避舜子之心也然天下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

啟曰吾君雖往而可以為朝覲訟獄之主者有吾君之子在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

啟

路史云禹娶

於塗山氏生

啟塗山氏能

明訓教而致

其化以故啟

知王事達君

臣之義持禹

之功禹崩啟

繼世以有天

下○啟以商

均為賓奏九

應

德衰節旨

二則字見聖人承天意然亦不著力觀下啟之定位

乃在禹崩之後可見昔者舜薦禹至從舜也是明天

與賢之事禹薦益至君之子也是明天與子之事總

是舜禹皆欲與賢但民有從有不從以見禹未嘗與

賢一歸於子且勿露出天

而人皆仰夏字

丹朱節旨

此推論民從舜禹不從益之故而歸之於天丹朱六

句與啟賢四句相對各有

兩層宜重子一邊相只帶

否若時登庸說不肖是不似父之神聖

謳歌啟曰吾君雖往而可以詠歌其德於不忘者有吾君之子在也民心之歸啟如此

○丹朱之不肖堯子名丹朱肖是似舜之子亦不

放齊曰庸子敬賢賢字與上不肖對能

舜子名商均亦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指舜二十八載

施澤於民久澤德

吁囂訟可乎禹之道全在一敬敬字重

字承歷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禹之道自精一勤儉上言

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指

乃授舜後朱看舜禹益二句總括作過

年多來施澤於民未久此句承歷舜禹益相去久遠相去久遠謂歷

其子之賢不肖賢指

對於丹故謂文逼出天字非人之所能

白無若丹朱開泛說天如君命如命令

好傲處是作著落在人處

傲惟慢遊是以天為主命字正見天之

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致是招致至是莫之為而為者天也上為字是作為下為字

是排定天以主宰言

罔晝夜頌額罔水行舟朋

子賢而益相不久此啟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為而自講

為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

淫于家用殄厥世

夫堯舜禹之薦一也而民心之或從賢或從子者何哉要皆天之所為耳蓋堯之子

丹朱不肖舜之子商均亦不肖民心已向於賢矣况舜之相乎堯禹之相乎舜也或

舜之子

二十八或十有七年歷年既多故其施德澤於民者亦久則民心愈向於賢矣舜

禹之所以有天下也乃若禹之子啟有賢德而能祗敬承繼禹祇台勤儉之道民心

路史云舜二

已向於子矣况益之相禹也僅有七年焉歷年既少故其施德澤於民者亦為未久

則民心愈向於子矣啟之所以有天下也合而觀之舜禹益皆賢也而益之相不久

妃娥皇無子女英生義均

匹夫節旨

與舜禹之相去久遠朱均啟皆子也其子啟之賢與朱均之不肖凡此者皆天之氣

及季釐季釐封緡為桀所

數使然也要非人力所能強為然也夫皆天而非人之所能為則皆命而非人之所

能致也可知矣蓋凡由於人力所能為者不可以言天惟夫人力莫之作為而自然

克義均封於商是為商均喜歌舞

此下歷舉羣聖之不有天下皆出於天以明禹益之

德有薦亦不有天下語似

兩平然上節不過引起下惟夫人力莫之招致而自然而至者乃賦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人所能移也然則相節蓋因益而及伊周御是之久與近子之賢與不肖固天也而亦命也堯舜禹特奉天命以從事耳又奚容心同類仲尼則又推出一層於其○匹夫而有天下者匹夫是微德必若舜禹舜有濬哲之德而又有天子薦之矣匹夫對天子說舜禹為間哉

繼世節言

天子薦若堯薦舜舜薦禹之類

故仲尼不有天下此句就有德無薦上說

註

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言仲尼之德雖無

此條承上條說來天不廢繼世意最重正對天與子說蓋繼世一賢則為相者不論久暫決無得天下之理此所以言益而連及伊周也仇滄柱云與賢之局終於舜故雖仲尼仍為匹夫與子之局定於禹故必築紂方失天下

廢必若桀紂者也廢是棄

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益是正言伊周凡例言不有天下就嗣君賢說

繼世以有天下父子相傳曰繼世天之所

伊尹節言

若桀紂者而後廢之也彼夏商周繼世之君若啟與太甲成王之皆賢故益與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天子之薦亦終於相位而不有天下

以至於天下相湯是輔湯湯崩湯踐位二十三年百歲而崩太丁未終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二年

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放是安置三年是終諒陰之制太甲悔過悔是悟過即顛

甲意處仁以存心言遷義以處事言覆典自怨自艾怨是怨其前失艾是治其方來於桐處仁遷義處是居遷是徙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訓即

仁義復歸于冕復歸伊尹奉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太丁湯之

也太甲太丁子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為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

差長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顛覆壞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艾治也說文

云艾草也蓋斬絕自講以伊尹之事言之伊尹相成湯以致王於天下則有德有薦

新之意毫商所都也宜可以以有天下矣及湯崩之後太子太丁未立而死外丙立

二年仲壬立四年於是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既立乃縱欲敗度顛覆湯之典刑始

雖若不肖矣及伊尹因諒陰之制而放之桐三年欲其願乃祖之墓而興思也太甲

卒能悔過自怨以懲其已往自艾以治其將來朝夕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之間惟以

聽伊尹之訓己也是太甲之賢固天意之所不廢矣伊尹見其克終厥德乃以冕服

奉太甲復歸於亳焉此伊尹所補按外丙仲壬還是各立年數當主趙註太甲桐宮

以不有天下也知尹則知益矣居憂是居仲壬之憂書傳謂繼仲壬之後服仲壬

之喪是也伊尹放之於桐蓋借天子諒○周公之不有天下遇成王繼猶益之於夏

陰百官聽於冢宰之義非顯然放之也○孔子曰唐虞禪指與夏后殷周繼子意其義一也宜也註

孔子節旨

孔子本禪繼並說引來重

繼合於禪邊堯舜與禹總

是一般心與賢與子總是

一般事故以一義字斷之

周公節旨

上註用事字有實事也此

用意字舉大意也雖未明

說成王御亦重繼世之賢

上周公在通章為賓在本

節為主借益尹例說尹則

賓中賓而益則賓中主也

伊尹割烹

伊尹名摯力

此章辨伊尹出處之正樂

救之後力牧堯舜之道一句是本領况



黃帝相也伊尹已以正天下乎一句是周繼位與子迹雖不同其義一也皆以奉天命而補只論夏事耳而並及殷周正則  
尹生於空桑歸結蓋本其所樂之道以已矣觀於此言又何疑於傳子而謂之德衰哉補唐虞後之天皆是與子不獨禹  
後居伊水故伐夏救民而正天下則決一人然也  
氏曰伊世紀無割烹要湯之事可知此

云湯思賢夢已斷盡伊尹了聖人之行  
有人負鼎抱以下乃是餘波未復引伊  
組對已而笑訓為證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

為和味俎者戰國人不知義理汲汲於  
割截天下豈富貴利達雖枉已辱身有  
有人為我宰所不惜故設此議論以上  
者哉時伊摯誣聖賢下便已私耳

耕於莘野湯耕於節言  
以幣聘有莘此言尹窮居之所守堯舜  
之君留而不之道微而精一執中顯而  
進湯求婚有六府三事皆是樂有心契  
莘嫁女於湯神交意非其二段即樂道  
以摯為媵臣內事然亦是想見其行誼

乃負鼎抱俎當如此非有事迹也道是  
見湯○呂氏體義是用四其字即指堯  
春秋湯得伊舜分天下干駟一介言者  
尹祓之於廟人或務大而忽小或拘小  
燭以耀火費而遺大必兼舉方見其德  
以犧猥明日之全註詩如康衢之謠舜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

為有莘氏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急於行道欲得君而  
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為此說者講無由乃身為庖人因論宰割烹調之事喻及  
王道以要求○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樂是神交道  
湯果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樂是神交道

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義乃道之時宜非其  
弗視也故云繫馬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  
言至小一介不以取諸人言  
小不取介與草芥之芥同言其辭受取與無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講曰謂  
苟取介與草芥之芥同言其辭受取與無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講曰謂

之割烹要湯者否也伊尹之所為不然方尹未遇之時耕於有莘之野誦詩讀書而  
樂堯舜之道焉惟所樂在堯舜故凡辭受取與必以堯舜之道義為準苟非其義之  
所宜也非其道之當然也不但不為小利所動雖祿之以天下之大弗顧也繫馬干

駟之多弗視也苟非其義之所宜也非其道之當然也不但大處不肯苟且雖一介  
不以與人傷惠一介不以取諸人傷廉○湯使人以幣聘之是以用幣是  
是其所守之正當躬耕之時而已然矣○湯使人以幣聘之是以用幣是

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此句是我豈若處畎畝之中豈若是  
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此句是我豈若處畎畝之中豈若是  
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此句是我豈若處畎畝之中豈若是  
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此句是我豈若處畎畝之中豈若是

下孟卷三 四三

設朝而見之  
說湯以至味  
慕之歌書即二典三謨

○楚辭天問  
緣鵠飾玉后  
帝是享后帝

謂湯言伊尹  
始仕因緣烹  
鵠鳥之羹修

玉鼎以事湯  
湯賢之遂以  
為相獨孟子

以為不然也  
有莘  
伊尹莘人古

莘國即號地  
左傳所云有  
神降於莘是

也  
節豈若空言實事之別  
天之節旨

此與上節俱一時語明已  
所以決於應聘之意首五

句是推原天心如此知覺  
人所同具故不曰未知未

覺而曰後知後覺知淺而  
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

講然此非吾意也乃天意也蓋天之生此民

也

是字指  
獻歆說  
聘幣為哉一受其聘則當憂其憂矣我豈若處於歆歆之中以自適由是

往聘之  
其誠意  
既而幡然改曰  
改是改樂道之計  
與我處歆歆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

道與我字與下吾  
豈若字相應  
吾豈若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  
是君  
吾豈若便是民為堯舜之民

哉是民指  
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親見是親見堯  
舜君民之道  
注幡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

行不徒誦說響  
慕之而已也  
講及湯三使人以厚幣往聘之則必欲行其道矣尹亦知堯舜之道

處歆歆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祇獨善之心耳吾豈若以其道致君便是君為堯

舜之君哉吾豈若以其道澤民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堯舜其君民使誦讀

之所得者於吾身親見  
○天之生此民也  
此民乃  
使先知覺後知  
覺字是啟發意後

使先覺覺後覺也  
後覺是後  
予天民之先覺者也  
天民全得  
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

斯道即堯舜之道斯  
非予覺之而誰也  
此句見其  
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

民指後知後覺言  
實不容諉  
註之所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

然覺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

覺深覺可以該知故下獨先知此事之所當然者以覺後之未知者使先覺此理之所以然者以覺後之未覺言覺中兩覺字俱係喚醒者是先知先覺之生天為後知後覺計也子於天所生民之中幸而為先覺者也豈主施政教說予天民二句容負天之意子將以斯道之所同有者覺後知後覺之民也向使非子有以是說已承天意末句反掉覺之則舉世將終於無覺而誰能任其責哉此子之所以應湯聘而出也 ○思天

聘字非指後日正就今應聘言上言君民此單言覺民者蓋輔君以覺之也 下之民思是想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被澤不專指教兼有養即上覺字亦包有養在蓋正德必由於厚生也

若已推而內之溝中是引之為已責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如此二字乃鄭重之辭故就湯而說之

以伐夏救民就是仕說是以言語說人使從已夏指梁救民正使民被堯舜之澤意註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

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子之辜孟子之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

民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揖遜而伊尹說湯以伐夏

字直管到溝中句全從覺者時之不同譚即尹之言而推其心誠思天下之民不必皆失所方歸罪於已苟匹

民念頭來自任何是孟子夫匹婦之微有不被堯舜之澤者則引之以為已罪若已推而內之

就其思而想見之伐夏救溝中其情不能安義不容諉以一人之身而自任天下之重有如此故就湯而說之

民亦是樂道中事以伐無道之夏而救無罪之民使天下匹夫匹婦皆被澤者正以行其寬民之志也

吾未節言

○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枉己猶言屈己若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辱是羞辱辱已應制烹要

此節纔露無要湯意自幡然至伐夏救民皆是正天下事既能正天下決不肯伐夏救民言聖人之行不同也聖人泛言伊尹亦在內或遠或近就未仕者出處言或去或不去已

辱已首二句是通章斷案仕者去歸潔其身而已矣歸是要歸潔身註辱已甚於枉己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

聖人推開說潔正與辱對就言歸潔其身而已矣即是不辱意註尹以割烹要湯辱已甚矣何以正天下

遠與去者以重道其潔身乎遠謂隱遁也近謂仕近君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凡此皆欲正天下也夫正

易知近與不去者以行道然其要歸在潔其身而已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謂已而能正人者吾聞之矣

其潔身難知重近與不去  
邊方切伊尹

吾聞節旨

前路節節可證無要湯事  
卻無一句明說出此借人  
言反掉收拾承認要字正  
是辨白要字

伊訓節旨

述伊訓重末句見伐夏救  
民全是尹一人作的此何  
等功業乃疑其有辱己之  
事乎

癰疽瘡環

或謂章旨

此章斷孔子不苟所主全  
重義命二字前二節因苟  
主之問而以進禮退義折

同車宦者雍  
渠參乘出使  
尚不苟况無事時乎勿以

孔子為次乘  
常變平對末節又舉觀人  
招搖市過之  
之法見必無苟主之理

或謂節旨

戰國策士每因匪人干進  
遂以孔子為  
誣聖賢以藉口雖孔子大  
聖猶有此議故孟子辨之

吾未聞枉己而能正人者也况割烹要湯之辱已又甚於枉己而能正天下又不止  
於正人者乎大凡聖人之行有不同也或遠而隱遁或近而事君或仕不合而去或  
仕合而不去其行不同如此然要之遠者去者固高尚以自潔而近者不去者  
亦非徇利以自污斷在於潔其身而已矣然則尹固聖人也豈有辱己之事哉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  
要字借要  
君字說來  
未聞以割烹也  
此句是快其  
林氏曰以堯舜之  
無辱己之事  
道要湯者非實以

是要之也道在此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  
乎人之求之也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意  
舜之道在尹而湯之聘自來是以堯舜之  
道要湯未聞其以割烹如人言所云也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  
命以誅攻伐

也牧宮  
朕載自亳  
朕我也亳  
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  
始其事  
夫尹固無割烹要湯之事矣然果何以見伐夏救民之事乎商書伊訓  
於亳也  
有曰湯奉天誅始攻桀於牧宮由我相湯始其事於亳都也觀伊尹之言

理明義正如此會謂辱已要君者而能  
為此乎割烹之說何其敢於誣聖人也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  
於衛於齊見其不一而有諸

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  
為之指於  
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為主人也癰  
疽傷醫也侍人奄人也瘠姓環名

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好  
萬章問於孟子曰或人謂孔子於衛則主衛君所親狎  
專謂喜造言生事之人也  
之人治癰疽者之家於齊則主齊君所近侍之人瘠環

者之家其所主之苟如此果有諸乎孟子曰謂之主癰疽侍人者否  
也孔子之所為不然也此乃好事者造為誣聖之言以便已私也

於衛主顏



與註異○齊 於衛節旨 上九句是在衛不苟所主

也為景公所 下五句則推其素行而斷 之也聖人本不待斷以命

近狎 曰有命對彌子言也孟子 命以通塞 孔子進以禮

顏譬由 亟補出禮義方見聖人所 之氣數言 孔子進以禮

由善事親子 謂命正與禮義相依聖人 得之得不 而主癯疽與侍人瘠環

路義之後以 亦非擇禮義而為進退聖 得之得不 而主癯疽與侍人瘠環

非罪執子路 人之進退無非禮義禮義 大夫也史記作顏濁鄒彌子衛靈公幸臣彌子瑕也徐氏曰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

請以金贖焉 之所在即命之所在此義 義主於斷制故退以義難進而易退香也在我者有禮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

既而二三子 命合一之學三句略有輕 焉 欲觀孔子不苟於所主觀於主衛之事可見矣吾聞孔子於衛主賢大夫顏譬

納金於子路 重如云進固以禮而退必 由之家彼時衛君近狎莫如彌子瑕者其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乃謂子

以入衛或謂 以義得固而有命而不得亦 路曰孔子若舍顏譬由而主我則我為之先容於君雖衛卿之位可立致也子路以

孔子曰受人 有命末句專頂退邊只消 其言告孔子孔子曰衛卿之得有命存焉不可以倖而致也而何必主之即此可見

之金以贖其 用義字非以義該禮也 孔子平日進不易進必以從容遜順之禮退不難退必以果斷剛制之義至於爵位

私昵義乎孔 不悅節旨 其人亦可知矣若主癯疽與侍人瘠環則義之當退而不能以義自

子曰義而贖 此孔子處變不苟所主也 斷命之不得而不能以命自安是無義無命也而謂孔子為之乎 ○孔子不悅於

之貧取於友 當詎何重見得死生之際 命之不得而不能以命自安是無義無命也而謂孔子為之乎 ○孔子不悅於

非義而何 尚不苟所主則齊衛無事 因魯受攻樂而不悅居於魯 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

彌子 時可知微服正聖人達權 因衛問陳而不悅居於衛 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

瑕有美色寵 處主司城十字作一句讀 截 微服而過宋 衣恐人認得 是時孔子當厄 厄難也指桓

於靈公衛國 曰臣明其非癯疽侍人之 意 微服而過宋 衣恐人認得 是時孔子當厄 厄難也指桓

法竊駕君車 流專稱其諛見其為賢人 君竟至失國或者貞子仕陳在先陳侯不能用故後為宋司城而諛貞子耳

者罪別彌子 也按左傳宋以武公廢司 君竟至失國或者貞子仕陳在先陳侯不能用故後為宋司城而諛貞子耳

也按左傳宋以武公廢司 君竟至失國或者貞子仕陳在先陳侯不能用故後為宋司城而諛貞子耳

也按左傳宋以武公廢司 君竟至失國或者貞子仕陳在先陳侯不能用故後為宋司城而諛貞子耳

也按左傳宋以武公廢司 君竟至失國或者貞子仕陳在先陳侯不能用故後為宋司城而諛貞子耳

母病夜聞之空武公名司空故改爲司  
矯駕君車而城陳侯周陳懷公子也爲  
出君賢之曰楚所滅故無諡

孝哉爲母而觀近節旨  
犯別罪與君上二句泛論觀臣之法註  
遊果園食桃類字最妙以觀近臣之法

而不甘不盡而推之則知癰疽侍人必不  
奉君君曰愛爲孔子所主以觀遠臣之  
我哉忘其口法推之則知孔子必不主  
而念我癰疽侍人兩邊相形說方

百里奚此章辨百里奚無千主之  
貧遊諸國不事首節斥其誣中節是敘  
返其妻無以事末節斷語其斷案只在  
自給乃西人百里奚不諫一句內看出

秦爲辭婦遂智字來又從智字上推出  
與奚相失後賢字來賢智二字是通章  
奚歸虞爲大眼目  
夫及晉滅虞百里節旨

虞虞公及奚飯牛是百里奚實事好事  
以歸晉將以者之汗巖病在一要字按

不樂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魑也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陳侯名周披  
史記孔子爲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間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魑欲  
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孟子言孔子雖當厄難且孔子不特處常之  
然猶擇所主况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事乎講時安於義命而不苟  
主也卽處變之時亦有然者孔子嘗不悅於魯又不悅於衛而適宋遭宋大夫桓司  
馬將要而殺之孔子爲道愛身遂更微賤之服而過宋至陳是時孔子正當厄而避  
難猶不苟所主而主於後爲宋司城之官沒後諡貞子者此時適爲陳侯名周者之  
臣之家蓋貞子乃亦大夫之賢者也是孔子處患難之時猶擇所主如此况在齊衛  
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理乎○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看他爲何  
觀遠臣以其所主看他爲何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  
者爲養牲者牧牛以要秦穆公信乎使穆公知其賢而用之  
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註里

者爲養牲者牧牛以要秦穆公信乎使穆公知其賢而用之  
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註里

奚爲秦媵臣左氏之言則媵秦穆姬者得五羊之皮而爲之食牛因以干秦穆公使知而用之信有是事乎孟子曰謂之食奚恥之亡秦乃并非百里奚也顧麟牛干主者否也百里奚之所爲不然乃好造言生事者爲妄言誣古人以便己私也走宛楚鄙人土曰五殺大夫卽詩羔羊軟之穆公聞之皮素絲五純之義言其奚賢請以五節儉也史記與自鬻之言殺羊皮贖之盡妄

虞人節旨

因用爲相妻 在秦知之而 未敢言一日 奚堂上作樂 所賃浣婦自 言知音因援 琴撫絃而歌 者三其一曰 百里奚五羊 皮憶別時烹 伏雌炊屢屨 智 知虞節旨

今曰富貴忘 我爲其二曰 百里奚初娶 我時五羊皮 臨當相別時 烹牝雞今適 富貴忘我爲 先 去一段申首段知虞公 是輔相以成就君之功美 鄉黨自好者不爲 常人 而謂賢者爲之乎 成君說 註

此段是知 默之智

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 此段是知 廢之智 時舉於

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 此段是知 興之智 相秦而顯其君

於天下顯以功著 可傳於後世 傳以芳聲 不賢而能之乎 賢字承顯 君傳後說 自鬻以成其君

自鬻是賣身干主成其君 鄉黨自好者不爲 常人 而謂賢者爲之乎 成君說 註

棘之壁垂棘之地所出之壁也屈產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虢 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勿許虢公 不用遂爲晉所滅百里奚知 欲知百里奚無要君之辱蓋卽百里奚之事觀之乎 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秦 彼百里奚雖爲秦相其始本虞人也嘗仕於虞及晉 人欲伐虢道經於虞乃用荀息之謀以垂棘所出之璧與屈地所產之馬假道於虞 以伐虢其實欲并取虞也宮之奇以輔車唇齒之喻諫於君而不聽百里奚知諫之 無益遂不諫而去之秦 此 其去虞入秦之由如此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 年七十言其 語練之熟

其三曰百里舉秦一段申首段去之秦然究之三段總由不諫二

已死葬南谿字推出他智來賢字二段上段是說奚相秦事實立

堯春黃黎搯下段之案故下即承賢字明斷之智以識見言賢以

伏雞西入秦抱負言前四段以第一段富貴捐我為為提綱後二段以末一段

歌畢奚愕然為歸宿據理剖斷反覆詳問之乃其故明好事者之誣更何處置

妻也遂還為啄三置晉君一伯夷章旨救荆禍穆公此章表孔子之聖異於羣

之霸大都皆聖前五節歷敘前聖而斷其異歸重聖之時上後二

宮之奇節明孔子之所以異借樂左傳僖公二與射形容又歸重智字上

年晉荀息請蓋聖非時中不可語大成以屈產之乘非智不能造時中也正孟

與垂棘之璧子願學意假道於虞以伯夷節旨

伐虢公曰是通節暗伏個清字目不視言實也對曰二句是耳目所接不苟非

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以干主之為汙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

之而知其必不然耳○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恥為之如百里奚為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汙辱以要其

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授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辨尹氏曰當

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講夫百里奚之不諫非不能諫也蓋知虞公之不可諫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而去之秦當是時年已七十矣是其閱歷已久曾不

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為汙也尚可謂之智乎吾嘗反覆思之奚殆非不智者也天下惟智者為能知廢矣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是知廢也不可謂不智也天下亦惟智

者為能知興矣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是知興也可謂不智乎且奚非獨智焉而已其相秦也三置晉君一救荆禍取威定霸而顯其君於天下芳

聲令聞可傳於後世此實有尊主庇民之才者也夫豈不賢而能之乎既有賢者之事功則必有賢者之志節若夫自鬻以成其君之業即鄉黨之常人少知自愛者猶

不為之而謂賢如奚者為之乎夫奚而智也必知食牛干主之汙奚而賢也必不為自鬻成君之事子合奚之賢補自鬻是起首處成君是成就

智而觀之或言之誣可知矣○處食牛干主是中間作用處

萬章章句下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惡不止邪色淫聲凡非其君不事非其

民不使非可事之君不事治則進亂則退治則進伯夷無實橫政之所出以朝廷



若得道於虞其君四句是身之出處不猶外府也公荷橫政三句是居常不苟

曰宮之奇存思與三句是處暫不苟當焉對曰宮之紂三句則徵其實於當時

奇之為人懦即總括上文說聞風三句而不能強諫則表其風於後世頑廉以

且少長於君知言懦立以守言此節一君暱之雖諫段密一段都是形容他清

將不聽乃使字好處與伯夷隘章不同荀息假道於伊尹節旨

虞虞公許之通節暗伏個任字語意相且請先伐虢承一申治亦進二句重亂

宮之奇諫不亦進邊惟其事使皆君民聽遂起師夏故進無分於治亂天生斯

晉里克荀息民以下正發明治亂皆進師師會虞師意末句方結出自任字陳

伐虢滅下陽新安曰凡言風者皆道不先書虞賄故行於當時而流風餘韻足

也五年晉侯以聳動於後世也伊尹有復假道於虢功業可見不待言風若孔

以伐虢宮之子則如太極元氣之運風奇諫曰虢虢不足以言之矣

之表也虢亡柳下節旨

虞必從之晉通節暗伏個和字不差六

可書補注補旨

溝民之所止止以野之所居言不忍居也不忍如言思與鄉人處思是夷思處與居有別居時久處時暫如以

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朝衣朝冠至貴之物塗炭至污濁所在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

也待清避紂之濁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風流風垂於後世者頑夫廉頑夫無知覺必貪懦夫有立志懦是

無守立志橫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孟有操矣孟有分辨懦柔弱也餘並見前篇聖則其統不一然不取羣聖而折衷之其識猶未廣也古有伯夷者目不視非禮之惡色耳不聽非禮之惡聲番於耳目之接如此事必擇君非其君不事使必擇民非其民不使擇於上下之交如此世

治則進以出世亂則退以處番於出處之際如此在朝皆橫政之所出在野皆橫民之所止則不惟不事不使而且不忍與之居也其心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之貴坐於塗炭之污也其所處不苟如此當紂之時正聲色皆惡君民皆非事使無一可者所謂污濁之世也於是避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焉是夷之行廉而立志如此故後世聞伯夷之風者雖頑貪之夫皆化而為廉介之操懦弱之夫皆化而有特立之志是無所雜於己而有以化乎人者伯夷之行然也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何事二句是述其言治亦進亂亦進治亦二句是推其行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天之四句又思

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思天下五句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講古有伊尹者又是推其心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講其自言有曰

重也思天下五句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講古有伊尹者又是推其心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講其自言有曰

重也思天下五句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講古有伊尹者又是推其心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講其自言有曰

重也思天下五句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講古有伊尹者又是推其心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講其自言有曰

重也思天下五句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講古有伊尹者又是推其心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講其自言有曰

重也思天下五句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講古有伊尹者又是推其心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講其自言有曰

重也思天下五句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講古有伊尹者又是推其心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講其自言有曰

重也思天下五句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講古有伊尹者又是推其心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講其自言有曰

不可啟寇不  
可玩一之為  
甚其可再乎  
諺所謂輔車  
相依唇亡齒  
寒者其虞號  
之謂也公曰  
晉吾宗也豈  
害我哉對曰  
太伯虞仲太  
王之昭也太  
伯不從是以  
不嗣號仲號  
叔王季之穆  
也為文王卿  
士勳在王室  
藏於盟府將  
號是滅何愛  
於虞弗聽許  
晉使宮之奇  
以其族行曰  
虞不臘矣十  
二月晉滅虢  
師還館於虞

不可啟寇不  
是事上之和與鄉二句  
是處眾之和爾為爾四句  
亦進而仕焉亂亦進而仕焉嘗自明其仕進之意曰天之生斯民也原欲使先知其  
事者覺後知之人使先覺其理者覺後覺之人予今幸而為天民中之先覺者也予  
將以此道覺此後知後覺之人不敢負天之託也由其言以推其心思天下之民但  
有匹夫匹婦未知未覺不與被堯舜遂生復性之澤者即若己推而內之溝中以一  
世民物為己責其自任以天下之重所以不擇事使而治亂皆進也是無所擇於世  
而有所責於己者  
伊尹之行然也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不辭不職事之  
不羞不恥事之  
不辭不職其小  
進不隱賢必以其

孔子節旨  
自孔子去齊至去父母國  
之道也是舉孔子去國實  
事說可以速四句又是該  
其生平見無不各當其可  
也四可以是以時四而字是  
因時與上孟連用四則字  
義理亦無甚別但於隨時  
之性無所異於已而有以化於人者柳下惠之行然也

賢就  
道遺佚而不怨  
陋窮而不憚  
遺佚是不用  
陋窮是不用而窮困  
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  
是

惠之風者鄙夫寬  
鄙是鄙細  
寬是有容  
薄夫敦  
薄是刻薄  
敦是敦厚  
註鄙狹陋也敦厚  
謹古有柳下惠者  
而事之不以小官為卑而辭之其進而事汗君為小官也不隱其在己之賢能而必  
以其直道雖人遺佚之而不怨雖身處陋窮而不憚不特此也至於與鄉人並處亦  
由由然自得而不忍去也故其言曰爾自為爾我自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之側亦  
爾之無禮爾焉能浼於我故是惠之行寬而且敦如此故後世聞柳下惠之風者雖  
鄙隘之夫皆化而有寬大之量雖刻薄之夫皆化而有敦厚

○孔子之去齊  
嬰阻接  
之性無所異於已而有以化於人者柳下惠之行然也

浙而行  
此見去  
去魯  
因受  
曰遲遲吾行也  
非在路時言乃  
去父母國之道也  
孔子生  
於魯所

可以速而速  
速是  
可以久而久  
久是  
可以處而處  
處是  
可以仕而仕  
仕是

遂襲慶滅之舉此一端兼去齊去魯而執虞公

垂棘屈產 聖之節旨

晉之垂棘魯前四節是案此節方是斷之與播宋之故再用孟子曰起此聖字結綠楚之和兼知行與下節聖字單以

貴重都城○當著力讀是從聖字內分母國之道與去他國不同也即此觀之凡其或速也非失之急迫可以速而速或久

白馬母飲此子則是大而化之之聖其行之時中則清任和亦無

不到極處時之義正在變化不同處見註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已該下二節立說

大成節旨 此合下節俱發明時字之妙非時之外又有個智也

朱子曰古人作樂擊一聲鐘眾音遂作長而已但與三子比並說

又擊一聲鐘亦皆兼其所長集大成集眾音又齊作字包眾小成在內首句從

此句承上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說 註 接猶承也漸清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

其可也或曰孔子去魯不稅冕而行豈得為遲楊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 講 若欲荷去故遲遲其行也膳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 講 孔子則又不同當其在齊為晏嬰所阻而去齊也接漸而行有不容頃刻留者當女樂

而受而去魯也猶待郊祭之舉雖子路速之行亦曰遲遲吾行也夫去齊如彼其急而去魯如此其緩者何蓋魯乃孔子父母之國見幾固當明決用意尤宜忠厚去父

也非失之滯滯可以久而久或處也非以隱為高可以處而處或仕也非以位為榮可以仕而仕此則內無成心而意必盡泯行無轍迹而用舍咸宜孔子之行然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 聖兼行造其極而無伊尹聖之任者也 任是伊尹聖之任者也 負荷柳下惠聖

之和者也 和是同孔子聖之時者也 時是兼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清任和 註 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

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為己責也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為 講 孟子敘列聖之後又從而斷之曰此四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 講 人者皆古聖人也而各有所謂聖者

伯夷以節高天下清造其極乃聖人之清者也伊尹以身荷天下任造其極乃聖人之任者也柳下惠以量容天下和造其極乃聖人之和者也然皆倚於一偏惟孔子則仕止久速合清任和而 講 孔子之謂集大成 集大成緊接上時字來即就樂上說 集大成也者 此下正指樂 金聲而玉振之也 玩一而字則自金聲後玉振前皆包括無遺玩一之字便見玉振由於金聲 金聲也者始條理

金所以發眾 正入喻全提集大成也者 也 金以聲之凡眾音之條理 玉振之也者 終條理也 玉以振之凡眾音之條理皆自 音末則以玉 六句是以喻意解集大成 皆自此引起是始之也 此四句是言孔子猶作樂集大成 此收拾是終之也 始終皆全故 振之所以收 始條理四句方以正意拍 謂之集 始條理者 智之事也 總詳明首句意智是知極精處 終條理者 聖之事也 合眾音在裏 上孔子之謂聲字始終字 大成 始條理者 智之事也 終條理者 聖之事也

面○樂有特 俱是死字作活字用條理 聖是行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為一大聖之事 猶作樂者 集眾音之小成而為 鐘特磬有編 云者有倫序而不紊之謂 到極處 註 一大成也 成者樂之一終 書所謂蕭韶九成是也 金鐘屬聲宣也 如聲罪 鐘編磬編鐘 始條理者 析眾理於毫釐 致討之聲 玉磬也 振收也 如振海而不洩之振 始始之也 終終之也 條理猶言脈 編磬是中間 終條理者 備眾理於一貫 絡指眾音而言也 智者知之所及 聖者德之所就也 蓋樂有八音 金石絲竹匏土革

奏者特鐘特 註智者知之所及 謂知之 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為始終而為一小成 猶三子之所知 偏於一而其所就 磬是首尾用 所到處也 聖者德之所就 亦偏於一也 八音之中 金石為重 故特為眾音之綱紀 又金始震而玉終 訕然也 故 者 鐘鐘大鐘 謂行之結果處也 知行是 並奏八音 則於其未作而先擊 鐘鐘以宣其聲 俟其既闕而後擊 特磬以收其韻 宣 也 磬是石然 用功名目 智聖是已成名 以始之 收以終之 二者之間 脈絡貫通 無所不備 則合眾小成而為一大成 猶孔子

其石甚細且 目智字要見全覺意 聖字 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 金聲玉振 始終條理 疑古樂經之言 故 夫清任和為 有異音亦玉 要見全體意 方與三子一 倪寬云 惟天子建中和之極 兼總條貫 金聲而玉振之 亦此意也 講 夫清任和為 類也 故謂之 偏之 智聖相照 此節智聖 則聖之全 全者 聖德渾倫 合羣聖於一身 孔子之謂 集大成而非小成 比也 夫樂有 玉 平說下節方說聖由於智 入音獨奏一音自為聲 自為振 是為小成 集大成也 者 當其未作 則金以聲之 既作

智譬節旨 此借射以發明聖由於智 之後 則玉以振之 者也 金聲也 者 非自為聲 乃始眾音之條理 而啟其端也 玉振之 也 者 非自為振 乃終眾音之條理 而要其止也 始條理者 即孔子明此清任和於始 凡時中之所在 知無不至 而為智之事也 終條理者 即孔子行此清任和於終 凡時 中之所在 行無不盡 而為聖之事也 聖智合一 始終相成 信猶樂之集大成矣 彼三 子者 不過眾音之小成 補 集不是孔子有心集之 乃道德渾 耳 豈能比德於孔子哉 全三子之行 總不出其範圍也 智譬則巧也 巧以省

己譬而又曰 由者 以上文 射字未出也 兩爾字指射 聖譬則力也 力以及 由射於百步之外也 由作猶 其至爾力也 至是射 的言 其中非爾力 到的 其中非爾力

射字未出也 兩爾字指射 聖譬則力也 力以及 由射於百步之外也 由作猶 其至爾力也 至是射 的言 其中非爾力 到的 其中非爾力

射字未出也 兩爾字指射 聖譬則力也 力以及 由射於百步之外也 由作猶 其至爾力也 至是射 的言 其中非爾力 到的 其中非爾力

射字未出也 兩爾字指射 聖譬則力也 力以及 由射於百步之外也 由作猶 其至爾力也 至是射 的言 其中非爾力 到的 其中非爾力

射字未出也 兩爾字指射 聖譬則力也 力以及 由射於百步之外也 由作猶 其至爾力也 至是射 的言 其中非爾力 到的 其中非爾力

射字未出也 兩爾字指射 聖譬則力也 力以及 由射於百步之外也 由作猶 其至爾力也 至是射 的言 其中非爾力 到的 其中非爾力

射字未出也 兩爾字指射 聖譬則力也 力以及 由射於百步之外也 由作猶 其至爾力也 至是射 的言 其中非爾力 到的 其中非爾力



者說非爾力句隱含巧字  
在內朱子曰三子未嘗無  
智只是知處偏故至處亦  
偏如孔子箭箭中紅心三  
子則各中一邊耳總註三  
子之行四句解上兩節所  
以偏者六句解末節

北宮章旨

此章孟子明先王封建之  
制所以正當時之兼併僭  
竊也通以天子為主言爵  
以天子一位領起言祿以

天子以下

天子之制領起蓋天下之  
爵祿俱自天子班之也雖  
只述其略卻要周盛時  
尊卑隆殺截然不亂意

北宮節旨

曲禮曰君天  
下曰天子朝  
諸侯分職授  
政任功曰予  
不敢僭意爵祿兼君臣言

一人○明堂

其詳節旨

位曰昔者周  
兼併則於班爵之制有妨  
公朝諸侯於  
僭竊則於班爵之制有妨  
明堂之位天  
二者勢亦相因軻也二字

也中是射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聖智二字之義見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  
中的 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  
也○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眾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  
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  
子則太和元氣之講然其所以聖者由於智也智之事取而譬之則巧也聖之事取  
流行於四時也 而譬之則力也聖人之道力行而至之者聖也至之而能全者  
非聖也智也猶射於百步之外也其發矢而至於侯者是爾之力也其發矢而中於  
的者非爾之力也巧也知射者之中由於巧則知孔子之聖由於智矣知聖之時者  
由於智則知聖之偏者由其智有不足也彼三 補蔡虛齋曰此條亦主孔子言蓋此  
子者所以倚於一偏而難以語時中之聖也歟 當聖即上文之智聖若以上文智  
聖亦兼三子則三子亦安得有始終條理特一音自為始終與本文始  
終自不同也故斷通主孔子說而三子之不得為全者自見於言外

○北宮節問曰周室班爵祿也 班是列 如之何 是究其爵尊卑 註北宮姓錡名 北  
錡見當時爵祿之無其制問曰今日國家爵祿之班想 祿厚薄之等 衛人班列也 講北  
非周室之舊矣敢問周室之初其班爵與祿也如之何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

數個其字俱指周 諸侯惡其害已也 班爵有害於僭竊 而皆去其籍 去是除籍是  
制言詳是詳細 諸侯惡其害已也 班爵有害於兼併 而皆去其籍 載爵祿典籍然

而軻也嘗聞其略也 略是 大槩 註周制妨害己之所為也 講孟子曰其周制之詳備於  
蓋自諸侯放恣僭竊名號兼併土地者惡其班爵祿之制妨害己之所為也 ○天子

而皆去其籍而無存故無以考其詳焉然而軻也稽古之餘嘗聞其大略也 ○天子

一位 天子也一位猶言一級 公一位 爵位盛大而無 侯一位 斥候於外以君  
天子也一位猶言一級 公一位 爵位盛大而無 侯一位 斥候於外以君  
天子也一位猶言一級 公一位 爵位盛大而無 侯一位 斥候於外以君



夫五人上士字七十五字俱重總見二十七人不可增減意

國三卿二卿之卿節旨

命於天子一卿大夫士皆食采於千里

卿命於其君內受地猶受田視侯謂視

下大夫五人其君田三萬二千畝非受

上士二十七百里封也餘做此不言中

人小國二卿士下士想亦視附庸耳王

皆命於其君臣受祿準於列服內外一

下大夫五人體至公無私之心

上士二十七人 大國節旨

附庸 上公侯百里統一國言此

凡諸侯為牧公田所收甚多祿不過十

正師長及有一耳君臣之祿俱重謂

德者乃有附只重臣祿者謬君十卿祿

庸○附庸字猶今之俸祿蓋君所得自

者方三十里為私用者至於貢賦祭享

名者方二十朝覲交聘又別有財儲為

里人氏者方公用非所謂祿也卿祿四

十五里氏不大夫方正說卿祿大夫倍

若人人不若上士三句亦然同祿句亦

名不若字正說下士之祿足以代耕

又中國附庸見先王體恤至周處代其

從而薄班祿之制通於天下者如此○天子之卿受地視侯視侯是比諸大夫受地視伯視伯是比伯

元士受地視子男視子男是比子男得五十里註視比也徐氏曰王畿之內亦祿之班於天子

地固已十倍於侯封其為天子之卿受地則視在外之諸侯得百里焉大夫受地則視在外之伯得七十里焉元士受地則視在外之子男得五十里焉蓋入則為王朝

之卿士出則為列國之諸侯其分本相等而卿大夫士輔弼於內公侯伯子男捍禦於外其功亦相等故其祿應相同也班祿之制施於王畿者如此○大國

地方百里大國公君十卿祿君指公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

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註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四倍加

二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八人卿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

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愚按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土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

但受祿於官如講其班之公侯之大國而受地方百里其地廣其祿亦多故君所入田之入而已講之祿則十倍於卿之祿蓋擅一國之尊宜如其厚矣卿所入之

祿則四倍於大夫亦從其厚焉大夫所入之祿加一倍於上士上士所入之祿加一倍於中士中士所入之祿加一倍於下士下士所入之祿則與庶人之無爵而在官

為府史胥徒者同祿祿僅足以代其耕也此班祿之制施於公侯之國中者也○次國地方七十里次國君十卿祿君指

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

代其耕也此班祿之制施於公侯之國中者也○次國地方七十里次國君十卿祿君指

例書字夷狄耕其字屬下士庶人在官附庸例書名解在末節不得預占府如

代其耕也註三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萬其班之伯之千一百六十八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六十八人

今斗庫史如今吏書胥如今承發徒如今承差下士一位可見是已仕之臣有田者也註士之無田非指

下士蓋如國學所養之賢樂師所教之瞽與夫府史胥徒居肆百工而餼虞者皆為庶人在官者也

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註二即倍也徐氏曰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卿田

當切七十里說卿祿殺而三大夫則君十卿祿亦從之而殺矣大夫以下之祿與大國同

小國節旨小國節旨當切五十里說國遞小國地官草人掌事亦遞少卿之僚役家屬土化之法以與交際往來之費亦當遞減此所以次國三大夫而

而為之種凡小國二大夫也耕者節旨中食六人於中農下食五人於上農

中食六人於中農下食五人於上農最惰者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

牛赤纆用羊此專指庶人在官者言發賁藥用藥渴明代耕之義言農有五等

是字指農夫上中下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為

之五等言差等第也註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



澤用鹿鹹焉以力之勤惰而食異在官

用狽勃壤用亦有五等以事之煩簡而

狐殖廬用豕祿異先王若曰即使其釋

疆藥用蕢輕役而為農其所食亦不過

爨用大註用如此也若下士之祿有定

牛等物皆焚數只如上農之例而已

其骨為灰以問友章旨

漬種駢剛土此章論交友之道重友其

有色駢而性德句不挾貴乃所以友德

剛者赤緹土孟獻子四節以古之友德

有赤線而色者立個樣子末節正見尊

緹者墳壤墳賢之義同於貴貴而人君

起而柔順無不可挾貴以驕德也

塊也渴澤舊問友節旨

為澤而今則萬章見孟子友諸侯因疑

渴矣鹹瀉水友是敵體之事上下不得

已去而瀉鹵相友故問人惟能不挾者

也勃壤勃而方可與論友故下文三不

粉解也埴廬挾下以一友字繁友重我

粘而疏也槩去友人說友也者二句正

音搗堅土也推其所以不挾之意三者

賈麻也燒麻之中挾貴為甚下單言之

為灰以漬種孟獻節旨

也與音標輕此獻子不挾大夫之貴而

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愚按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

關之可也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

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然庶人在官之祿

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為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講亦非盡同於下士

而無所差等也祿足代耕吾即以耕者之所獲例之每夫受田百畝百畝之田必加

以糞其間有糞多力勤而為上農夫者其所收可食九人降而為上次其所收可食

八人降而為中農其所收僅可食七人降而為中次其所收僅可食六人又降而為

下農其所收僅可食五人蓋力以漸而惰則所入以漸而減而所食因之耕者之所

獲大略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事有煩簡力有勞逸故祿之上下亦係之其受祿多

者不得過九人之食受祿少者亦不失五人之養一以農夫所入之多寡為差等焉

蓋雖不必如下士之有定數而亦足以代其耕矣此可以見先王之班爵祿也其定

分也甚嚴其分土也甚公其居內也甚重其制外也甚周吾所聞之大略有如此

輯語云耕者二字從上文代耕字生來代耕之義上通君公

直至天子亦祇是代耕之極地耳隱然見封建始於井田意

萬章問曰敢問友問交友

孟子曰不挾長長以

不挾貴貴以

不挾兄弟而友兄弟

友也者友其德也德是人同得之理

不可以有挾也德為重則長貴兄弟

皆為輕不可挾也然

挾貴尤人所易犯挾者兼有而

故下單言不挾貴講萬章問於孟子曰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敢問

可挾特己之年長不可挾己之貴不可挾己有兄弟之富貴而與人

忘是

失記

獻子之與

孟獻子百乘

樂正襄莠仲

樂正姓莠名

其三人則子忘之矣

牧姓仲名

其三人則子忘之矣

失記

獻子之與

孟獻子百乘

樂正襄莠仲

樂正姓莠名

其三人則子忘之矣

失記

獻子之與

孟獻子百乘

樂正襄莠仲

樂正姓莠名

其三人則子忘之矣

失記

獻子之與

孟獻子百乘

脩也

費惠公

友德也五人無獻子之家非是貧賤驕人乃是樂道忘勢即此便是德本文四句雖一正一反說五人而實重獻子之樂與友上獻子是主五人是賓

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無是視之若無意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有是視之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張子曰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為獻子矣不觀諸古人之交友乎魯有世卿孟獻子者百乘之家也其貴若可挾之所賤矣矣而獻子不挾有友五人焉一曰樂正襄一曰牧仲皆賢人也其餘三人之姓名則子忘之矣要之皆衰仲類也夫獻子忘己之勢而與此五人者友也正以此五人者以道德自重而忘人之勢無獻子之家者也向使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而不能忘其勢焉則反為獻子所賤而不肯與之友矣此可見獻子所友在德而百乘之貴非所挾也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為然亦有俱費惠公曰費是邑名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子思是吾

費公姬姓懿公之孫齊父之後也齊父為魯大夫城郎居之因為費邑稱費伯

費惠公不挾小國之貴而友德也師友總是友德不傳至惠公惠必偏重王順長息不敢躋公以子思為師以顏般為友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為然亦有俱費惠公曰費是邑名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子思是吾

費邑稱費伯

費惠公不挾小國之貴而友德也師友總是友德不傳至惠公惠必偏重王順長息不敢躋公以子思為師以顏般為友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為然亦有俱費惠公曰費是邑名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子思是吾

傳至惠公惠必偏重王順長息不敢躋公以子思為師以顏般為友

費惠公不挾小國之貴而友德也師友總是友德不傳至惠公惠必偏重王順長息不敢躋公以子思為師以顏般為友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為然亦有俱費惠公曰費是邑名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子思是吾

公以子思為師以顏般為友

費惠公不挾小國之貴而友德也師友總是友德不傳至惠公惠必偏重王順長息不敢躋公以子思為師以顏般為友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為然亦有俱費惠公曰費是邑名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子思是吾

師以顏般為友

費惠公不挾小國之貴而友德也師友總是友德不傳至惠公惠必偏重王順長息不敢躋公以子思為師以顏般為友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為然亦有俱費惠公曰費是邑名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子思是吾

友用王順長息為巨

費惠公不挾小國之貴而友德也師友總是友德不傳至惠公惠必偏重王順長息不敢躋公以子思為師以顏般為友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為然亦有俱費惠公曰費是邑名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子思是吾

顏蓋黃帝後也上世小和子以父字伯顏始以顏為姓世仕魯為卿士司寇顏恤生求求生邑宰友友生卿士無繇無德相照王公尊賢與士不設以食平公者

費惠公不挾小國之貴而友德也師友總是友德不傳至惠公惠必偏重王順長息不敢躋公以子思為師以顏般為友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為然亦有俱費惠公曰費是邑名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子思是吾

顏蓋黃帝後也上世小和子以父字伯顏始以顏為姓世仕魯為卿士司寇顏恤生求求生邑宰友友生卿士無繇無德相照王公尊賢與士不設以食平公者

費惠公不挾小國之貴而友德也師友總是友德不傳至惠公惠必偏重王順長息不敢躋公以子思為師以顏般為友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為然亦有俱費惠公曰費是邑名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子思是吾

顏蓋黃帝後也上世小和子以父字伯顏始以顏為姓世仕魯為卿士司寇顏恤生求求生邑宰友友生卿士無繇無德相照王公尊賢與士不設以食平公者

費惠公不挾小國之貴而友德也師友總是友德不傳至惠公惠必偏重王順長息不敢躋公以子思為師以顏般為友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為然亦有俱費惠公曰費是邑名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子思是吾

顏蓋黃帝後也上世小和子以父字伯顏始以顏為姓世仕魯為卿士司寇顏恤生求求生邑宰友友生卿士無繇無德相照王公尊賢與士不設以食平公者

費惠公不挾小國之貴而友德也師友總是友德不傳至惠公惠必偏重王順長息不敢躋公以子思為師以顏般為友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為然亦有俱費惠公曰費是邑名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子思是吾

顏蓋黃帝後也上世小和子以父字伯顏始以顏為姓世仕魯為卿士司寇顏恤生求求生邑宰友友生卿士無繇無德相照王公尊賢與士不設以食平公者

費惠公不挾小國之貴而友德也師友總是友德不傳至惠公惠必偏重王順長息不敢躋公以子思為師以顏般為友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為然亦有俱費惠公曰費是邑名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子思是吾

顏蓋黃帝後也上世小和子以父字伯顏始以顏為姓世仕魯為卿士司寇顏恤生求求生邑宰友友生卿士無繇無德相照王公尊賢與士不設以食平公者

費惠公不挾小國之貴而友德也師友總是友德不傳至惠公惠必偏重王順長息不敢躋公以子思為師以顏般為友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為然亦有俱費惠公曰費是邑名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子思是吾

顏蓋黃帝後也上世小和子以父字伯顏始以顏為姓世仕魯為卿士司寇顏恤生求求生邑宰友友生卿士無繇無德相照王公尊賢與士不設以食平公者

費惠公不挾小國之貴而友德也師友總是友德不傳至惠公惠必偏重王順長息不敢躋公以子思為師以顏般為友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為然亦有俱費惠公曰費是邑名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子思是吾

顏蓋黃帝後也上世小和子以父字伯顏始以顏為姓世仕魯為卿士司寇顏恤生求求生邑宰友友生卿士無繇無德相照王公尊賢與士不設以食平公者

費惠公不挾小國之貴而友德也師友總是友德不傳至惠公惠必偏重王順長息不敢躋公以子思為師以顏般為友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為然亦有俱費惠公曰費是邑名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子思是吾

顏蓋黃帝後也上世小和子以父字伯顏始以顏為姓世仕魯為卿士司寇顏恤生求求生邑宰友友生卿士無繇無德相照王公尊賢與士不設以食平公者

費惠公不挾小國之貴而友德也師友總是友德不傳至惠公惠必偏重王順長息不敢躋公以子思為師以顏般為友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為然亦有俱費惠公曰費是邑名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子思是吾

顏蓋黃帝後也上世小和子以父字伯顏始以顏為姓世仕魯為卿士司寇顏恤生求求生邑宰友友生卿士無繇無德相照王公尊賢與士不設以食平公者

費惠公不挾小國之貴而友德也師友總是友德不傳至惠公惠必偏重王順長息不敢躋公以子思為師以顏般為友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為然亦有俱費惠公曰費是邑名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子思是吾

顏蓋黃帝後也上世小和子以父字伯顏始以顏為姓世仕魯為卿士司寇顏恤生求求生邑宰友友生卿士無繇無德相照王公尊賢與士不設以食平公者

費惠公不挾小國之貴而友德也師友總是友德不傳至惠公惠必偏重王順長息不敢躋公以子思為師以顏般為友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為然亦有俱費惠公曰費是邑名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子思是吾

顏蓋黃帝後也上世小和子以父字伯顏始以顏為姓世仕魯為卿士司寇顏恤生求求生邑宰友友生卿士無繇無德相照王公尊賢與士不設以食平公者

費惠公不挾小國之貴而友德也師友總是友德不傳至惠公惠必偏重王順長息不敢躋公以子思為師以顏般為友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為然亦有俱費惠公曰費是邑名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子思是吾

繇生回般友同者用與不用耳國君而也天位是官 賢者的 **弗與治天職也**賢者的 **弗與食天祿也**賢者的 **士之尊賢者也**非

順同師子思為矣曰非王公之尊賢便 有下文堯友舜底意在

弟子而公明高則曾子弟 舜尚節旨

子其賢蓋有自也 此堯不挾天子之貴以友德見友道之極也緊頂王 公之尊賢說來館貳室是

平公名彪悼接遇之盛亦饗舜是款治 弗與治也天祿所以養賢而公弗與食也此乃士無

公子也齊晏之殷送為賓主是略其勢 爵土者之尊賢也非王公操用人之權者之尊賢也

嬰如晉叔向分忘其形迹而懽然賓主 室館是客舍 錫是女婿 **亦饗**饗是就舜宮 **送為賓主**忘君臣之分而更 **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曰晉季世也之相得友字正在送字內 天子是堯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 匹夫是舜錫堯以女妻舜故謂之錫貳室副宮也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

池而不恤政見天子匹夫真是懸絕友 之為何友其德也友匹夫

政在私門其正是尊賢已包有其天位 講所謂王公之尊賢者其惟堯之於舜乎昔舜以匹夫之賤由側陋而上見於帝堯

可久乎三句在此乃為不挾之至 講堯妻之二女而待以甥舅之親矣乃館甥於貳室以盡其禮亦有時而就饗於舜

激於舟人盍首句不曰尚見堯而曰尚 以主待舜是送為賓主略君臣之分而洽以賓主之歡是堯以天子而友匹夫也堯

君不好士耳見帝帝即天子所以見其 之友德而無所挾又如此夫天子之貴尚不可以有挾而

公曰吾食客用下節旨 况於有國有家者乎貴且不足挾而况於挾長挾兄弟乎 **用上敬上**用字作 **謂之**以字看

門左千人門此總結上四節而斷其同 **貴**上貴字作尊敬看 **用上敬下謂之尊賢**尊是敬禮意 **貴貴尊賢其義一也**義字

右千人可謂歸於義貴貴件說重尊賢 **貴**下貴字作爵位看 **賢**賢是有德者 **貴貴尊賢其義一也**要側

四書補註備言 下孟卷三 五二

不好士乎盍邊賢即德也尊賢正指友

胥曰鴻鳩一德言論名分下當敬上論

舉千里所恃道德上當敬下總是揭尊

在六翮背上賢之義等於貴貴見位非

之毛腹下之獨重而德非獨輕意

龜益之飛不交際章旨

加高損之飛此章重事道上交際之受

不為下君之無非委曲為行道計交際

食客千人亦指諸侯餽士言前五節反

有六翮在其覆論交際可受之義後二

中乎將皆背節因論孔子可仕之義亦

上之毛腹下所以發明交際可受之義

之羈乎平公也孟子願學之意於此可

於是造亥唐見矣

亥唐交際節旨

高士傳亥唐孟子不仕人國而猶受其

晉人也高格交際章何心之問便道未

算素晉國禪必好心孟子答以恭便道

之平公與亥一團好心已各露大意恭

唐坐有問亥字已含慕道而來見其可

唐出叔向入受註禮儀儀也幣帛物也

平公伸一足卻之節旨

曰吾向時與卻之卻之堅也味四

交德貴貴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

上看註○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為誦以匹夫友天

子而不為僭此堯舜所以為人然友德而無所挾者非他也亦有見於義之所在

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不可得而越耳蓋自大夫以至天子皆上也匹夫

之有德者皆下也天下有用下以敬夫上者豈無謂哉謂其有貴在則吾因其貴而

貴之也天下有用上以敬夫下者豈無謂哉謂其有賢在則吾因其賢而尊之也夫

人重勢而輕德類以貴貴為義而以尊賢為非義矣不知分之所在則貴貴以明分

者固為事之宜而道之所在則尊賢以重道者亦為事之宜其義則一也惟尊賢之

義等於貴貴故貴以百乘而不敢挾貴以小國而不敢挾貴以大國而不敢挾貴

以天子而不敢挾凡有見於義所在耳故曰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交際即暗指

諸侯下交說季子曰恭也恭字指餽際接也交際

幣帛相○萬章問曰凡人所為皆本於心敢問人之以禮儀幣帛相交此

交接也○何心也孟子曰此乃恭敬之心也特託此禮儀幣帛以將之耳

○曰卻

之卻之為不恭何哉○之指物不恭就

○曰尊者賜之○尊者暗指諸侯曰是代卻者

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者字指交

而後受之○便含有非義

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是字

不義而卻之言○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萬章疑交際之間有所卻者人便

故作推原說○以為不恭何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

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萬章曰交際固所以將敬辭讓亦所以明禮

然則卻之矣所以卻之為不恭也○乃或有卻之不受而再卻之又受人便以



足痺不敢伸  
叔向不悅公  
曰子欲富乎  
吾祿子欲貴  
乎吾爵子亥  
先生乃無欲  
也吾非正坐  
無以養之子  
何不悅乎

受之內已舍卻意故曰以  
是為不恭註不然則卻之  
正補其意尊者賜之以下  
曰字是受餽者心竊計之  
之意與下以心卻之曰字  
一例  
為不恭何哉孟子曰如尊者有物賜於我其禮則恭矣而我之心乃竊計之曰彼之  
所以取此物者果合於義而得乎抑不合於義而得乎必其合於義而後乃受之不  
合義則卻之矣以其不義而卻之是鄙其  
物輕其人也以是為不恭故弗卻其賜也  
○曰請無以辭卻之  
辭卻是直辭明  
以心  
卻之  
是心中度其  
不義而卻之  
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  
辭其指尊者說  
而以他辭無受  
為別辭  
不可乎  
此句正言其可見內  
不失已外不失人也  
曰其交也以道  
道是在我  
其接也以禮  
禮是儀  
斯孔子  
受之矣  
正見君子  
當受意  
詁  
萬章以為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辭間而卻  
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否耶交以道  
如餽饋聞戒周其饑餓之類接以禮謂辭命  
萬章曰尊者之賜固不可卻而不義  
恭敬之節孔子受之如受陽貨蒸豚之類也  
萬章曰尊者之賜固不可卻而不義  
當其以物來餽心雖知其不義請無以言辭卻之直以心隱然卻之其心度之曰此  
物其取諸民之不義也不明言其不義而姑託他辭以無受則在我無不義之汙在  
彼無不恭之嫌不亦可乎孟子曰其交也以道而非出於無  
名其接也以禮而不失之苟簡斯孔子受之矣何以卻為哉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  
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受禦指受  
受禦得之貨  
曰不可  
言禦得之  
貨不可受  
康  
誥曰殺越人于貨  
言殺其人又顛越  
其屍因取其貨也  
閔不畏死  
閔是昏而  
無知意  
凡民罔不諫是不待教而  
誅者也  
是指禦人言總承  
上三句而斷之  
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  
謂誅禦人之法迄夏殷周  
皆引康誥只是明不可二  
字之意殷受夏四句謂此

康誥  
凡民自得罪  
寇攘姦宄殺  
越人于貨賢  
不畏死罔弗  
懲註云舉此  
以明用罰之  
當罪

請無節旨  
章意重在他辭無受上請  
字一直貫下無以而以相  
為呼應中間其取諸民之  
不義也乃爨括上文語其  
交也三句是一章斷案交  
接只一般道是大綱禮是  
節目亦有合道而不合禮  
者此道與禮之分也突說  
出孔子見得即大聖人於  
此亦受之而無已甚之行  
斯字直截正對心卻者許  
多曲折  
今有節旨

引禦以為例只為下節諸  
侯猶禦句埋根不可是正  
字之意殷受夏四句謂此

為烈  
烈是  
昭明如之何其受之  
是斷其  
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  
不可受  
詁  
人之處也萬章以為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

為烈  
昭明如之何其受之  
不可受  
詁  
人之處也萬章以為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

為烈  
昭明如之何其受之  
不可受  
詁  
人之處也萬章以為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

五三

誅禦之法三代相受不待但觀其交接之禮則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  
 賈辭鞠問今日猶為嚴憲篇名越顛越也今書閔作督無凡民二字敬怨也言殺人而顛越之因取其貨閉然  
 也辭字應教字周字應康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即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  
 誥字殷受至為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為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

為衍字耳然不可講萬章又問曰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設若  
 考姑闕之可也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殺其人以奪其貨者即用其禦得之貨

其交也亦以道其餽也亦以禮斯可受其禦得之貨與孟子曰此不可受也周書康  
 語有曰殺人而顛越之因取其貨閉然不知畏死凡民罔不敬怨由書言觀之如此

之人是不待教戒而當即誅者也夫此不待教而誅之法殷受之於夏周受之於殷  
 所不待於辭說者也雖傳至於今其法猶為明烈而顯著者然則禦得之貨如之何

其受之乎○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猶禦指暴斂言苟善其禮際矣善其禮該得交以道斯君子

受之暗指孟子敢問何說也問其何義曰子以為有王者作王者是總典刑政之人作起也將比今之諸侯而

誅之乎比是連合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不改指取民不義言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非其有謂

充類至義之盡也充推滿也類不義之類盡謂義之極情微處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獵較是取

孔子亦獵較只是不遵俗而禁獵較猶可而况受其賜乎此二句正推賜可受也言

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  
 之則其與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禦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

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為真盜其謂非有而取為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  
 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為真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

獵較

從趙註則較

音角乃角逐

也角以方獵

之時言從張

註則較音教

乃比較也較

以既獵之後

較中原有機權則受賜中

正有妙用按孟子只論當

猶禦數語是章發問之旨  
 今之節旨  
 上面許多話至此說明子  
 以為有三句是就法上辨  
 其非真盜夫謂非其二句  
 是就理上辨其非真盜此  
 二段相承說應上取民猶  
 禦意孔子之仕以下應上  
 君子受之意獵較是取物  
 不以禮者猶可從况交  
 禮者  
 孔子亦獵較  
 只是不遵俗而禁  
 獵較猶可而况受其賜乎  
 此二句正  
 推賜可受也言

言但較奪禽  
獸以祭正與  
下正祭器相  
應趙註為長  
張註亦可參  
道心事相符

下交道接禮不責其物之  
所從來原是寬於待諸侯  
不欲阻其向道之念亦可  
為遇合機緣正與孔子事  
豈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况受其賜  
何為不可乎獵較未詳趙氏以為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  
也張氏以為獵而較所獲萬章曰禦人之貨固不可受矣吾觀今之諸侯取之於  
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禮民也橫征暴斂其不義猶禦也苟善其禮以交際矣斯  
君子不問而受之是徒知禦人之非義而不知猶禦之非義敢問何說也孟子曰今  
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以為猶禦則甚矣試以法論之子以為有王者作明正  
典刑將比合今之諸侯而盡誅之乎抑待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必教之不改而  
後誅之則與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且以理論之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  
之為盜也乃充滿其不義之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為真盜  
也然則取非其有之諸侯何遽同禦人之盜哉夫繩之以法於法尚有可容律之以  
義於義亦未甚害故苟善其禮際斯君子受之矣昔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田獵較  
奪禽獸以祭孔子亦聽其獵較焉夫獵較做俗也然以祭而舉孔子猶以為無害於  
禮義而可從而况諸侯之賜交

然則節旨

非事道與一問分明頂獵  
較但須渾說為下有奚獵  
較一語先簿二句見孔子  
正本清源本領先字重看  
貫下獵較正欲其多而貴  
其異器有常數則所用之  
器物不多實有常品則異  
物又在所不用矣是不變  
俗中自有陰為變之者在  
也為之兆就簿正推開說  
蓋三月所為以示行道之  
兆者非一事變至道為東  
周皆兆端於此玩而後字  
要見不得已而去其戀戀  
於事道者未嘗忘也未句

也然則取非其有之諸侯何遽同禦人之盜哉夫繩之以法於法尚有可容律之以  
義於義亦未甚害故苟善其禮際斯君子受之矣昔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田獵較  
奪禽獸以祭孔子亦聽其獵較焉夫獵較做俗也然以祭而舉孔子猶以為無害於  
禮義而可從而况諸侯之賜交  
以道接以禮又何為不可受乎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  
然則二字緊  
曰事

道也此句  
正答事道奚獵較也  
俗非以道易俗也  
曰孔子先簿正祭器  
簿是簿書所以載  
祭祀之器物者祭

器如簠簋  
俎豆之類  
不以四方之食供簿  
四方指魯  
曰奚不去也  
去是  
曰為之兆也  
兆端

足行矣  
兆行謂事  
端可行  
而不行而後去  
見去非  
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  
三年言其  
久淹是淹

留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辨論也事道者以行道為事也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問也  
先簿正祭器未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

物實之夫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未知是否也  
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

不專指去魯說

有見節旨

此因孔子仕魯而言其所

仕不同無非事道之心三

仕都是將就去做去見行可

者謂其道略可行即便仕

了不必求全責備至際可

公養二仕字即於受賜上

見俱是萬一其道之行却

正與其交也以道三句互

相發明也上三句重三有

字下不過引證之今之諸

侯猶夫靈公孝公也則交

際之受亦猶夫孔子際可

公養之仕之心而已

仕非章旨

此章論為貧而仕之義重

不可苟祿上首節言為貧

不治者由我

而仕二三節言其所宜居

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講萬章曰君子

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講之仕將以道

易俗也今孔子從魯之俗如此然則其仕於魯也非以行道為事與孟子曰孔子之

仕正有事於行道也萬章曰事道則宜以道易天下矣又奚獵較為也孟子曰君子

以道易天下固自有漸孔子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不以四方難繼之物而

供簿中所正之器使其實有常品彼獵較雖多而無所用將久而自廢矣此孔子所

以暫同於俗而不違也萬章曰孔子之為此亦甚不得已者奚為不決於去也孟子

曰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人知吾道簡便易從而大行

之兆於此上之耳若其兆既可行矣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決於去是以

未嘗有三年之久而掩留於一國也夫其不去也以道其去也亦以道信乎孔子之

仕為事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 見行可庶乎 有際可之仕 際可適其 有公養之仕 公

道矣 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 公桓子薦之於衛靈公 際可之仕也 當時孔子過

受其養 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 孔子仕於定 於衛靈公 際可之仕也 衛公間而郊

之義也 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 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

迎 於衛靈公 公養之仕也 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衛靈公衛侯元也

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軌也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先

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仕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也○尹

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為於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 講夫孔子之仕非一端

進退惟義所在愚按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強為之說 講而皆未嘗苟者也有

見其道之可行而仕者有因接遇以禮為際可而仕者有因養賢之誠為公養而仕

者試徵其事於季桓子執政之時固定公用之實桓子薦之兆足以行此其時矣是

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有交際之禮亦從而仕之是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有餽

問之禮亦從而仕之是公養之仕也蓋其委曲事道聖人且然况士於諸侯之餽又





吏料量平二  
十一歲為乘  
田史畜養蕃  
息皆母顏氏  
未喪時專

位卑節旨  
位卑言高則有出位之罪  
此為貧者所宜居也居高  
而道不行則有竊祿之恥  
此為貧者所當辭也罪邊  
帶說重恥邊見為貧而仕  
者斷做大官不得

不託章旨

此章前三節言士之所以  
自待後三節言君之所以  
待士重君之待士邊蓋悅  
賢者不可聽其不受賜而  
無以養之尤不可聽其無  
常職而無以舉之能養則  
不必周能舉則又不徒養  
故引唐虞以示則

不託節旨

孟子傳食諸侯止受餽不  
受祿故章疑其何不託諸  
侯孟子言不敢者謂越分

惟在會計得其當而已矣他又何圖焉亦嘗為乘田矣乘田所司者芻牧之事尤非  
聖人所屑為乃孔子則曰乘田雖卑其職易稱也蓋芻牧之事不過牛羊惟在牛羊  
茁壯長而已矣他又何圖焉為  
○位卑而言高言高是言罪也指越立乎人之本朝  
國家大政

而道不行道不行是不能致君澤民恥也指尸註以出位為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為恥則非  
貧賤也○尹氏曰言為貧者不謹然為貧所以必辭尊富而居卑貧者何也蓋以位  
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謹之卑者而盡其卑之職宜也如欲論列朝廷而言

位高者之事是侵官也難免出位之罪也若立乎人之本朝而行立朝之道宜也如  
苟安於位而道不行於上下是曠官也不免尸位之恥也此為貧而仕者不主於行  
道而優然居尊富而不補此節只是辭尊居卑兩句  
辭者亦可謂不知恥矣註腳集註所以字宜著眼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士指未孟子曰不敢也以名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

侯禮也禮即寄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非禮以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

公士無爵士不得比諸侯謹萬章問曰士當未仕時雖寄身於諸侯而食其祿似不  
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謹為過乃不肯託於諸侯何也孟子曰士之不託諸侯非  
其心之不欲乃分之所不敢也彼諸侯本有爵士者一旦失國出奔而託寓於他國  
則他國之君以廩餼養之是乃禮之所宜也若士無爵士而亦託食於諸侯非禮也

此士之所以不敢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餽送曰受之以餽非託受之何義也何義

何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氓在野之民士周救也視其空乏則周郵萬章曰士  
之未仕亦民也註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謹之不託於

也但此句且虛說下諸侯  
數句正發明不敢之意  
君餽節旨  
此言餽無常數可以受士  
固有窮之時也故以氓自  
待而受君之餽禮以守分  
言義以處事之宜言總見  
士無所於苟

周之節旨  
此言賜有常數不可受賜  
與託不同託是我託於彼  
其意倨曰不敢以名分言  
不敢上同於失國之君賜  
是由彼賜我雖不嫌倨亦  
曰不敢以職分言不敢混  
同於有位之臣抱關句舉  
卑以該尊也  
不識節旨

臣士士臣卑  
卑臣與與臣  
隸隸臣僚僚  
臣僕僕臣臺

士之自處固如上文所云  
此以下因論待士之道也  
子思不悅作一句於卒也  
作一讀不悅是為使已拜  
受之勞曰犬馬畜級又分  
明指定然此處且虛舍說

諸侯固禮之所在君若餽之以粟則受之子孟子曰君之餽當受之也萬章曰託則不可餽則受之是何義也孟子曰士之未仕亦氓也君之於氓也固有周恤其空乏之義此所以○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賜自上曰不敢也分言曰敢問其不為可受也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  
賜自上曰不敢也分言曰敢問其不  
為可受也

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  
職是官職食無常職而賜於  
上者以為不恭也  
不恭即賜謂子之祿有常數萬章曰人君待士周之以粟賜  
是非禮也君所以待臣之禮也  
之以祿同一賜子也乃士於所

周之粟則受於所賜之祿則不受其故何也孟子曰士之職不同於人臣是以不敢受君之賜也萬章曰敢問其不敢受君之賜其故何也孟子曰賜有常數惟有常職者可受故雖抱關擊柝者其官極卑然皆有常職以食祿於上若士無常職而受賜於上者是不以民之分自安而以臣之禮自處其不恭甚矣故不敢受其賜也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  
常繼是常常繼其餽  
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問是問侯

亟餽鼎肉  
肉經鼎則熟故註云熟肉  
子思不悅於卒也  
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  
標是以北面稽首  
再拜而不受  
北面如對君也拜首至地曰稽  
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級  
犬馬在徒養上級子思名蓋自是臺無  
餽也無餽不復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不能舉是不任之在位又註  
令臺致餽  
亟數也鼎肉熟肉也卒末也標麾也數以君命來餽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  
而於其末後復來餽時麾使者出拜而辭之犬馬畜級言不以人禮待己也臺賤官  
主使令者蓋繆公愧悟自此不復令臺來致餽萬章曰君餽之則士固從而受之  
也舉用也能養者未必能用况又不能養乎不識所餽者可常繼乎孟子曰餽

方留得下節地自是臺無餽穆公但知子思之不悅也卒字亦從臺無餽倒看出君子思不麾餽固未有已耳子思前此還望穆公悔悟卒之一字可見聖賢發之不暴處稽首再拜聖賢終是何等氣象不能養句便舍不知繼粟繼肉之道上帶不能舉說亦便有竟之於舜一節在

國君節旨

養卽是餽初以君命所以重賢也後不以君命不敢勞賢也子思以為三句一氣說下只推子思不悅之意言穆公數以君命將非養君子之道也映出上文五句乃是養君子之道

堯之節旨

上節不重貶穆公只因穆公以示養賢之則此不重贊堯只因堯以示悅賢之

可常繼但繼之亦必有道也昔穆公之於子思也慕其賢而悅之亟命使者問其安否亟命使者餽以鼎肉子思有所不悅於心於卒也標亟問亟餽之使者出於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始以君之餽為敬我也今而後知君之餽乃以大馬畜役蓋非敬夫仍直察乎仍耳自是穆公心愧不復令臺官來致餽焉夫穆公之於子思固自謂其能悅賢矣然所貴於悅賢者謂其能養能舉也今既不能舉而用之又不能盡道以養之尚可謂悅賢乎是餽可常繼而餽之以道則不可繼也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

受以重君命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

子思以為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無不以君命來

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僕僕煩猥貌

能養矣孟子曰國君養賢始有所餽而不出於君命者簡也繼有所餽而常出於君命者賁也故當始餽之時粟不敢委之廩人也肉不敢委之庖人也而必以君命將之蓋敬之也賢者於是再拜稽首而受非拜粟肉也拜君命也此始餽之禮然也自是以後則君命有司供其饋之使廩人繼之以粟庖人繼之以肉不復以君命將之使免於拜賜之勞此繼餽之禮宜然也彼子思之所以不悅者以為一鼎肉之餽亟將以君命使已僕僕爾有亟拜之勞也非國君養君子之道也此所以麾使而不受也然則欲養君子者始以君命將之尊之也繼不以君命將之安之也斯可謂能養矣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

二女為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

養是後舉而加諸上位



極使其子四句是能養後  
舉句是能舉悅賢以心言  
乃上相之位  
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此句兼能養能舉  
養能舉  
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惟堯舜

尊賢以禮言也九男二女  
百官則廩人庖人不足言  
講然所貴乎國君之養賢者豈徒曰養之已乎賢者亦豈為能養而肯久居其國乎  
必若堯之於舜也始使其子九男事之且二女女焉凡百官牛羊倉廩皆備以養

牛羊倉廩則繼粟繼肉不  
舜於畝畝之中則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足言矣後又舉而加之上位任以百揆四  
足言加諸上位則養又不  
岳之職與之治天職焉食天祿焉此乃能養能舉可謂悅賢之至矣故曰王公之尊  
賢者也然則欲養賢  
者可以知所法矣

市井

不見章旨

留青曰札云此章發明不見諸侯之義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  
此句暗指孟子  
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  
市井是自在國而名蓋國都乃

風俗通乃言只重士之所以自重處而  
人至市者當君之待士帶說首節指出  
於井上洗濯禮次節指出義禮義二字  
令潔非也蓋是一章之骨後義路禮門

言市中之道正相應中間詳論諸侯之  
四達如井因不可召則士往見之為不  
井路輳集之義愈明矣末節反照作結  
便以相交易

不見兼未召不求見既召  
不往見兩意市井之臣草  
無可見之禮則無可見之義矣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

奔之臣二臣字輕只是庶  
人自稱之辭蓋率土皆王  
臣此則未荷明王之汲未  
赴彙征之選也禮字就守

禮便是  
往役者庶人之職  
萬章曰士既以庶人自處則當惟君命是從矣然君  
召之役則往應其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

不往見之何也  
見是使其來見  
曰往役義也  
安庶人之分而  
往見不義也  
守而停於

不傳質為臣  
質與質同乃所  
不敢見於諸侯禮也  
禮指守庶  
傳通也質者士執雉  
人之分言  
庶人執鷩相見以自

通者也國內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  
萬章問曰士以行道為心則當以得君為急  
執質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  
講乃高尚其志而不肯往見諸侯敢問果何義  
也孟子曰率土皆臣士有在國都者則列於市井名之曰市井之臣有在郊野者則  
混於草莽名之曰草莽之臣名雖為臣其實皆是庶人庶人若不傳質為臣不敢私

分說

庶人節旨

上節不傳實句已答明不見意此一召字又生下許多議論來以分言曰庶人以德言曰士往役為庶人之分往見則失士之節此義不義所由分也上曰禮此又曰不義蓋不守禮而往見便是不義故註仍以士之禮言下文俱是明往見不義之意

且君節旨

此節全在君不可召上見士不可往首二句是反詰他欲見之心事多聞與賢章亦隨意舉似就一人疊說孟子遂分作兩層折辯正深見其不可召也

繆公節旨

引子思一段以證不可召之意重而况可召與向繆意公自言能友士其辭矯故子思不悅而以事字折之

也孟子曰君召之役而往役是安庶人之分義之當然也若君召之見而往見是失為士之守不合義之當然也

也故君指諸侯言此反詰君欲見之故

曰為其多聞也

多聞以學言聞見廣博也屬知邊

為其賢也

賢以德言道全德備也屬行邊

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

為多聞下當貼師之意

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

賢而召之也

為其賢下當貼居己下賢意

且問子君之欲見士也果何為也哉萬章曰君之賢而能體乎道也孟子曰既為其多聞也則可師矣雖以天子之尊不敢召師而况諸侯乎既為其賢也則當就見矣吾未聞人君欲見賢而反召賢者也觀此則知君不可召士而士之不可往見亦明矣

繆公亟見於子思曰亟見是禮百千乘之國

百千乘之國

千乘指諸侯言

以友士

友是交

何如

友是交也

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

事是師他尊之也

豈曰友之云乎

友是交他敬之

也兩之

字指士

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

是孟子推子思之意

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

君友也

何敢指君臣之分言

以德則子事我者也

德以道言即上多聞與賢也事我即師道之尊

奚可以與我友

子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與

此千乘之君泛孟子引子思之言說勿專指繆公而釋之以明不可

講

欲知君不可召士觀繆公於子思之事可見矣昔者繆公慕子思之賢而亟見之因問子思曰古有無千乘之國以下而友士何如公蓋自謂能友子思

矣子思不悅曰聞古之人有言曰人君於士當隆以師禮而事之云乎豈但如君之言而友之云乎吾想當日子思之不悅也其意豈不曰如徒以位言則子乃君之尊

矣子思不悅曰聞古之人有言曰人君於士當隆以師禮而事之云乎豈但如君之言而友之云乎吾想當日子思之不悅也其意豈不曰如徒以位言則子乃君之尊

事之云乎是古語豈曰友也我乃臣之卑也尊卑自有定分何敢以臣而與君友也若以德言則子雖為君而之句正破繆公處豈不曰德實在我子當致敬盡禮以師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為友哉此子思意也由此觀以下是孟子推子思之意之夫以千乘之君求與一介之士為友而且不可得也而况以位以德重德邊分賓主可召之使往見歟此則君之當就見而不可召見也明矣

○齊景公問田獵招虞

說千乘以下是就上文斷之放開一步召比友又下一等故用而况字

人以旌 虞人是守 不至將殺之 不至是 志士不忘在溝壑 勇士不忘喪其元 此二句

齊景節旨

贊美虞人之言 孔子奚取焉 取非其招不往也 此二句是推孔子 贊美之意當重看 說見 前篇 講君不可召士不

此借虞人證上不可往召言觀虞人之事又可知矣昔者齊景公田獵招虞人以旌虞人守分不至景公怒將然亦以暢不可召士之說殺之孔子聞而美之曰志士固窮不忘死在溝壑勇士輕生不忘喪其元首孔子奚也勿與子思平對只重取取於虞人焉而以志士勇士美之耶取非其招而守死非其招不往句以伏下不往也士若往見不惟有愧於子思抑且出虞人下矣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也

賢人之招不可加於賢人 敢問節旨

曰以皮冠 皮冠取職 司鳥獸也 庶人以旌 旌取素 士以旒 旒取變 大夫以旒 旒取文 皮冠田

旃旒旌 禮書云游車通節以虞人為主皮冠句也事見春秋傳然則皮冠者虞人之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仕 萬章曰虞戴旌大夫從正答其問中二句輕遞過之臣通帛曰旃士謂已仕者交龍為旃析羽而注於旃干之首曰旌 人非其招游樂之燕者大夫句另講如云招虞人必以皮冠若庶人僅以旃事也而旌則非其招矣由招虞人推之若招未仕之庶人則以通帛之旃取其素質也故招以旌 諸侯建旃士 王僅以旃招大夫方以旌象庶人之幽貞也而旌亦非所招矣若招已仕之士則以交龍之旃取其變化象士君之所禮也 旌豈可以招虞人此士字之乘時也而旌亦非所招矣惟招大夫則以旃取其文明象大夫之文章外見也若故招以旃 卿建旃庶人 不同 旌豈所以招虞人哉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 大夫之招 招指旌 虞人死不敢往 即虞人不往之事 以士之招招庶

孤卿之所治 以大節旨 庶人豈敢往哉 又即虞人之不往而 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不賢也故招以旃首二句緊接上文提過以 指旌 庶人豈敢往哉 惟及庶人之不往

○周禮註云 士之招二句又因虞人不通帛謂大赤 往推出一層跌入况乎甚 從周正色無 有力招之則來應之則去 飾析羽皆五 者惟不賢人則然耳招之 便是以不賢待之故曰不 賢人之招註不敢往是過 其分不可往是屈其節按 以上引子思虞人兩段只 歸重而况可召與况乎以 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二 句餘俱輕看 欲見節旨

此正詳明所以不應召之 意以道如近則就見之遠 則幣聘之皆是夫義四句 緊承欲入閉門句來不是 力贊君子正是貴重諸侯 言君子所以不見者正為 諸侯不以禮義耳能由能 出入自君子平日立身行 道如砥其直 已泛說而重不往見之義 如矢君子所 守不敢見之禮尤其大綱 履小人所視 也引詩重君子句只發明 睽言顧之替 惟君子三字以周道為君

招指欲見賢 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以士之招招庶人 而召之說 則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 講是可見皮冠者 者大夫之招也以大夫之招招庶人虞人尚守死而不敢往以此推之則旃者庶人 之招也旃者士之招也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夫執貴者之物以招賤者 特過其分耳未為屈也猶以為招非其招而不敢往况乎欲見賢而召之 是不賢人之招也乃以招多聞且賢之賢人乎其不可往應其召矣 欲見賢 人而不以其道 不以道是 召之使見 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 正喻其 夫義路也 義以制事言即 禮門也 禮以檢身言即 人之闡域一般 惟君子能由是路 路當義 出入是門也 門當禮 字看 詩云周道如 庭 周道二字斷章取 義即作義路意解 其直如矢君子所履 履自躬 小人所視 視自效 講詩小雅大東 義即作義路意解 其直如矢君子所履 行言 小人所視 法言 註詩小雅大東

東國困於役 則幣聘之皆是夫義四句 而傷於財譚 緊承欲入閉門句來不是 大夫作此以 力贊君子正是貴重諸侯 告病其首章 言君子所以不見者正為 曰有饒簋飧 諸侯不以禮義耳能由能 有球棘匕周 出入自君子平日立身行 道如砥其直 已泛說而重不往見之義 如矢君子所 守不敢見之禮尤其大綱 履小人所視 也引詩重君子句只發明 睽言顧之替 惟君子三字以周道為君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 駕是 然則孔子非與 非指不合 曰孔子當仕有 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有官職則非未仕為臣者 註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名 以官召正見其非召士意 召之故不俟駕而行徐氏曰孔





鳥之求友者  
要友一鄉之善士者蓋相  
非睨皖於幽  
與切磋以求益進其善也

谷之中必羣  
一國天下皆然  
集於喬木之  
以友節旨

上故知出谷  
上節取善盡乎今此節友  
遷喬所謂遷  
善進於古宜相連看要味

善以擇交也  
未足二字又尚論一句全  
善有大小斯  
領起論世知人亦在誦讀

友有廣狹  
上審究不離詩書又不泥  
詩書如孟子之必稱堯舜

願學孔子是為尚論隻眼  
是尚友句又即其尚論而  
信為友道之盡

問卿章旨  
此章論為卿之道君有親  
疎之分故道有經權之異

重反覆諫上提出不聽二  
字正所以動時君虛已受  
善之心

問卿節旨  
有貴戚之卿二句且虛下  
正詳之貴戚之卿與國同

休戚者也太過諫必反覆  
所以明忠萬不得已易位

道而非止為善若取友而至盡交天下之善士已無愧一世之士矣然其取友之心  
一世之士矣猶有所未足以善至於古聖人而始為至也又進而尚論古之人焉

誦其詩以諷詠乎國風雅頌之言讀其書以涵濡乎典謨訓誥之文此特其言也苟  
不知其為人之實可乎是以考論其當世行事之迹也如此則誦讀之傳不但為口

耳之資身居千載之下而心孚乎千載之上其所友者不止於今世之士矣  
是能尚進而取友於古人也蓋其取善無窮而進善亦無窮耳子其勉之哉

章不是推廣交友正極言取善之法  
步步從自己分量識見恢廓上去

○齊宣王問卿是問設  
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何等卿  
是究其問  
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

等有貴戚之卿貴戚是以  
有異姓之卿異姓是以  
王曰請問貴戚之卿問意疑貴

從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翼其感悟意  
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

戚之賢者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  
廟為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  
設官分職之意也孟子曰王何

卿之問也宣王曰卿有不同乎孟子曰不同有與君同姓而以親任之者謂之貴戚  
之卿有與君異姓而以賢任之者謂之異姓之卿宣王曰請問貴戚之卿當何如盡

其道孟子曰貴戚之卿所主在恩惟君小過則已矣如或君德不修而有太過則必  
盡言以諫之然不可以一諫塞責也又必反覆而諫之以冀其君之悟而君猶不聽

則過之成其國必亡矣於是不得已為宗社計易君之位更立親戚  
之賢者以代之蓋與國同休戚故所以處之者權宜之道當如此  
○王勃然變乎

色訝易位之  
勃然變  
宣王疑孟子易位之言太甚乃勃  
○曰王勿異也  
異是  
怪異王

所以存祀總為宗社之計

王勃節旨

此是記者之辭世主好諛惡直違於心者自忽呈於

色也

勿異節旨

此孟子以正理慰齊王也

色定節旨

王色定三字亦是記者之辭易位與去俱就遭變上說兩個反覆之要看積誠以感動盡心以扶持直至無可如何而後已若無此反覆苦心質鬼神盟幽獨不可便說易位便說去

**問臣不敢不以正勤**

正對是無 孟子慰之曰王勿異乎臣之言也王以

所言者乃貴戚之道

**○王色定**

定即變色而復其常

然後請問異姓之卿 問意必以異姓有

**過則諫**

有過合不特大過意

**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反覆亦有莫其感悟意 君臣義不合則去是以道為重位為輕

之義親疎不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此王勃然之色既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又委任權力之不同不可以執一論也當何如盡其道孟子曰異姓之卿所主在義非必君有大過而後諫也但遇君少違乎道而有小過則必進言以諫之然亦不可以一諫塞責也又必反覆而諫之以冀其君之悟而君猶不聽則其過愈深將數斯辱矣於是見幾而去不容一日以立於朝蓋君臣以義合故所以處之者守經之道當如此要之分在貴戚以宗廟為重分在異姓以正君為急人君誠能體先王設卿之意以思自立於無過則親賢賢有不各安其職者哉

**補**

孟子此言與前篇寇讎之意同所以警齊王也